湖海集

孔尚任 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湖　海　集

孔尚任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出 版 說 明

湖海集是戲曲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詩文集，是他在1686年至1689年奉命到淮揚辦理疏濬淮河海口工程時寫的。書題湖海集，是因爲古以揚州爲“五湖之區，東海之表”，作者行止於此，故名。作者自稱，“湖海一集，乃呻吟疾痛之聲”，其寫作之旨可知。孔氏的詩名、文名被他的戲曲家的名聲所掩，所以不大有人知道。但他的詩文質朴渾厚，言之有物，仍有可傳的價值。同時這也是考索孔氏思想、生活的最直接的一種資料，彌足珍貴。

湖海集傳本極少，學者雖知此書，但見者不多，因此都希望重印此書。南京圖書館藏有康熙初刻本，我社即據以印行，以供讀者、研究者的參考。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年4月

湖　海　集

孔尚任著

*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捌陸号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书号　131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0　字数 172,000

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7）0.85元

宗序

〔前闕〕出來享飲食。又廣廟宮而大之。公在嶺南。盡除他名之稅。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用其才良。而廪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碑文所言。又若此。夫漢以文章著。唐以經濟顯。二公之重於漢唐若此。然今之孔氏。以文章經濟相兼者。則惟東塘公。公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今上躬祀闕里。召對稱旨。特簡爲國子監博士。初召對時。講大學、周易。得聖賢奥義。及詢文廟東服禮器。無不一一詳明。而闕里志又公所更訂者。會上念淮揚水患。命副司空孫公疏濬海口。公詩文若干首。皆入淮以後作也。蒼古雅潔。在右丞、常侍之間。與余多倡和焉。名曰湖海集。以揚州爲五湖之區、東海之表也。夫士君子以拯民生爲大。此其勳業豈易爲及。彼元龍湖海之氣。曾先生之謂哉。昔聖經以修身以內爲體。齊治平爲用。此聖門不外文章經濟爲大端。故余以安國君嚴東塘孔氏三大儒。因論詩同日而語焉。時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上巳前一日。廣陵宗元鼎序於東原梅西堂。

黃序

東塘孔公以詩鳴山左。蓋尼山庭訓。首重學詩。公眞能世其家學者也。顧濬河之役。專以事功顯。而翠華幸魯。公說書御前。琅琅聳聽。大稱旨。是又先從經學受知。公豈非當代之兼才耶。此卷是其奉使來新作。但先聖車轍馬跡未到江淮。公乃得佐少司空南下。勤勞河務。因以其暇。著爲詩歌。南方人士相與訂縞紵之歡。而闡風雅之義。雖宦況蕭條。所得亦不爲儉薄矣。獨河事掣肘。淹留多時。公涉江訪古。遠尋延陵十字之碑於荒烟斷草之際。命工搨撫。喜手澤猶存。又先聖所歎道南之子游。亦門牆世誼也。擬拜墓於虞山。尙促促未果。而尊先世文舉公。座客常滿。樽酒不空。亦嘗出守北海。公南來傾囊結客。綽有乃祖風。北海壟在揚州。公請於當事。遍搜墓道。立書院梅花嶺上。宋海陵舊有六君子祠。是道輔孔大中丞麾守。後郡人報德所建。公方勉議重修。凡此皆予輩所共見。孝思之表表者。公詩人乎哉。數事卽不足盡公。而未始非詩人之根柢也。詩可易言乎哉。余垂髫卽喜賦詩。素奉教於趙韞退前輩。辛巳歲序余拙集。久刊布海內。入本朝。復遇詩伯王阮亭先生司李吾揚。備蒙指授。兩公皆山左產。余雖未獲登夫子之堂。而深幸受齊魯之教。今兩公具在。於序東塘公詩。又忽忽動我停雲落月之思也。

康熙戊辰五月朔。海陵黃雲拜書於柳風樓。

湖海集目次







湖海集 卷一 詩

丙寅存稿

闕里孔尚任季重著
吳門鄧漢儀孝威
海陵黃 雲仙裳同閱
廣陵宗元鼎定九



渡黃河

踟躇何計救桑麻。立馬堤頭喚渡槎。八月荒蒲飛白鳥。孤城落日照黃沙。南開淸口分淮少。東阻雲梯去海賒。此處源流誰探取。秋風初動使臣嗟。孝威云。愀然有孤子之感。○定九云。開章一義。是先生南來經濟。

黃河舟中遇雪山僧步魏貞菴先生原贈韻

性不解禪因。頗愛宿僧院。落月照鐘樓。夢醒回村甸。京洛遂壯遊。眉鬚非舊面。碌碌逐南旌。囊詩不及繕。秋風渡黃河。濤聲如雷電。忽遇雪山僧。慚媿縛韁羈。半語解夙緣。相逢何遲晏。

同舟同坐眠。歡喜忘午饌。感師示深旨。新茶出古甗。茫茫水東歸。茲味終不變。解纜在明朝。努力數相見。孝威云。先生亦夙慧者。一渡黃河。便增道念。

淮上有感

皇華亭下使臣舟。冠蓋逢迎羨壯遊。簫鼓欲沉淮市月。帆檣直蔽海門秋。九重圖畫籌難定。七邑耕桑戶未收。爲問瓊筵諸水部。金尊倒盡可消愁。孝威云。一詩見公憂民之意。〇定九云。觀詩中結句。知公敬事後食之意。見之言辭。已饑已溺。無愧荷重之託矣。

宿邗關

楊柳官河九曲灣。繁華何處是人間。笙歌不待開花沸。金粉常時過夜還。隋帝樓臺橫薜路。陳琳詞賦蓋荒山。二分明月今仍照。感慨誰來宿水關。孝威云。滿樓紅袖。徹夜笙歌。今俱付之一夢。可勝太息。

遊平山堂

慶曆遺堂見舊顏。晴空欄檻俯邗關。密疎堤上千絲柳。深淺江南一帶山。文酒猶傳居士意。煙花總待使君閒。行吟記取松林路。每度春風放艇還。仙裳云。搖曳正如隋隄柳。〇孝威云。堂構非舊。風物猶存。一詩可勝俯仰。〇定九云。揚州平山堂。在宋

則有歐、蘇二公。近則有濟南王公阮亭、曲阜孔公東塘。題咏流傳。皆足與平山並傳千古。

蜀岡觀音閣是迷樓故址

回首蕪城半是煙。輕鞭策馬意淒然。滿岡黃葉秋深路。幾寺紅樓夕照天。螢苑蒼涼迷亂水。雷塘疑似訪荒田。香消粉壞何年恨。且解征衣喚釣船。

仙裳云：劉滄、趙嘏之間。○孝威云：此地爲吳絳仙梳粧閣，今白楊黃土，不勝蕭瑟，此詩可招豔魂而使起。

紅橋

紅橋一曲綠溪村。新舊垂楊六代存。酒旆時搖看竹路。畫船多繫種花門。曾逢粉黛當筵醉。未許笙歌避吏尊。可惜同遊無小杜。撲襟絲雨乍消魂。

仙裳云：書記、參軍何能遠過。○孝威云：風流旖旎，應是才人，故多情語。○定九云：三四竟是紅橋畫圖。阮亭記。東塘詩。同爲不朽。

揚州

阮亭合是揚州守。杜牧風流數後生。廿四橋邊添酒社。十三樓下說詩名。曾經畫舫無閒柳。再到紗窗總舊鶯。亦有蕪城能賦手。煙花好句讓多情。

仙裳云。無限風流。揚州絕唱。牧之後又得阮亭、東塘。○孝威云。阮亭已作京官。猶屬穆倩鐫一印章曰王揚州。可知意在竹西平山間也。東塘異時將無同。

茱萸灣

夜轉船頭哭不勝。茱萸灣口認漁燈。客帆都指維揚路。那得家書到海陵。

興化龍珠院和壁上韻

蕭寺停舟客暫閒。眞僧坐處是空山。湖煙海雨無窮路。難乞眠雲屋半間。

返棹昭陽留寄家人

書來都問近生涯。景物全非倍憶家。鞍馬何曾經柳影。枕衾大半近蘆花。江頭夜雨愁明月。海上秋風數暮鴉。從此早涼衣漸薄。每聽砧杵淚交加。

夜過射陽湖

煙水拍帆半夜歸。蕭蕭敗葦幾重圍。船衝宿鷺當窗起。燈引秋蚊入帳飛。湖海陳登名未著。蓴鱸張翰興全違。誰知冷落漁歌隊。風雨萍踪夢紫微。孝威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公之謂與。

泊鹽城

津頭柳色晚垂垂。客宿孤城吏未知。曉霧漫帆秋被潤。早潮平岸夜船移。長淮已散金陵氣。滄海眞同玉壘詩。一自神功冥漠後。東流水性亦多疑。

朦朧汊口有感

海潮來去問舟師。煙冷行厨午過時。書字般生能感慨。叩門陶令拙言辭。繁文厭考桑經注。故道難尋禹紀碑。誰獻輿圖出祕閣。廟謨親授使臣知。孝威云。河徙不常。治河亦無定策。五六可謂切中。○仙裳云。河道難據舊文。疏濬須達時務。詩中得此意。

過訪黃仙裳依韻奉答

江左遺賢半海濱。詩篇蕭散贈勞臣。廬中劍佩存高義。窗外禽魚化至仁。欲訪孤踪千頃闊。曾吟好句百回新。相逢却值黃花候。親見東籬漉酒巾。孝威云。筆端蕭灑絕塵。○仙裳云。先生初至海陵。即過訪敝廬。慇懃贈答。高義不減古人也。

宿宜陵望東原懷宗定九

淮南客路重陽後。灣過茱萸倍可憐。黃葉滿空隨雁陣。青苔一片染漁船。舊山宅廢憑詩補。新柳堂成作畫傳。三宿宜陵三夜雨，東原悵望指秋煙。孝威云。風流纏綿。似晉魏人作情語。○定九云。先生宿宜陵。作望東原詩。徐丙文緘寄予。即造訪維揚。値

公他出。因留和章于壁。此予與先生訂交一段佳話也。

維揚舟中即事

九重封事信如何。日日江干見雁過。自笑閒銜隨水部。偏宜鼓棹答漁歌。摩挲倦眼親書少。料理新鬚覽鏡多。酬報久思無計是，吳天冷雨意消磨。孝威云。詩是放翁佳處。

有事維揚諸開府大僚招讌觀劇

東南繁華揚州起。水陸物力盛羅綺。朱橘黃橙香者橼。蔗仙糖獅如茨比。一客已開十丈筵。客客對列成肆市。鈞天鼓樂何震駭。絮語熱言須附耳。須臾禮成各舉觴。一筋一匕聽侑史。江瑤施乳曾耳聞。訝紫疑紅試舌齒。酒味法傳太尉廚。雪水書生媿欲死。一尊未盡兩部齊。雙聲疊作異宮徵。座客總厭淸商歌。院本斟酌點鳳紙。出出盛事太平春。烏帽牙笏雜劍履。亦有侏儒嬉諧多。粉墨威儀博衆喜。無情哭難笑不易。人歡亦歡乃絕技。孝威云。摹寫宦酒。十分盡致。

秦郵舟中李厚餘法曹以舊詩見示喜讀終卷因寄近感

七月八月並客舟。河海江湖靡不遊。蓴絲海螯飽村釀。往往中夜起淸謳。零星殘稿皆技癢。不

惜險糜謬標榜。昔人聲價闕龍門。落拓相遭成孤賞。聞君五嶽富槖囊。長篇短句祕精光。今夕何夕秦郵渡。煙波照卷出巾箱。一讀一喜一看君。顏色眉鬚倍不羣。人生相知貴知短。虛聲譽望等浮雲。即今底事終何據。秦庭辨議散復聚。誦詩媿無專對辭。風旨温柔徒自恕。漏移燭銷談轉微。有時太息不一語。丈夫見義無不爲。亦有格格礙喉處。勸君勸我莫蹙眉。同是淸癯在逆旅。風凄霜苦江月昏。又勞相送過船去。孝威云。或語。或默。或箴。或賞。相遇總在文字之外。

久泊秦郵

裏外湖光照遠天，孤艙燈暗帶衣眠。千絲錦纜牽愁處，羨殺輕帆夜過船。

渡揚子江望京口

滿岸靑山夾海邦。煙光嵐氣撲晴窗。輕帆不見風濤險。已過金焦又問江。孝威云。實有此境。

登金山

千重山勢趨京口。萬里江濤抵寺門。樓殿空明秋木落。魚龍寂寞古僧存。峯頭拄杖瞻雲氣。洞底探崖驗水痕。不及遠公安榻處。風帆來去海朝昏。定九云。龍吟虎嘯。金山絕作。

北固山看大江

孤城鐵甕四山圍。絕頂高秋坐落暉。眼見長江趨大海。青天却似向西飛。仙裳云。鬼工奇句。

焦山捫瘞鶴銘

江流消一丈。山壁下千尋。不怕龍蟠窟。能知鬼哭心。雷後無碑搨。閣藏但紙臨。摩挲三五字。日落久沉吟。孝威云。沈雄高老。俯睨一切。

焦公洞

危崖古荔垂。夕照寒江橫。若爲三詔出。玆山竟少姓。

焦山周鼎歌

海雲堂院竹成頃。海光雲氣特蒼冷。鐘板虛懸僧雛稀。我來開關看古鼎。此鼎一辱丞相嵩。不如劫灰落眢井。嵩家驕子兼猥奴。玩弄曾與溺器等。千石胡椒百斛珠。紛紜書帕日笑領。饕餮雙眼從傍觀。炙手勢焰只駒影。滌拭穢汚歸焦山。譬之逃禪初習靜。便便有腹記興亡。硬耳剛足幸完整。嗚呼鑄鼎出周朝。閱甲歷子年何永。腹內古文辨難眞。子孫寶用存戒儆。遭兵遭燹

遺權門。幾時明堂作大皿。神物顯晦各有時。藐小一嵩何足省。看畢古鼎江濤昏。還摩殘碑發欬謦。新城兄弟好長歌。西樵阮亭二程註跋亦精警。穆倩崑崙山僧感此慎寶藏。攫奪何時無權幸。孝威云。分宜一說。始自西樵。今又得東塘暢之。〇定九云。極有感慨。極有關係。抵一篇史傳。

平山堂題壁

放眼晴空萬事無。沉吟座上想歐蘇。春風楊柳揮毫處。一幅江山好畫圖。定九云。坐眞賞樓下。由平山堂屏門望城郭。江山眞是一幅沒骨畫。但少裝潢耳。此詩乃畫端題跋也。

冬夜宿平山堂看月

萬松簇冬嶺。細路出松梢。來往看山色。晴雨幻江郊。月夜尤曠落。我來宿鶴巢。蒼冷人境絕。孤小當天月。僧鐘斷續鳴。梵唄亦暫歇。此時發奇思。殆與禪理接。

其二

螢苑隋家宮。吹簫看明月。殘基老僧牀。寂寞古梅發。淸香怡我神。無乃添白髮。衝寒上層樓。指顧煙花地。近郭宿霧多。江山入茫昧。徙倚霜滿闌。對月懷興廢。仙裳云。二作筆致冷峭。如孤松寒泉。令人神遠。

司徒廟詩

既登平山堂。復酌蜀岡井。巍然廟在西。棹楔俱宏整。入見五丈夫。甲胄意雄猛。逡巡問土人。事蹟得概梗。五君異姓兒。結契同首領。山行逢老嫗。載歸勤定省。翻令骨肉親。汗出媿衾影。搏虎復母仇。暴害遁遠境。至今冶遊人。踏月無怖警。精爽歷梁陳。水旱皆禱請。俯視萬家煙。誰不待救拯。椒漿雜牲牢。紛紛拜蜀嶺。立談頃刻間。名香七爇鼎。乃知利蒼生。不必位臺省。虛譽罔實功。封祀豈能永。不覩報德祠。通衢設門屏。碑銘頌神君。冠蓋日馳騁。一旦勢權移。祠中氣冰冷。垣頹漸不修。生位委溷穽。孝威云。末段借司徒祠。說得生祠索然氣盡。可存鑒戒。○定九云。司徒廟詩。予搜求甚廣。當推此作。

補種平山堂楊柳

太守行吟路。春風幾度荒。從新刪亂竹。照舊補垂楊。園老遺佳本。山僧得種方。明年寒食節。煙雨滿空堂。孝威云。風流不減張緒。○仙堂云。冲和安雅。想見筆墨之樂。○定九云。平山堂前。歐公手種楊柳。半枝不存。先生付錢山僧。重栽廿株。垂垂成絲。與隋堤相映矣。

遊上方禪智寺

舊址前朝寺。當門萬樹松。雲中安佛座。天際認江峯。茶燎深冬葉。齋催正午鐘。髯公遺句在。

久立辨從容。定九云。東坡和兄伯固石刻詩。久沉淪于蔓草。王公西樵、阮亭。皆有和韻。予重嵌石于寺之西軒。亦刻絕句于後。有云。他年禪智來游客。應問蘇王棠棣碑。今東塘果有新作。才人胸次。千古一轍。

仲冬如皋冒辟疆靑若泰州黃仙裳交三鄧孝威合淝何蜀山吳江吳聞瑋徐丙文諸城丘柯村松江倪永淸新安方寶臣張山來諸石姚綸如祁門李若谷吳縣錢錦樹集廣陵邸齋聽雨分韻

雅會名流盡折巾。江南江北聚芳鄰。催詩淅瀝來山雨。剪燭蕭條獻水蓴。痛飲須敎肝膽露。堅留祗有性情眞。滿囊珠玉輕帆去。從此邗關話一新。仙裳云。此先生在廣陵第一會也。予親與其勝。一時江南北傳播。風氣頓開。

江都董子祠訪鄧孝威時選詩觀三集

選樓筆硯久淒涼。董子帷前草更荒。藥裹經冬同客住。茶煙到晚爲詩忙。採風一卷添齊魯。主社十年接李王。垂老能吟梁父句。不妨雪雨撲匡牀。孝威云。令我寂寞。

維揚聞顏修來考功訃北郭爲位而哭之

七月出都掩別淚。久立遲迴語再四。南來不得故人書。漫天雪下寒江氣。爲君日閱京邸抄。有人補却考功次。或論資俸移選曹。及看選曹又非是。此時疑病又疑歸。中夜轉側添愁思。書來

賓寫考功亡。頃刻山崩斗星墜。高哭低泣俱無聲。精神強半從之逝。憶昔燈窗共微言。剖髮辨絲心無二。幾見孤掌能獨鳴。慟乎斯道由天廢。深冬北郭木葉飛。舊壠新墳靠古寺。楮錢灰撲冶遊船。玉簫吹過埋人地。平山自古弔文章。此處招魂設君位。精靈來去拜香煙。野曠天低哭盡致。孝威云。山東兩考功極惹人哭。詩亦哽咽盡慟。○仙裳云。先生交道認眞。可挽薄俗。

徐丙文冬至添丁依張諧石夢中得句續成

六經門第獲麟時。豈可東君懶贈詩。來報懸弧當令節。相傳卜夢異凡兒。錯題麞字投佳句。補賀湯筵索大巵。忽憶燈前雙稚子。牽衣應問我歸期。

海陵署中喜故人周石舟千里來訪不得消息者蓋十二年矣

海風吹凍雨。空庭暮鴉窺。剝啄來何子。覿面識鬚眉。驚喜淚滿眼。握手無一辭。別離如昨日。兩鬢各添絲。肺氣經冬弱。何以理相思。且拂風塵袂。爲君把大巵。憶君傾蓋始。紅樹子纍纍。揮鞭泰山道。意氣壓羣兒。每夜觀雲斗。登高望邊陲。風角疑兵事。深心匕首知。無乃聶荊輩。或亦王者師。愛我如愛寶。解囊多所賫。黃塵滿四極。識我豈不奇。夜黑渡汶水。水聲何哽悲。

分首從此別。不見淚漣洏。八月濟南札。相訂歲暮時。如約來寒舍。忽驚英發姿。登堂急一拜。相視兩不疑。寸心言刺刺。落日在短籬。酒盡拂衣起。白駒如鳥雛。維時東南坼。頻說立功遲。雷電倏千里。天涯竟何之。東山多猛虎。南海集蛟螭。英雄胸有術。端不受侮欺。壬戌中原靖。凱宴稻粱詩。麟閣圖誰氏。君名忽若遺。逢人問踪跡。夢魂漸迷離。屈指十二載。促膝今在斯。鏌鋣土花滿。珠履汚泥緇。見君意慘澹。使我氣衰頹。君言勿復爾。所憂豈賤卑。從軍雖云苦。天地尙瘡痍。稻粱飽雀鷲。牛後古所嗤。讀書堅道力。榮名媿毛皮。誰無封侯骨。顯晦概難期。聞君慷慨語。轉側終夜思。吾亦從軍者。碌碌奚所爲。孝威詩。敍知己夜話。不嫌瑣屑盡致。詩亦髣髴少陵。

屢訪閔義行不遇冬暮尋余泰州以書畫宣爐見遺

聞君孤子善避世。頻訪柴桑門午閉。不知乘興放扁舟。却疑謝客僮解意。破懶公然到海陵。野鶴幽姿谷蘭味。卽夕吟詩共冷窗。袖出岩壑蒼莽氣。萬峯叠叠萬木秋。一翁曳杖仰山勢。小幅精微辨髮絲。大幅雄深看位置。別有卷册墨瀋鮮。撥悶舟中題雁字。篇篇妙詞總驚人。楷法不同本漢隸。眼中浪名識已多。如此筆墨神乎技。平時服食精絕倫。鑒別金石尤能事。酒間出贈小彝爐。嗚呼又覩宣朝器。銅質熟膩發金光。照映書畫增神趣。書畫常展爐常温。以此酬君君

曰是。仙裳云。純是世外相賞。墨氣都別。

李厚餘以新詩見示賦答

荒園久住比山深。鞍馬何人數訪尋。雨逼除年封冷竈。風從海岸入孤衾。難逢好日簷前晒。苦改新詩枕上吟。賴有清狂何水部。一筒來去慰鄉心。定九云。此是先生本色詩。熟鍊風氣。從此振矣。

立春新晴同李厚餘法曹集王紹德內部行署看水仙即席分韻

淮南雪雨滿關河。暫息征塵閉戶多。來和高吟同楚客。偶逢香草似湘娥。淩波乍見乘槎使。照水曾聞瓠子歌。今日新晴聊共賞。春風不憶舊煙蘿。仙裳云。此先生在王內部行署即席作也。予皆有和句。獨此稱絕。

厚餘又以和韻緘寄賦答

服君恬澹避浮名。刻苦吟詩日更精。高手不從時尙體。佳篇只敘眼前情。牆頭梅瓣黃初綻。石背苔斑綠漸生。對此開函愁暮雨。紅箋老眼就燈檠。孝威云。居然劍南。

除歲同李厚餘黃仙裳飲田氏半園題壁

名園位置眼初經。整幅溪山似畫屏。寒雨纔收梅破玉。春冰未化柳包青。庭前日暮羣鴉過。客

裏年除兩鬢星。題壁那能詩句好。流傳倚借子雲亭。定九云。極力摹寫。無刻畫之痕。是初盛高手。

歲暮寄李厚餘

與君度歲海陵城。客邸蹉跎景易更。環屋老梅當北凍。連江宿霧自西晴。燈前候茗同爐坐。市上談詩並馬行。傳播風流都健羨。一時文社壓西京。仙裳云。何減李杜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風流文采。壓倒千秋。

旅夢

海陵之風近揚州。濁宮清商明月樓。客睡看窗何曾著。絲竹隨風落枕頭。一品一撥幾回曲。都作思鄉情斷續。忽聽疎雨灑枯枝。雜以烏啼鄰夜哭。客心感此淚紛紛。盼曉不曉天轉昏。天轉昏時客復睡。忽見慈親牽衣跪。囁嚅不記囑兒言。手摩瘦頰眼含淚。兒欲投懷母怒嗔。持節私歸應譴罪。兒驚束裝卽離別。夜渡黃河朦朧月。北風横起水逆流。怒浪如山舟一葉。舵師急呼妨傾側。一嚇開睫窗大白。呼僮掃地鵲喳喳。門外早來故鄉客。揖完袖出雙鯉魚。魚腹都是平安書。書言不及我夢切。莫謂書實夢卽虛。孝威云。忠孝至情。以旅夢出之。不堪多讀。

訪黃仙裳交三父子天寧寺值小飲卽留共醉兼以詩贈依韻補答

訪君蕭寺破蒼苔。宛轉禪關到始開。酒具何須因客避。竹園恰似爲詩栽。風塵小飲皆佳話。父子聯吟總異才。自笑經冬成懶漫。今宵補句撥寒灰。仙裳云。予時因兒女事。寓維揚。先生過訪。遂成佳話。

厚餘早晚送詩戲作答之

風朝雨暮送新詩。都是柴門開閉時。誤我高眠多少夢。辛勤功課怨蒙師。孝威云。東塘勸止可傳。諸諧皆雅。

其二

一筒馬上遞煙霜。詩使今如驛使忙。不及同耕湖上老。南鄰北舍接柴桑。定九云。元白詩筒。于今再見矣。

除夜大雪黃仙裳交三父子攜辛盤過署館適李厚餘緘詩索和即席同秦孟岷徐丙文步韻却寄

江上逢春同作客。梅花只合共君看。空衙守歲惟椒酒。老友辭年賚菜盤。覓句踏殘庭地白。思鄉撥盡火爐丹。却愁風雪沾鞍馬。久候回書到夜寒。孝威云。亦是旅中快事。異時東華早朝。當相念也。○仙裳云。予除夜攜具慰公岑寥。適厚餘先生冒雪送詩。即席分和。詩可傳。事亦不朽。

除夜有感

冷署團爐客到頻。思鄉不得淚沾巾。千愁總累持家婦。百計難歡憶子人。宦後山田多曠廢。窮來國稅太因循。東歸亦是爲農圃。敢怨辛勤作使臣。

孝威云。總是眞情苦語。○仙裳云。讀先生除夜詩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孝。

長洲門人陳　翼鶴山訂較

湖海集卷二 詩

丁卯存稿

闕里孔尚任季重著
吳門鄧漢儀孝威
海陵黃　雲仙裳同閱
廣陵宗元鼎定九

海陵元旦朝賀

蕭寺鶯花景漸融。佛雲高處是行宮。香薰御座籠煙白。雪點朝衣襯袖紅。不改笙簧司拜起。依然劍珮列西東。使臣匹馬滄江遠。祝禮堯天處處同。孝威云。冠裳珮玉。雅頌之音。○仙裳云。唐人早朝詩。無此倩麗。無此莊重。○定九云。先生乘槎滄海。夢寐彤墀。可以作忠矣。

春正二日李厚餘吳菽山黃仙裳交三秦孟岷徐丙文偶集寓園得晴字

荒園夕霽柳煙生。掃逕開軒燈乍明。五簋纔緣春促就。七言都俟韻分成。江頭海岸家無信。好

友同官話有情。又似除年詩社散。擁門殘雪少人行。孝威云。濃情濬筆。○仙裳云。殘臘初春間。先生王事稍暇。每夕聚首。至夜分始散。讀七八。舊景在目。殊增離索之感。

宗定九自廣陵來訪同黃仙裳交三秦孟岷即席分賦

一棹衝煙兩日忙。來尋荒署古梅香。飄零雨雪逢春夜。疎散冠裳聚古狂。攜手已無新涕淚。寫心曾有舊詩章。吳陵結社思君久。對此燈華惜夜長。孝威云。全是興致。○定九云。予初訪先生于海陵。一見莫逆。蓋神交已久也。

偶過黃仙裳交三齋中同宗定九閔義行戴文簡即席分賦步義行韻

連宵爛醉紫霞觴。頻剪春燈更放芒。先後扁舟風送速。舊新情話漏添長。學詩曾苦追唐律。從政猶能接楚狂。洛社耆英偏愛惜。淹留豈爲菜盤香。仙裳云。是夕三翁三壻。先生刻有翁壻唱和。會奇。詩奇。先生小序更奇。一時膾炙人口。

又依韻答閔義行

通家投刺吏喧傳。高臥閒曹日八磚。一自逢君添勝事。酒筵詩社繫歸船。定九云。淸空一氣。

元夕前二日黃仙裳交三宗定九閔義行王漢卓秦孟岷集予署園即席分賦

羣賢永日肯相過。客座荒涼對薜蘿。惜別只嫌樽較淺。寫心豈厭賦偏多。滿城燈火思兒女。大海

風煙逐笠簑。暫向春宵同社事。詩成不覺醉顏酡。孝威云。情細調高。

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黃仙裳交三閔義行王漢卓秦孟岷柳長在集予署中踏月觀劇即席口號

簫管吹開月倍明。燈橋踏遍漏三更。今宵又見桃花扇。引起揚州杜牧情。定九云。是夕予在座。客俱以無月減興。公之詩成。而明月照盃矣。與晏元獻中秋之集。古今有同致也。

元宵苦雨喜史蕉飲自廣陵來訪

才人蕉飲舊曾知。名刺傳來看尚疑。攜手無言書出袖。登堂急拜雪盈墀。風吹簫鼓驚心處。雨阻花燈納悶時。嘆息相逢何太晚。廣陵高會少君詩。孝威云。眞是憐才愛客。

初春偶過青蓮菴題壁

詩才冰玉兩嬋娟。海上相逢入道年。弟悟兄參刪舊夢。眞經妙句寫同編。榻前古柳三冬雪。屋後春湖一面煙。纔到香臺多景象。風塵回首路茫然。仙裳云。題壁詩多逾百首。此作空曠絕塵。增人道念。

黃上木愛讀予詩持扇來索賦答

詩篇得意總雷同。刻苦方知句未工。魯衞齊名無大手。淮揚結社拜前風。一天暮雨磨孤硯。滿海春流坐短篷。只好微吟消歲月。那堪寫寄袖懷中。仙裳云。上木慕公甚懇。執贄函丈。得此詩可爲模範矣。

早春將有海上之役黃交三以五詩相送賦此留別

幾度行行幾度留。吳陵佳句盡情收。仙才不遇黃江夏。竟使崔郎占上頭。

二

紛紜祖餞謝同人。五唱驪歌意倍眞。正是桃花春水漲。情深恰遇舊汪倫。

三

匆匆鼓棹又東之。滿壁空留絕妙辭。野水晴天孤坐處。初鶯曉柳憶君詩。孝威云。風景妙絕。其情致何減龍標。○定九云。末句可爲交三詩評。

四

柳長新絲蘆長芽。春流乘興上仙槎。漁翁指點東湖路。處處詩聲水部衙。仙裳云。治河諸公咸能風雅。而先生爲最。公餘倡和。

爲一時盛事。

幾日燈筵最易消。新詩再寄路迢迢。春煙海水連湖水。兩夢相尋在早潮。定九云。先生交情。海內無兩。

五

挽孫豹人

西京文物稀。皤然見此叟。攜家擬杜陵。長歌送衰朽。肩輿冒寒霜。論詩不去口。稍稍獻新篇。亦不嫌拙醜。惜隨八月槎。絳灌同杯酒。朝聞蘇門嘯。暮逐東門走。海闊音書疎。殘雪發新柳。驚傳大雅亡。雨淚揮盈手。吾學壯未成。役役從人後。濫積囊中篇。芟存賴老友。冠蓋紛何爲。天地竟土偶。蜀岡松楸間。一抔爲君有。青草日以長。青苔日以厚。誰知爾行吟。但云新鬼吼。

仙裳云。豹人之變。同人驚慟。先生先賜輓言。倡導海內。眞吾道之主盟。頂感寧止泉下人耶。

元宵懷李厚餘兼柬徐丙文

佳節思君夜倍多。況逢月暗少笙歌。孤燈照眼銷紅淚。涼雨當窗濕女蘿。載去良朋船恰好。吟成警句酒如何。同人祗我添寥落。樓上衝寒望海波。孝威云。搖搖不能自主。○定九云。蘊藉風流。篇中絕唱。

宿白駒場

海霧暮皆連。海風春更急。維舟在白駒。聊以永今夕。仙裳云。與唐人客心自酸楚。況對木瓜山。就地寫情。同一奇妙。

夜過海上大東河

煙荒水漫望難眞。欲纜孤舟少四鄰。淸冷帆頭一片月。海邊初照作詩人。孝威云。此況原不惡。

返棹西溪喜閔義行移舟相訪

驚喜逢君世外槎。春流同泛慰天涯。浸篙嫩綠颸苔縷。照眼新黃放菜花。隔水聞香曾乞火。並船論畫每移茶。荒涼海岸開艙送。見月團圓忽憶家。定九云。令人神遠。

寒食前一日予自海上還仙裳義行漢卓交三同集署園即席分賦

勞勞征棹憶花間。重掃荒園海上還。喚友鶯聲驚客舍。消魂柳色似家山。連宵尊酒無新句。一月風塵改舊顏。寒食天涯漂泊裏。相逢憐惜片時間。孝威云。輕盈縹緲。饒有思緒。〇定九云。風塵改舊鬢。則知公勞于職業矣。予曾有贈句云。試看顏色劬勞甚。知是功程曉暮勤。卽此作意也。

清明海陵北灣舟中作

放眼平蕪雨氣勻。浮沉宅舍夢難眞。淮南景物黃金柳。使客行踪綠水蘋。逢着兒童思往事。封成書信少歸人。兩年辜負清明節。祇覺鄉園另有春。孝威云。不禁客感。

朱魯瞻宮敘五移尊署園同黃仙裳交三即席分韻

看罷江城無數桃。迢迢忽憶舊林皋。桑垂草舍蠶眠起。雉喚柴門麥秀高。客路尋春勞送酒。寒衙消夜賴揮毫。逢君盃底詩纔就。又向煙湖傍短篙。仙裳云。使君勞甚矣。而詩句益蕭疎。神定故也。

暮春張筵署園北樓上大會詩人漢陽許漱石泰州鄧孝威黃仙裳交三上木朱魯瞻徐夔攄山陰徐小韓遂寧柳長在錢塘徐浴咸吳江徐丙文江都閔義行如皋冒靑若彭縣楊東子休寧查秋山海門成陟三家樵嵐琴士興化陸太丘畫士武進李左民泰州姜尺玉琵琶客通州劉公寅時閔義行代余治具各即席分賦

高筵櫻筍借郇庖。四面晴光接遠郊。野燕初來黃菜圃。飛綿漸起綠楊梢。客中老淚逢絲竹。座上遺賢到許巢。望國思鄉無限意。沉吟寫向歲寒交。仙裳云。登樓之會。以公詩擅場。氣韻高老。自然能籠罩一切。

米家遺石歸冒辟疆寫卷索題

拜石高風始老米。袖中岩壑雲濤起。世人繭足五嶽遊。寧知一拳具山體。此石淪沒不記年。逢君冷眼搜塵市。辨款眞出寶晉齋。藏之曾與硯山比。老米孤行世所難。以石授受得知己。劇愛非關礨塊形。朝摩夕玩有玅理。君愛古石人愛君。瞻仰法物豈徒爾。孝威云。僕與方虎俱有作。而東塘更別有思理。

將之海上同社許漱石鄧孝威黃仙裳上木儀逋交三徐小韓浴咸丙文夔攄柳長在繆墨書陸太丘楊東子朱魯瞻宮叙五姜尺玉家樵嵐釀金張宴折柳贈別即席分韻再倡疊和

四座銷魂改舊歡。落紅飄絮欲離難。何須惆悵攀楊柳。且對笙歌賞牡丹。近郭湖光連夜雨。侵樓海氣一春寒。羣公偉餞多佳句。擕上孤舟到處看。孝威云。是日折柳。又以闕里先生爲絕唱。

又倡絕句

柳老鶯啼欲暮春。管絃聽罷倍傷神。尊前半是天涯客。却似家園別故人。定九云。居然唐調。

又依韻答徐浴咸

征夫暫憩館亭幽。無限傷心月近樓。南國尊罍空眷戀。東山書信太沉浮。如錢蓮葉平鋪水。似雪楊花滿載舟。勝地仍留孤榻在。開缸好待役車休。（孝威云。只自寫懷抱。不沾沾于贈人。風情最爲迢遞。）

寄答丁飛濤

鶯花三月放舟時。留客裁書報所知。入夢湖光青未了。隔山雨氣冷相吹。劫餘尚有歸家鶴。老去須明紀瑞詩。（歲己酉。公過闕里。有紀瑞詩。今皆驗。而公未知也。）自悔倡酬同俗調。淸尊辜負子雲奇。（孝威云。先生論詩論人。另有裁鑒。）

繆墨書移尊餞別賦謝

酒籌歌扇滿荒衙。南國春光興未差。征棹隔津停落絮。行厨隨路惹飛花。銷魂祖餞重爲客。適口盤餐似到家。暮海朝湖思勝友。新詩次第報天涯。（仙裳云。鮮秀如名花美女。）

童子繆湘芷以扇索書

折柳遲征棹。題詩謝酒筵。無能傳綵筆。只愛寫江煙。珠玉驚新作。荒疎畏後賢。相逢卽戀汝。離緒不成篇。

黃仙裳交三朱魯瞻潘雲侯送余舟中小酌分賦

春草連天春水流。登樓纔送又登舟。憑君折盡飛花柳。省得粘襟惹客愁。

二

三月春光幾日晴。海風海霧海濤聲。停盃東望添愁緒。且把船頭轉向城。仙裳云。昔人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此時情事。亦復爾爾。

即席留謝諸子

三唱驪歌三度聽。輕帆此夜爲君停。別離亦是傷心事。感激深情更淚零。

西園

東港天邊水。西園海上村。百夫當有長。小吏亦能尊。雨脚平垂野。潮頭直到門。鄉關無定向。悵望立黃昏。孝威云。蒼辣。

陳鶴山過訪西園惠新茶一瓶予方扶病

鶴山曾續廣陵詩。千里扁舟興亦奇。訪路無人經草蕩。分衙有吏住叢祠。相逢贈茗烹泉處。忽憶聽鶯坐柳時。海上春光原落寞。參苓又遣病夫支。孝威云。落落有致。○定九云。一氣神行。極性情之樂。鶴山故應得此佳詩。

海陵留別鄧孝威將之都門

半載乘槎鷗鷺灘。幾番離會送春殘。病身久苦滄江氣。好友皆憐襆被寒。樸上酒籌須記憶。緋中花片未闌珊。風帆早起懷人處。自寫新詞祗自看。孝威云。君之行也。不名一錢。惟有詩卷。余贈別有蕭條襆被原臣節。辛苦詩篇在使車之句。

過黃仙裳草堂留別

天涯傾蓋馨交歡。重到元亭去住難。疾病相依爲眷屬。淸貧屢款費盤餐。吞聲涕淚憑詩寫。變態雲煙信馬看。分手憐君頭白盡。書函珍重慰長安。定九云。無語不眞確。

視工海上命陳芳見贈長歌病未能答被召北上至維揚却寄

堤外風煙四月寒。茅簷服藥對瓢簞。長篇寄到眠常把。大海潮來出倦看。客路倉皇聞道少。交情珍重得人難。河梁別後銷魂甚。羸體扶人上馬鞍。仙裳云。情眞語。不堪再吟。〇孝威云。陳芳長歌極佳。先生還須一和。近有楊生古存和之。

海陵諸子送予之海上未幾北旋舟過海陵別諸子兼示家人

折柳今成讖。匆匆曉束裝。詩篇收別淚。襆被老名場。繾綣江雲外。踟躕汶水陽。勞臣添白髮。何語慰高堂。定九云。此先生留別諸子之作。一時傳寫。紙貴洛陽。

黃仙裳交三移尊舟中餞別卽席分韻

雙淚臨風掩袖多。把君別酒聽君歌。前番折柳情千尺。今日情深又幾何。孝威云。送別之景。如在目前。可謂詩中有畫。

二

白髮分離說便驚。扁舟相送柳盈盈。長亭尙有迢遙路。却怪風帆去太輕。仙裳云。與公握別時。哽咽至不成語。信筆和答。有我意如君不必行之句。而公果留返棹。亦奇事也。

過宜陵訪宗梅岑留題東原草堂

宜陵煙草路。幾度雨中還。俗士初停駕。幽人正閉關。推窗看白鳥。拔樹指青山。勝地詩傳久。踟躇戀此間。定九云。東原雖有名賢舊跡。久已蔓草。得先生枉車騎。又開生面。高誼千古。不但詩之可傳也。

再題東原草堂幷謝留飯

東原風雨訪高蹤。楚楚山堂異老農。花朵蕭疎簷不礙。詩牋狼籍壁難容。尋來柳市停車馬。迎出煙村費杖笻。野外盤餐渾太古。淹留飽看手栽松。孝威云。東原地僻。同人難到。先生命駕訪之。古道照顏色矣。

黃交三附舟遠送託寄乃翁仙裳

風俗吳陵厚。君家雅道存。隨舟忘近遠。戀我住晨昏。柳老秦郵渡。麥乾邵伯村。尊翁憑寄語。此地倍銷魂。

萸灣舟中留別諸子書顧樵水畫册後

返棹萸灣酒再沽。開窗雨氣接平蕪。送行最怕臨崖處。苦拉諸君跋畫圖。定九云。跋畫册者十數子。先生與之從容吟嘯。絕無倉皇之狀。去住遲速。可以覘公養矣。

贈海陵張醫士

出世何須肘後方。襟期亦是古遺狂。論心得爾添茶具。扶病登舟賴藥囊。兩岸同聽江雨亂。孤篷獨避海風涼。此身漂泊勞調護。細寫高情寄故鄉。仙裳云。張質生醫而能詩。公甚器之。贈此佳篇。張子傳矣。

黃月舫仙裳子也以詩贈別賦此却寄

性情君獨冷。道侶竟誰同。丰采交難弟。文章拜乃翁。全家蘆碧處。孤跡月明中。念我相思苦。新詩寄一筒。定九云。七八與月舫寫照。

屢過閔義行載雲舫留贈

雲舫詩編已不磨。桐陰坐處勝人多。常埋夜火温彝鼎。自寫秋山掛薜蘿。一味孤高今寶晉。雙睛賞鑒古宣和。我來繫纜聽濤處。貴賁肩輿日日過。仙裳云。義行孤高襟度。詩爲寫出。

喜晤龔半千兼謝見遺書畫

野遺自是古靈光。文采風流老更強。幅幅江山臨北苑。年年筆硯選中唐。短歌肯贈將歸操。長紙還書急就章。萍水逢君非偶事。扁舟一夜聚維揚。孝威云。確。〇定九云。半千得詩甚喜。和之至再至三。終以不及公爲憾也。

杜于皇再至廣陵老矣過予舟索飲喜賦

禿袖前朝老。雄文海內求。買山留白下。結客住揚州。蕭寺苔生榻。葛巾雪上頭。暑天勞杖屨。索酒到扁舟。孝威云。于皇竟客死揚州矣。余有詩哭之。未能盡。須東塘補之。

邗上又晤丘柯村

君到邗關我亦過。客途宦海兩如何。紅橋且看花成錦。白眼難教鬢不皤。家在齊煙書阻滯。病當江霧酒消磨。鄉人賴有柯村老。結社聯吟壯膽多。孝威云。余極推柯村之詩。勒成詩品。而南遊不遂。且奈之何。先生此詩。眞柯老知已。

過訪査二瞻

高城僻巷接蒼苔。冒暑停車待戶開。疎散頭毛冠嬾整。蕭森盆草手親栽。留僧不惜盤餐奉。索畫須攜襆被來。顚米迂倪今識得。齋中淹坐戀茶盃。定九云。如見梅壑老人。

前冬過建隆寺晤倪永淸今復同遠峯訪余舟中賦贈

寒泉老柳寺門荒。曾訪高蹤坐夕陽。雪片一天吹背冷。梅花整樹插瓶香。選樓我服君高手。塵市誰容爾俠腸。此日登舟同佛印。坡公口過亦何妨。孝威云。奥鬱之氣。磅礴筆端。

過訪遠峯并謝答顧

款段新篁路。搜尋舊寺僧。青苔封破履。白日坐昏燈。佛法成何果。詩篇得上乘。不嫌煙火市。爲我策孤藤。孝威云。字字新鍊。而無斧鑿之痕。

題女史心霞爲丘柯村畫海榴

纔展新圖似到家。海榴手種倚窗紗。垂簷已結無窮子。照眼仍開滿樹花。定九云。不愛其豔。愛其老。

示族孫伯藍

南渡猶同祖。句容自浙分。吾宗多長厚。爾器亦温文。僑寓淸貧甚。隨舟眷戀殷。維揚繁盛地。門戶賴辛勤。孝威云。似老杜吾宗老孫子一首。

王學臣同春江社友招集秘園

錦水飛梟後。翛然野意存。歸田詩總好。結社友皆尊。梅嶺曾經路。春江未到村。追陪諸舊隱。宛轉問柴門。仙裳云。筆意宛轉。○定九云。廣陵諸子多誦此作。

停帆邗上春江社友王學臣望文卓子任李玉峯張粲夫彝功友一招同杜于皇龔半千吳薗次丘柯村蔣前民查二瞻閔賓連義行陳叔霞張諧石倪永淸李若谷徐丙文陳鶴山錢錦樹僧石濤集秘園即席分賦

北郭名園水次開。酒籌茶具亂蒼苔。客催白舫爭先到。花近紅橋賭勝栽。海上猶留多病體。樽前又識幾詩才。蒲帆滿掛行還住。似爲維揚結社來。孝威云。秀貼。○定九云。停帆大集。多至三十餘人。萃八省之彥。予恨未與。聞先生在座。筆墨淋漓。風采豪邁。傾動一時。此詩想見當場之興也。

留別張諸石

張子詩文伯。長貧小巷居。筆兼滄海氣。稿惜祝融餘。旅病吾常念。交情爾不疎。下河天際水。鼓棹復躊躇。仙裳云。公與諸石交情頗篤。雖出憐才。亦□別契。

久纜維揚復之海上留別諸子

夜纜城南曉泊東。勞臣髮白去留中。常愁海氣吹梅雨。似愛鶯聲住柳風。結締莫如三子厚。應酬却媿七言同。連宵苦戀樽前客。無那船頭似轉蓬。孝威云。淸新之氣撲人。○定九云。維揚諸子。當什襲此詩。

再過海陵俞錦泉中翰留觀家姬舞燈卽席作

粉黛燈光亂竹絲。分明身到月宮時。滄江老眼迷離甚。那有閒情且賦詩。

二

節近端陽續五絲。君家却是上元時。天邊一曲霓裳舞。題滿人間無限詩。

三

連夜鄉心似亂絲。那堪又遇聽歌時。揮毫引出多珠玉。却悔當筵早賦詩。

四

海上風煙改鬢絲。忽驚珠翠繞圍時。題成把向諸君看。終是郊寒島瘦詩。孝威云。流香諸女郎曰不然。

舞燈行留贈流香閣

東將入海隨煙霧。匆匆又與俞君遇。俞君聲伎甲江南。粉白黛綠不知數。留我看花兼看燈。晚涼舟纜門前樹。座中初動紅牙板。珠翠迷離晃客眼。開元協律舊法曲。姑蘇白相新簫管。主人見慣都不取。改粧令作春燈舞。須臾滿堂燈俱吹。微茫星漢窺窗戶。久久簾動一燈來。一燈一燈陸續吐。十二金釵廿四燈。燈光人面添嫵媚。千旋百轉記難眞。不是排場舊院譜。每舞一回境一易。其初如定太極位。方圓奇偶卦形眞。又有河圖與洛字。眼見秦城改漢宮。頃刻瓦解作平地。天津橋上子規啼。景陽樓上煙灰沸。羣仙語笑坐蓬萊。指點滄桑看蜃市。不似仙樓似寶塔。七級玲瓏觚稜八。尖尖頂上白玻璃。雪亮佛光映紅蠟。佛光不住蠟易銷。回頭旋失寶塔高。其時五月臨佳節。龍舟美人紛如雪。清歌畫槳去不還。腸斷葵花與艾葉。此時看燈不似燈。夕陽零落晚霞生。忽而金蟾噴虹影。忽而青天燦銀星。忽而燭龍旋紫電。忽而碧紗亂流螢。最後

湧出滿輪月。圓暈三重光皎潔。中有嫦娥繞桂行。霓裳初奏第三疊。衆人仰看都神癡。嫦娥飛去已多時。六街忙殺冶遊女。籠燈翠袖影參差。一燈漸息一燈少。昏黑烏啼天未曉。混沌又似初來時。人物寂滅乾坤老。主人呼燭重開宴。索我作歌開生面。我本艱難疏海人。乍逢此境何由贊。無已譬之左史文。大開大闔有聚散。兪家作賦諸郎多。波瀾好似此中變。書法悟在公孫娘。何況舞燈勝舞劍。仙裳云。章法句法聲調。無一不精采。無一不變幻。無一不高老。梅村而後。人鮮知此。○李威云。開闔頓挫。斷續迴環。鋪陳起結。一絲不亂。而看去有矯若游龍。翩若驚鴻之狀。一讀一贊歎。百讀百贊歎。其在龍門、少陵之間。○定九云。兪中翰得公此作。又廣徵同人。欲製爲屏幛。而見此作者多閣筆。眞調高和寡也。

長洲門人陳　翼鶴山訂較

湖海集卷三

詩

丁卯存稿

闕里孔尚任季重著
吳門鄧漢儀孝威
海陵黃　雲仙裳同閱
廣陵宗元鼎定九

昭陽拱極臺上五日有感

昭陽城上度端陽。照眼湖光接海光。風俗招魂須野艾。大夫遺廟比煙湘。忙完節序官猶冷。閙少兒童黍不香。熟讀騷經高太息。吹窗雨氣益淒涼。仙裳云。此作乃公駐昭陽之始。筆意較前更覺鮮秀。

端陽後五日宋既庭招飲同蔣玉淵柳長在李湯孫分賦

亂水荒蒲何處家。祖庭原是廣文衙。官閒且管樽前句。葵盛能開節後花。古禮盤餐多簡貴。遺賢冠帶有煙霞。親逢著作東吳老。那似尋常對絳紗。孝威云。惟既庭足當斯語。

汎舟再遊龍珠禪院憶舊句

樓閣晴煙近海涯。扶幢直上釣魚艖。水關人出多於陌。荷葉香來不讓花。選勝須尋禪院坐。聽經又乞野僧茶。年前題壁塵封盡。細掃重吟向客誇。定九云。高懷逸致。除公更有何人。

館拱極臺撥悶

拱極臺高俯碧流。隔溪風物眼中收。宰官亦且乘漁艇。水鳥公然宿縣樓。海上鄉書常隔月。雨餘荷氣忽成秋。昭陽北去無窮浪。早閉門窗夜夜愁。孝威云。的是劉隨州。

像生菊花歌

二月吳陵拉勝友。傍李隨桃穿楊柳。歸來忽見盆中花。簇簇新菊似重九。吹葉數蕊覎蒂莖。芳菲同時是耶否。沉吟久立訝天工。絕藝莊生哂其後。此花從未到人間。正月春王大內有。蘭宮桂殿曉張筵。諸王頟駙循欄走。驚逢爛熳百花開。山呼齊爲天子壽。其時雪殘玉殿寒。紫貂銀鼠狐貉厚。雀翎飄動翠金光。擊鼓折蓮催行酒。蓮花灼約出綠波。朶朶香鬚節節藕。滿朝紀瑞無人知。剪裁都出莊生手。莊生莊生果絕藝。顚倒花候竊天意。姑蘇亦有像生花。做花誰能做

香氣。莊生做花奚所祖。信手從心放眼取。頃于友齋見小盆。稻芒麥穗初著雨。雨中蓬蓬草芽生。只少荷鋤一田父。安得同獻百花筵。花中看出民勞苦。仙裳云。像生菊花。予在公署親見之。眞是鬼工。此詩亦屬聖手。

蔣玉淵擕選詩自武昌至昭陽賦贈兼呈李厚餘

兩朝文物一囊收。何處煙花非舊遊。五月蒲荒潮正漲。三湘帆到氣全秋。得君詩卷消梅雨。信口吟哦坐海樓。却羨鄴侯交最早。忘形酬和幾時休。孝威云。洸洸濤便。○仙裳云。玉淵選清詩初集。手眼高辣。詩不如此。不敢輕投也。

羽扇 安豐場唐氏用海東鶴羽製者甲天下

客寄雙團扇。名家製不同。剪胎雲閃爍。織柄玉玲瓏。偶爾投懷內。曾經度海東。謖然松下枕。爲我贈清風。仙裳云。唐氏羽扇。得名甚久。入公詩篇。方成傳物。

瓶中荷花

昭陽城北水邊亭。無數新荷過雨馨。白白紅紅何處好。精神却在案頭瓶。孝威云。鮮極。

黃仙裳宗定九閔義行查秋山家樵嵐各贈余硯暇日洗之并以寄謝

贈我青山幾片雲。朝朝滌洗報諸君。晴窗細玩池邊眼。殘墨猶浮水面紋。自笑藏鋒同兎穎。從

來束手廢鷺羣。奚囊却比黃金重。湖海隨身點漢文。仙裳云。予有硯癖。每逢知己。不吝割贈。然必贈先生。方爲安置得所也。

拱極臺樓上憶顏修來

雨中曾與故人離。偶爾登樓想欲癡。岸草渾爲天綠處。湖煙那是水窮時。原無好賦追王粲。又碎孤琴謝子期。每日荷風吹淚眼。裁書此景報誰知。孝威云。眞有人琴之慟。○定九云。公與顏考功同里莫逆。感物傷懷。成此眞詩。不堪多讀。

雨中同宋既庭蔣玉淵柳長在汪柱東陳鶴山集朱天錦寓齋分韻

湖海相將盡漆膠。幕僚高讌具行庖。恰聽好雨同時坐。又選新題依次鈔。搖蕩湖光驚釣艇。寂寥僧舍隔煙郊。思鄉夜夜酣眠少。枕上詩成待曉交。仙裳云。韻險窄。詩尖穎。

拱極臺張宴口號

高高同坐水中臺。萬井煙花對面開。把酒留君何計好。詩成方喚渡船來。孝威云。亦是佳話。

拱極臺招宋既庭蔣玉淵柳長在李艾山湯孫皇望周安期朱天錦汪柱東徐蘭江丙文陳鶴山納涼卽席分賦

孤亭漁浦外。雨過偶招攜。無限新煙水。曾經舊品題。酒瓶荷氣重。客棹柳風低。愛此吟壇好。

初來試鼓鼙。仙裳云。公至昭陽。第一會詩。步止安閑。信足扶風振雅。

壽李厚餘兼送北上

昔人不著壽筵詩。但有嬰兒致語辭。細檢仙編登第少。苦搜客饌獻桃遲。蓬萊水淺塵生處。滄海霞明日上時。正好留君作柱史。青牛出谷欲何爲。定九云。壽詩亦如此渾脫。高手無之不可也。

李湯孫招宴棗庭同宋既庭蔣玉淵朱天錦汪柱東徐丙文陳鶴山黃含譽分韻賦苦熱詩

昨集北亭上。吟詩送落暉。雨歇涼風發。菡萏香霏霏。君訂棗庭約。停午叩禪扉。觸暑肩輿漫。穩坐耐酷威。入門驚綺席。雨汗不停揮。笑解冠帶縛。仍多輕紵衣。呼僮疊扇背。得風何疎稀。我猶清癯者。羣公更美肥。循例授筆札。誰能寫珠璣。主人賢而妙。分題聽客歸。欲歸重搔首。棗花撲袖飛。我家舞雩下。種棗大成園。濃陰列席坐。可以樂朝饑。遠憶同坐友。此時正浴沂。孝威云。苦熱詩分韻者九人。人各一意。此詩結語高出天際。

送徐生歸吳江

返棹昭陽無定期。水亭半日繫君時。輕舟應比花驄快。不管別離怨柳絲。

其二

臨岐又賦短長吟。直到吳江淚滿襟。只有開囊妻子笑。詩篇那可當黃金。

昭陽李令攜尊北臺讌集即事賦謝

水亭高宴駐干旄。就我匡牀省送迎。滿縣荷風香裏坐。一船酒具柳邊行。筵前背客開鄉信。扇底聽歌感舊情。却羡風流爲政者。揮毫詩就座皆驚。孝威云。佳令故應得此好詩。

爲蔣玉淵題馭鹿圖

玄鶴仙人之騏驥。時乘白鹿行陸地。莫謂道高伏羣精。馭之無術亦顛躓。此翁學仙遍蒼極。曾遇穆王揚鞭揖。一鹿能同八駿遊。並轡風雲六月息。青牛西出白馬東。鹿背馱書參其中。孝威云。玉淵以布衣交王公。長揖高論。此詩借圖寫照。曲盡鬚眉。

昭陽樓上即事

樓上窗開水拍天。風酬雨和暑忘眠。奚童日日隔溪叫。特爲詩筒設渡船。仙裳云。一則詩話。

拱極臺僧舍送周生赴武林移家

養疴人境外。得爾共僧房。雨暗新官柳。蘿欹舊女牆。無山移八口。何日理孤裝。淚點尊前盡。扁舟趁晚涼。孝威云。秀貼。

蔣玉淵朱天錦汪柱東過拱極臺消夏竟日

脚疾冠裳廢。扶僮見客遲。聊欹長夏枕。共賞近賢詩。冷館無兼品。新荷採數枝。晚涼宜酒具。繾綣過船時。定九云。鮮秀淡冶。

過熊質均寓樓同柳長在蔣玉淵汪柱東

樓上行厨品具精。淹留重惜主人情。枕當濃樹消長夏。扇拂涼風看晚晴。湖海偶同文字飲。奕棋還笑市朝名。昭陽久客登臨倦。野水閒雲夢亦驚。仙裳云。公海光樓聯句云。萬井煙花勞寤寐。一窗雲水倦登臨。與此詩同一先憂後樂之意也。

客貽芙蓉汗衫木芙蓉皮織成者

汗衫潔如銀。輕疊五銖重。細看疑蜀絲。槩枲難伯仲。客笑指向余。此製堪入貢。芙蓉葉初凋。皮色綠毛鳳。采采涉江皋。清霜寒未凍。熟浸杵更勻。絡緯聲相送。離合非冰紈。結紋效網縷。

乍披香覆郁。微風時飄動。勞軀積汗塵。灑然忽空洞。得此芰荷衣。引我舊山夢。定九云。公之爲人與爲詩。皆是姑射冰雪。况佩此塵外之衣乎。

俞陳芳自海陵來顧

臺上相思月夜偏。聯吟猶記舞筵前。載來佳品充寒館。袖出新詩在雨船。撲面荷風濃又淡。壓成海霧斷仍連。與君攜手登樓望。正好淸涼作賦天。孝威云。娟潤。

送繆墨書試南闈

賦別金陵去。空函瑣致辭。江雲誰共度。樓月我相思。文字淸圓候。精神淡漠時。高秋憑爽氣。飛動應先知。

送王歙州之金陵

兄弟琅琊舊。芳鄰得二州。詩篇堪過日。水檻又宜秋。眼見紅蕖謝。誰同白舫遊。江帆如可待。還到海光樓。孝威云。二作圓潤如珠。

題歙州天女圖卷

秋水精神淡月天。無端寫出萬千憐。洛神不會行雲雨。只向人間賺賦篇。孝威云。趣。○仙裳云。天女圖題句。盡海內之才。末句道破。令人失笑也。

閔賓連寄所輯黃山志賦答

閔子寄我黃山志。午夜挑燈看編次。發凡稍與舊本殊。結構精神在筆致。寫山貌水便不同。蕭晨何人今絕技。峯巒溪澗各有名。煙雨樓臺無數寺。珍禽靈獸考山經。人物大抵非凡士。年年看山陵谷遷。存詩存賦存碑記。我夢黃山千里青。不到其間亦缺事。遊屐纍纍近賢多。誰在誰亡指姓氏。忽憶山人孫無言。歸山有願不肯遂。索言贈行滿橐囊。七卷書中無一字。愛山定須眞住山。山靈豈可借聲勢。孝威云。送無言詩文有絕妙者。而志中不錄。今恐零落殆盡。○定九云。末借無言作結。發假山人之愧汗。先生每作。必有關係。

搜行簏得單生良璧所製刀作單刀行

單父單生鑄單刀。空齋松火夜常燒。雙睛最愛有心人。一條秋水贈余腰。千磨百鍊出能手。疊疊細縷銀花走。摩挲不覺指流血。失驚疑是古匕首。屈之彎環縱忽直。錚然耳根響金石。試斫剛釘如切泥。力在骨格豈在飾。我向天涯求舞師。茫茫徒令土花蝕。佩刀年多用刀少。猛

虎在原蛟在沼。天下鑄刀無兩人。吁嗟單生年又老。孝威云。與子美大食刀歌同垂不朽。○定九云。壯士彈鋏。無限感慨。○仙裳云。此刀先生時佩在身。予曾借看，果非凡器。好詩豈泛作者。

海上聞程孚夏還黃山寄此代送

秋村海岸夜啼烏。何處尋君話酒壚。屏壁每常逢姓氏。詩篇大略見眉鬚。節當白露叢新桂。人去黃山掃舊廬。連日相思煙水闊。荒函代送遣奚奴。定九云。人未謀面。寫得曲折盡致。唯杜家時有之。

和黃仙裳仙舟圖詩爲田綸霞先生停舟招隱作也

八代衰文初救時。千旌行處凜天威。蕭條祗採詩千首。夢寐難忘帝萬幾。臨水燈光招舊隱。滿空雪意待寒磯。使君高義尋常少。感得漁樵淚染衣。孝威云。和仙舟圖詩者多矣。如此做法方信有大手筆。

龔半千抱病回金陵疊前韻賦送

古寺新秋步月光。知君旅病體初強。何年飽願求書畫。同坐虛心論宋唐。烏巷廢來苔半畝。鍾山佳處木千章。歸帆爽快聽濤去。翻使驪歌調不揚。定九云。每見先生贈人詩。必盡肖其生平。是開一代風氣作者。

中秋于役射陽邀汪柱東過船小飲

佳節驚心起百憂。勞勞又向射陽遊。頻迷夜路呼漁火。強並鄰船散酒籌。近海村煙無好月。當官簫鼓作中秋。今年此日還爲客。雨點敲窗送白頭。孝威云。中晚做法。仍是盛唐。

視岡門新河

萬頃洪荒水。今書入海年。無窮新版築。有限死金錢。岸草經秋長。商船薄暮連。往來歌禹績。翻遣淚潸然。

自鹽瀆返昭陽

中秋月暗雨如絲。何處停舟夜不知。今日天晴風色好。回來路是乍來時。

維揚返棹夜至拱極臺辭寓

匆匆夜轉廣陵舟。冒雨登臺似夢遊。宅舍飄颻全近水。芰荷殘敗暫辭樓。題牆詩句行還看。無主煙雲散不收。留話鄰人答勝友。新移榻具柳南頭。仙裳云。許多流連情致。一首寫盡。所以爲高。

題故魯王孫怡如水墨花卉卷

乞食王孫出何早。零露滿襟荒村道。自採野田一莖花。淚眼忽見宮鶯曉。先王本是高皇兒。剪

桐封詹年猶小。城闕不比諸藩封。離宮別館千花繞。相傳西苑一花池。點金燒翠匝年造。試想池中手種花。朵朵應是人間少。玩賞傳流十代孫。移根換本皆奇好。癸未年來冰雹飛。頃刻花死無人惱。王孫少小花前嬉。流離還夢舊池沼。一年花事到頭忙。不似柴門無人掃。尋思譜向紙幅中。慘枝澹葉秋容老。畫花嬾畫臙脂花。何不萋萋寫芳草。（定九云。合李、杜、王、岑。而出所爲。單學少陵。不如全學盛唐。）

秋夜招汪柱東黃交三尙以朋看瓶菊分韻

風雨重陽過。登樓尙異鄉。懷人經歲到。作賦滿城忙。老眼驚南菊。客衣怯晚霜。相逢傾濁酒。忽動少年狂。（仙裳云。典麗沉着。極稱能事。）

題冒青若畫像

卯君丰度寫當年。冷眼驚逢海上煙。久愛佳篇兼謝李。冠裳果似晉唐賢。

暮秋喜冒辟疆鄧孝威諸耆舊集昭陽俞錦泉中翰亦挾女部至欲作花洲社不果悵悵賦此

盡典寒衣付酒旗。百花洲上訂秋期。書船儘可停荷院。湖水纔能接豆籬。白髮才人鳩首杖。紅

牙女部柳枝詞。一番勝事空惆悵。誰續中原絕調詩。仙裳云。靜雅之音。何得如此麗而且趣。

題從子衍栻畫

長江絕岸對孤村。秋水秋煙直到門。爲待歸樵閒倚杖。竹亭辜負景黃昏。

又題從子畫贈黃仙裳

出壑淸泉入檻流。白雲蒼靄座全收。參天松栝無凡氣。位置先生在此樓。定九云。爽氣偪人。

昭陽城南晚泊分韻同繆墨書柳長在冒靑若黃交三朱天錦賦

野水連城郭。寒煙似畫圖。一船分夜火。兩岸響秋蘆。歲月音書闊。逢迎髮鬢殊。舊山叢桂在。歸計笑奚奴。定九云。從王、孟用杜法。

黃仙裳交三李若金于臣虎繆墨書陳鶴山集昭陽署樓聽雨小飮觀從子栻畫分韻作讀畫詩人各一體

小阮乘秋看海來。恰逢高會雨中開。寫成一幅閒雲水。收盡淮南作賦才。定九云。是開元閒絕句。

贈雲閑上人

水接荒城鷺作羣。兩株疎柳倚殘曛。往來簫鼓迎官路。誰識高僧寓水雲。仙裳云。只一句已寫盡所住如畫。是靑蓮法。

浮螺山莊繆墨書別墅也黃仙裳初爲命名過此偶題

一簇煙村舊。浮螺乍有名。淡濃秋水意。敦樸古人情。客路經魚簖。田家隔豆棚。往來停泊處。最愛野夫迎。仙裳云。墨書別業不必復有人圖畫。

題畫一絕

葉落萬林疎。山堂斜照朗。尋詩句未成。凭几聽茶響。孝威云。幽趣。

食秦郵董酥同陳鶴山顏遇五從子衍栻分韻

皮酒名第一。子鴨美無對。北客過秦郵。停橈定解珮。董家千葉酥。瑣細難置喙。旅夜偶佐茶。乃知三者配。重叠雪花輕。胡麻同杵碓。不待芬齒牙。觸手旋成碎。生津類蔗漿。甘涼或加倍。董家初製時。竊方自大內。再傳已失眞。猶能邁流輩。把盃坐茅篷。咀嚼生感慨。秦郵冠蓋途。市錯每相賽。下河尙洪荒。兒女一舟載。呱呱索飯啼。舉火那能再。百錢買董酥。何如粳一袋。

糟糠甘如飴。且免色爲菜。定九云。此詩是化宋爲魏手段。○孝威云。時時心在民瘼。便事事心在民瘼。何意一飲一啖。亦見關切。先生拯溺心腸。邉邉至此。他人之食董酥者。眞同嚼蠟矣。

家樵嵐齋中觀玉簪玉玦

今人貴珠不貴玉。亦無卞氏抱璞哭。市羅碔砆紛奚爲。眞贋難欺君子目。吾宗孫子有心人。酒間咨嗟出小匱。匱中方頂白玉簪。周身雷文細折曲。雙鈎定出昆吾刀。儼然小璽刻天祿。細不及指徑寸長。何方能留漢秦物。更有玉玦温潤同。摩挲疑是乳兒腹。三螭盤旋各有情。雲氣波紋透入骨。高手製本陸子岡。眼中見多難彷彿。衆人爭誇識者誰。主人持玦淚盈掬。此玦棄遺十三年。譬之幽人去空谷。相思相求今始還。艱難反使交情篤。一簪一玦璧成雙。藏之樂饑勝粱肉。覩爾佩服古人風。自應長貧在板屋。孝威云。樵嵐道氣如玉。讀此詩不特如見兩玩。並見樵嵐道氣也。至其詩則出入高、岑。而逼少陵。

再題從子衍栻爲諸同人作畫二絕俱得門字

白髮衝寒海上村。畫圖忽見舊柴門。空山三載閒風雨。朽却茅堂柱幾根。

二

坐對流泉曉到昏。抱琴緩步返柴門。千山萬壑雲煙起。失卻秋林幾處村。

昭陽拱極臺余題曰海光樓十月廿四日懸額其上黃仙裳交三繆墨書柳長在于臣虎汪柱東朱天錦陳鶴山邑人朱鶴山李艾山若金九畹釋雲閒同來落成即席分賦

重來臺上舊僧迎。雲物荒城看卽驚。經夏荷香支枕處。連天海氣得樓名。蘆荻漁浦添寒水。木落人家住晚晴。客裏登臨同勝事。詩成却有仲宣情。仙裳云。昭陽拱極臺。擅一邑之勝。先生館其上。題以佳名。大會賓客。予男泰來卽席作賦。四座謬爲許可。先生詩傳事傳。而此賦亦託以問世。何幸如之。

和答李艾山

高臺凭望費嗟咨。日日乘舟到水湄。監宅平臨秋浩渺。髯公全具古威儀。久緣養病尋弘景。那復焚書怨李斯。半載新詩不上稿。我來求句苦相隨。仙裳云。壼菴病目輟讀。棄筆硯久矣。先生至昭陽。始勉爾破戒。蓋爲悅己者容也。

得金歌

空衙曝背日移午。五冬羊裘三綻補。饑來呼食童不應。親驗行厨但空釜。幕客咨嗟吏人稀。躊躇無計看窗戶。吾從大夫豈叩門。信馬直造司空府。司空蚤夜纔加餐。一餐未畢三吐哺。我來

拜謁口何言。祇有腸鳴似雷鼓。拯饑拯溺大臣心。天下無如博士苦。袖出白金潤赤貧。歸來馬步健如虎。僮僕癡飽笑言稠。主人落筯淚如雨。孝威云。先生居官奉使。而境況如此。可想見其淸風高節。然非如此窮。安得有如此詩。

仲冬望日大集名士五十人於瓊花觀看月卽席分體五古鬮韻得阮字

明月占二分。瓊花無雙本。好月照奇花。淸光開混沌。我來廣陵游。花月久缺損。風雨滿蕪城。孤舟睡未穩。早起典寒衣。招攜抒素悃。仙踪古觀前。羣賢來袞袞。雅集逼蘭亭。高懷擬嵇阮。一詠閒一觴。鴉過江天晚。舉頭素月明。凄涼憶隋苑。況對瓊花臺。霓裳去未遠。擊鉢詩俱成。霜冷重門鍵。坐起惜良宵。滿堂意繾綣。不見舊時花。吹簫步月返。孝威云。丁卯冬。先生舟泊維揚。舍館未定。而廚傳蕭然。乃高會同人。聯吟達旦。其興致超曠爲何如。分韻詩情事旣悉。風調更遒。建安公讌諸篇。恐縟麗有餘。蒼古不及耳。

將去昭陽留別朱鶴山李艾山李若金王景州歙州李元佑九畹

歲暮移家何處還。輕裝短棹下江煙。抱城衰柳縻行纜。攜手離樽寫贈篇。碣石勳名多議論。香山耆舊好周旋。曾看百里荷花放。贏得漁人識使船。仙裳云。先生使節所至。無不從風。全稿中大半繾綣送別之作。此詩更有深意。

移駐維揚舟泊海陵答黃仙裳交三南浦餞別之作

三旬兩泛廣陵船。風打蒲帆欲雪天。忍餓浮家從遠海。銜寒載酒到羣賢。城邊亂水通江路。浦外疎林薄暮煙。對此茫茫增百感。再來鬢髮異今年。定九云。三百篇多出于征夫勞人。先生出使以後詩。每多感慨。而性情純正。無愧古人。葢宗邦之遺響也。

天寧邸署招蔣玉淵何蜀山黃儀逋汪柱東卓子任尙以朋家樵嵐擁爐看雪分韻

風流謝傅宅。絲竹夜厭厭。一自苔封寺。誰看絮舞簷。窮途人頗似。冷館味難兼。索句同爐火。雪深不下簾。孝威云。詩槩軒軒。有王恭鶴氅之致。〇定九云。天寧寺爲謝傅故宅。就地發想。不獨眞切。而且高徹。

賦得明月照積雪

月出古殿角。萬象淒以潔。有客意孤高。清宵履冰雪。鶴影正瘦時。老梅香未徹。微風度竹林。霏霏灑玉屑。佇立矚長空。寒光一碧接。大地入冰輪。瓊瑤琢宮闕。起舞弄空明。詩思與飛越。不知朝市人。消滌幾斛熱。孝威云。離離合合。光彩晶融。正由天機。非關刻畫。

乞米行寄謝俞錦泉中翰

太倉之鼠飽欲死。空衙有鼠齧敝紙。物性巧拙頗不殊。遭逢盈虛乃若此。夜夜鼠聒少睡眠。枕上經綸莫抵止。憂道憂貧古難兼。風雨滿天須早起。吾生兩餐非偶然。得之不得辨欲理。清心

歷數古時賢。豈必乞食即可恥。海陵中書肝膈熱。能將餘瀝活英傑。早船南發暮船歸。十斛粳米潔如雪。炊煙高起過鴉鶩。諸僕匆忙心眼悅。天下有人飯王孫。門且不叩況腰折。寄語焉煖焚夯客。佳話好留乞米帖。孝威云。公境愈窮而詩愈工。此篇與得金歌並傳佳話。

歲暮還自海上寓維揚天寧寺東館

既能征塵得自如。故人多在廣陵居。天垂雪雨催孤客。日落滄江別老漁。蕭寺閒看新殿閣。胡床亂檢舊圖書。相逢慚愧雙蓬鬢。不見宮鶯兩歲餘。仙裳云。極似老杜一臥滄江驚歲晚之作。而蘊藉過之。○孝威云。沉雄。

蔣玉淵同寓天寧寺戲作遺之

賦別昭陽去未曾。淹留古寺臥寒冰。同嘗薄酒由天湊。漠視飢腸讓爾能。問字經壇僧弟子。聽鐘齋院丐賓朋。客愁宦苦消融盡。啼笑無端對佛燈。孝威云。玉淵作客揚州。苦境難堪。五六寫出。反令人絕倒。眞太史公筆也。○定九云。玉淵以游而窮。孔公以宦而窮。落拓無聊。同棲蕭寺。兩公相遇。滿眼含淚。滿腹好笑。

歲暮同蔣玉淵汪柱東黃月舫送宗梅岑還東原

寒梅凍柳接江鄉。薄暮留君話轉長。客日只憑樽酒過。幽人也爲歲時忙。煙生晚浦消殘雪。路

隔疎林認草堂。早到東原緣底事。獻春椒酒欲開嘗。仙裳云。定九舊有歲暮還東原圖。此詩又好作畫。

黃月舫來訪卽送還村兼柬乃翁仙裳

宦況停蕭寺。漁村客乍過。論交成骨肉。得句愛煙蘿。歲晚恩光杳。江空雪雨多。辭年懷老友。爐畔意如何。定九云。先生與仙裳喬梓別有夙契。凡贈詩皆眞切入情。

送汪柱東南歸時同寓天寧寺

淹蹇除年去已遲。離情忍使客中知。寺留白雪天寒處。舟向靑山酒盡時。月夜鄰家誰看竹。旂亭江上罷論詩。整年貧病君全見。相送何言有淚垂。孝威云。消魂之作。不堪多讀。東塘好句。非泛泛贈投者。〇定九云。柱東佳士。先生特愛之。

盧歇菴餽橘百枚依韻答謝

碩果經霜盡。存茲雪後紅。詩篇深繾綣。臭味看初終。講席風纔煖。江天景未融。開籠先獻歲。春意到盤中。仙裳云。歇菴理學宿儒。與先生爲道義交。借物寫情。極其眞到。

除夕前一日張諧石攜具過署同蔣玉淵陳鶴山守歲分韻

殘雪封爐火。高吟日據床。貧交憐歲晚。小飲共蔬香。幕府持籌拙。星槎逐隊忙。經年雙鬢改。

感此一沾裳。定九云。知心慰藉。娓娓可聽。

除夕同蔣玉淵陳鶴山顏遇五姪衍栻圍爐分韻

思親望國鬢全皤。佳節誰憐野寺過。兩度鶯花違玉漏。一冬書信阻黃河。筵前眞笑平時少。客裏貧交到處多。同坐除年心事異。都將眼淚滴笙歌。孝威云。忠孝纏綿。可被笙歌。○仙裳云。較丙寅除夕詩又覺整嚴高朗。眞學與年進也。○定九云。每讀先生詩。必令人感發鼓舞。非情餘于文者不能。

長洲門人陳　翼鶴山訂較

湖海集 卷四 詩

戊辰存稿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吳門鄧漢儀孝威
海陵黃　雲仙裳同閱
廣陵宗元鼎定九

戊辰元旦寓維揚天寧寺待漏館早起卽事

燈映蔬盤雪映簷。新詩老酒趣相兼。無窮爆竹爭寒夜。有意春風揭曉簾。待漏僧樓鷄半起。聽經梵殿鼓三嚴。呼嵩祝壽微臣在。一瓣爐烟望闕添。孝威云。似昔人應制詩。而蕭疎朴老。忠愛至情。不以粉飾取工也。

人日泊舟秦郵

廣陵至秦郵，水驛百餘里。楊柳古邗溝。錦纜過天子。至今風物佳。大堤走羅綺。人日兒女辰。簫鼓競綠水。有客坐孤艙。悄悄憂未已。寒濤凍不流。海雨壓城市。不見江南春。但見江北霧。長年慣操舟。揖汝問前路。孝威云。一結憂從中來。先生早年學易。其寡過矣乎。

人日飲徐夔攄秋鐙閣

淮南凍解梅花節。無數春風拂小樓。檢曆新晴逢七日。乘槎大海快雙眸。菜盤香味貧堪共。兒女心情老未休。正值屏風懸綵勝。一年好句屬君收。

仙裳云。詩句和平清婉。比之吉祥善事。

秦郵渡口看月

煙波一萬重。明月浮金盞。頃刻失前波。月隨行處眼。

定九云。入神出鬼之句。耐人十日思。

登文游臺同李松嵐端梅菴徐夔攄

突兀何年臺。宋賢同寄傲。俯瞰裏外湖。一堤通飛瀑。海氣極蒼茫。曉昏接煙竈。風流舊主翁。踵蹟加築甃。石磴蔭青松。丹樓壯海墺。江梅驛路傍。探奇遂枉道。但見流亡廬。荒礎無人掃。何處問遊踪。枯骨引鴉噪。登臺復登樓。千村哭水澇。饑溺聖人心。兩河皆覆幬。禹蹟底有時。涕淚誰入告。三年下澤車。載酒來相勞。今昔景事殊。鬱懷莫傾倒。昏黑返孤舟。春雪吹盈帽。

孝威云。先生遊覽所及。莫不留心民瘼。經濟文章。並臻獨步。

文游臺題壁

彷彿羣賢此地登。殘碑古木總無憑。只餘攜酒行吟路。雨洗苔皮去幾層。仙裳云。憑弔古人。意思深刻。

二

吳楚春風何處收。海雲連水下江流。一從秉燭尋詩去。直接今年雪夜舟。定九云。阮亭先生夜至秦郵。持炬登臺。賦詩而去。今東塘先生登臺吟眺。載雪夜歸。佳詩佳事。輝映後先矣。○仙裳云。阮亭先生文游臺歌云。嚴冬沆瀣但一氣。大雪片片鋪龍鱗。當日來遊亦是雪夜。兩君胸襟高曠。故勤止多同。

孫鍾郎移具秋燈閣招同王汲公端梅菴李吉四徐夔攄對雪小飲

酒店漁家幾處存。淮南有主飯王孫。當筵好句秦淮海。滿眼新圖鄭監門。紛紛雪片春仍大。寂寂江城日易昏。且把一樽消百感。相逢心事未全論。孝威云。意到筆隨。自古詩人無此快暢。

元夕前一日席次留別秦郵諸子夜返廣陵

淮海吟詩客。樓頭送我情。最憐交近古。不但句能精。雪急燈收市。天昏吏閉城。匆匆樽酒盡。風正夜船輕。仙裳云。神似工部。

元夕述懷時自秦郵回維揚寓館

客愁無賴酒難勝。細話艱辛向友朋。半夜風催帆水棹。漫天雪斷廣陵燈。鄉園老淚今偏慣。簫

鼓春遊少頗能。獨坐更殘江月暗。宦情全似比鄰僧。仙裳云。句法響調。抑揚盡致。○定九云。詩人纏綿之致。以灑脫出之。尤服高手。

鈕燈行

北風捲雪壓江岸。揚州簫鼓雪中斷。寂寞春燈向佛開。客來閒坐燈前翫。此燈製出鈕元卿。絲絲琉璃織屏幔。人馬禽魚百花叢。間以錦文分十段。紅蠟遍點透精光。色色活跳來几案。名家新樣世纔興。畢竟不同君細看。琉璃寶料產靑州。土人質蠢解燒鍛。作器大率兒童嬉。混沌風氣未全判。一到江南貨可居。頓使樓臺增燦爛。家家倣樣娛時人。誰知鈕氏年年換。好奇偏是廣陵商。新勝街頭仰面贊。嗚呼人巧終何窮。客去燈殘發三歎。孝威云。每于微物。必寓損益調燮之意。先生眞經濟人也。○定九云。鈕燈誇奇鬬新。至此屏極矣。詩中說破。本以挽奢風。而鈕燈反借以大行。君子之言。可不愼乎。

詠魚魫燈

錦鱗冰作骨。誰始製燈看。熟透櫻桃顆。擎來瑪瑙盤。山花垂曉露。海日上春竿。寶色年年豔。東風吹不殘。孝威云。琢句精工。不亞少陵詠物諸律。

梅花

招宗定九盧歇菴阮月樵史聲侯陳鶴山顏遇五家樵嵐過天寧寺署齋看水仙

燈火蕪城暗。春巵向晚開。山門垂霧雨。客屐破莓苔。瘦影隨瓶轉。肥花貯水栽。相將殘臘過。幽賞待君來。定九云。此題最難出手。而穩貼整秀若此。學可及。才不可及也。

初春經紅橋

筍輿上高原。風暄日未午。園亭密復疎。長幅展畫譜。紅橋跨綠波。精神更媚嫵。酒家傍橋開。竹籬界花圃。兩點江南山。却從林梢吐。誰於過橋時。看山慨今古。畫舫自笙歌。垂楊自煙雨。引得冶游鞋。踏壞荒墳土。仙裳云。作紅橋冶春詞者多矣。公能以感慨出之。祗覺其老。不覺其麗。

法海寺樓上坐眺

雪消蜀嶺寺猶寒。盡斂窗闌放眼寬。修竹偏宜沿路種。遙山不似隔江看。尋思興廢閒吟足。愛惜晴春偶步難。溪上遊人驚小隊。風流那是馬牛官。定九云。風流不減杜司勳。羨煞遊人。

爲少年題卷

白上新鬚自舊年。匡時無計海東邊。春花爛熳相逢處。滿眼文章讓後賢。

寄田綸霞先生

衡暑君入都。冒雨吾南走。長揖東華塵。論心無盃酒。何自篤金蘭。修來吾好友。曾共把君詩。高吟賞大斗。一度淮南秋。佳篇遂離手。堤外斥鹵鄉。荒煙接海口。夜夜響寒潮。孤客泊無偶。月落雨來時。漫興得八九。聞君駐江南。郵筒遠獻醜。海上遇仙舟。前詩在几右。因詩頗愛吾。促膝坐良久。感此思故人。京洛難囘首。薄暮過船來。涼風吹疎柳。孝威云。章法句法眞樸高老。而情致依依。見于筆墨之外。眞漢魏人作情語也。

盆蘭

誰採芳蘭江上村。蕭齋取供綠瓷盆。齊抽紫幹藏肥葉。旋長青苔培舊根。曾否幽人堪作佩。淡濃香味果消魂。閒曹遲起春猶冷。靜譜琴聲午閉門。定九云。詩情靜幽。殆吹氣如蘭矣。

缸魚

一泓安置小窗鄰。弱柳長條護早春。漾漾青天垂碧水。絲絲綠藻映紅鱗。初憐展尾精神煥。漸看浮金色樣新。坐久疑來幽澗曲。尋思欲理舊竿綸。定九云。先生胸次活潑。隨處見天眞。非尋常摹畫如校人口吻也。

宋牧仲大參過廣陵不值賦寄

瓜洲雪浪廣陵煙。十里笙歌水驛連。父老晴天看節使。關河寒夜過樓船。山連楚尾遮帆盡。目斷江頭挾刺旋。幾載尋君逢不得。挑燈檢誦舊詩篇。孝威云。全首唐調。尤有眞氣。

蔣前民喬東湖過署館

嶺下經春雪。逢君一話難。忽來修竹院。同是野人冠。拙稿堪吟少。荒衙久坐寒。躊躇無酒具。何以罄交歡。仙裳云。眞樸篤厚。先生詩句即先生交情。

屋角小柳

二月冰寒鶯未醒。盈盈小柳舞空庭。不知堤上春來信。早占長條半月青。

牆頭小梅

一陣寒香到酒巵。雪晴僧院早春時。梅花高嶺虛名在。不及牆頭發數枝。定九云。梅柳二絕。俊逸不羣。而意中別有寄託。

卓子任至署館論詩時盆蘭初放

過雨江城濕。探梅野寺寒。往來敦古處。吟嘯慰閒官。不信詩全瞽。常愁字未安。相將情話久。臭味比幽蘭。孝威云。繾綣之情。溢于辭外。已入杜老堂奧矣。

小院月下陳鶴山治具招同張諧石顏過五姪衍栻看梅花垂柳分韻春江花月夜得月字

秉燭開瓊筵。當頭見明月。昏鴉投寺來。何處隋宮闕。且醉廣陵春。莫歎繁華歇。牆柳正垂條。院梅香已發。春光似水流。容易添白髮。此夜無佳篇。金谷依數罰。仙裳云。達人之言。翩翩豪舉。是太白後身。○定九云。爽口如哀梨。

六合石子

五嶽五色殊。剖分始盤古。風日雷雨中。消磨半沙土。六合精英存。具體父若母。羽化需千年。伏卵積瑤圃。山客投滿盤。名象各有取。黑者蝌蚪書。黃者班文虎。其一透如冰。朱鯉活堪數。更有硃砂盤。雕鏤出鬼斧。碧水靑苔衣。白雲紅樹雨。朝霞抹赤城。積雪沒天柱。尤奇月夜梅。新花開老股。中得一石脊。用之統儔伍。萬卷紙層層。精微界絲縷。莫辨洛與河。羲畫祕肺腑。摩挲五色光。遐想文字祖。珍重養淸泉。有時天可補。孝威云。六合產石子。五色可玩。從未見之吟咏。此詩原本太古。傳龍馬神龜之理。眞是補煉手段。不知者但贊其刻劃精妙。則淺矣。○仙裳云。詩亦五色陸離。眩人眸子。

贈平山道弘上人

蜀岡結靜幾人先。道氣文心讓爾賢。開講自從松小日。閉門不但雪寒天。詩篇管領閒堂柳。鐘磬消磨廢苑煙。對面江山曚目坐。梅花空放早春前。孝威云。道弘眞修行人。得先生此詩。遂加精進矣。○定九云。道弘乃平山堂主翁。而隋苑亦屬管領。名勝繁華。總歸山僧。可慨也。

馬卒歌北調

一聲高唱似涼州。觸起英雄萬古愁。歌者舉頭頻顧客。不知雙淚爲誰流。孝威云。歌悲壯。詩亦悲壯。公何不使反之。而即以此詩和之乎。

二

馬卒由來燕趙民。蕭蕭易水曲猶眞。荊卿歌罷無消息。那得回頭教後人。仙裳云。慷慨悲歌。出燕趙之天性。先生能以壯筆摹之。覺淒風四起。

二月雪

踏靑人出海風吹。誰見花朝雪下時。祇有晚梅能作伴。不堪初柳被相欺。圍爐官閣寒仍甚。買

酒紅橋約又遲。江上年年春社燕。今同使客誤歸期。定九云。花朝大雪。眞所僅見。先生摹寫盡致。似咏物體。而婉轉入情。非摩詰不能也。

花朝宗定九冒雪過訪

來爲尋芳約。偏逢雪又飛。全闕花裏店。復著冷時衣。好句經春讀。高踪到署稀。相攜頻拂袖。爐火與君圍。定九云。余冒雪投寺。一見先生而春風滿座。得佳詩更覺慰藉。

雪中宗定九攜古琴相遺

奚僮抱琴隨翁走。紛紛大雪落滿首。尋我直到梅花邊。此景彷彿圖畫有。取琴入座發長歎。兩片枯桐吾老友。亂離常壓江上肩。窮餓不開月下手。一從散絕廣陵聲。雨點苔痕掛壁久。破碎忍作爨下薪。雪裏攜來意不苟。語罷袖拂琴上塵。珍重投我當瓊玖。我是乘槎水土臣。十指禿捐海之濱。琵琶但聞商女怨。猗蘭雅操記難眞。今日得君太古器。重修雁足補龍唇。只愁雪冷天涯闊。高山流水對何人。定九云。此琴家藏近百年。兵火流離。幾沉焦尾。戊辰春。聞先生欲覓古琴爲闕里法器。遂從壁上取贈。公因賦長歌見答。嗟乎。昔伯牙鼓琴。延望無人。惟見海水洞湧。公賦此詩。殆移我情乎。

簡天寧寺雪公

南朝舊寺賴傳燈。鑾輅聽經過廣陵。極頂禪樓封玉座。簇新宸翰裹黃綾。踏開雲水恩何處。想破虛空道萬層。接我還同塵世法。榻前誰識古時僧。孝威云。雪悟眞法正果。感動人主。實淮南第一高僧。而又精通翰墨。喜交文士。先生數與倡和。蓋不減坡翁之與印公矣。

哭何蜀山

有客確傳鵝亭死。古寺寒風半夜起。十年南北頻逢君。從此江頭誰知己。前日高筵扶病來。不教人占瓊花美。一盃未盡句先完。四座齊聲叫才子。吳兒解發雙鬟聲。頃刻宮商協皓齒。聽歌遮斷廣陵街。鈔詩搜貴洛陽紙。名成買棹錦衣還。那料風流盡淮水。曲江宴上狀頭多。白髮還能賽青紫。兩首新作被管絃。何至折福便爾爾。荒墳莫作才鬼號。人生得意只如此。定九云。哀哉蜀山。風流頓盡。豈果以瓊花擅場。遂折其算乎。虛名亦不肯稍假。何刻于待才人若此耶。先生交情認眞。贈以挽詩。直令蜀山活跳紙上。可爲傳神筆矣。

泛舟紅橋探春

船船爭渡水西東。畫意亭臺看不同。絲柳仍存螢苑綠。板橋全爲酒旂紅。人隨舞社匆忙燕。歌趁吹花次第風。都笑使君塵滿面。輕衫也入冶遊中。仙裳云。淸新妙句。不禁神往。

成都費此度屢訪論學

孤踪野服世難宜。避亂江干發浩悲。垂老名成隨社懶。經春雪大出村遲。夔州奥句家能誦。洙水眞源世少知。同坐春風花好處。忘言却到古皇時。孝威云。句句燕峯心事。以健筆寫出。刪盡時蹊。

花朝傍花村同諸子尋梅村在廣陵紅橋東北

傍花村巷酒旗斜。花裏開筵過晚鴉。莫怨春寒花事減。陰晴總是爲梅花。

其二

傍花村後竹林疎。誰解尋詩到草廬。今日笙歌沉醉去。梅花不是野人居。定九云。傍花村一野店也。先生尋梅買醉。遂成名勝。是日在座二十人。以公詩擅場。

春夜傍花村醉歸宗梅岑以絕句索和卽答

蘭亭春社續流觴。絲竹吟詩兩未妨。今日花前應醉死。莫言見慣卽尋常。定九云。予贈歌者常郎絕句。走使索和。隨筆見答。卽成珠玉。

平山堂僧院看梅簡道弘上人

春晴立蜀岡。蒼翠羣山變。村郭颺午風。殘梅似雪霰。老僧同看足。緩步入深院。兩樹藥欄中。清香撲佛面。紅者已徹梢。白者枝猶戀。雨後綠苔階。落英無一片。對此盛開花。枯禪情亦眷。出入閉重關。不遣東風見。仙裳云。布景安閒。寫理幽細。是摩詰後身。

三月三日泛舟紅橋修禊

楊柳江城日未曛。蘭亭禊事共諸君。酒家只傍橋紅處。詩舫偏迎袖翠羣。久客消磨春冉冉。佳辰引逗淚紛紛。撲衣十里濃花氣。不藉笙歌也易醺。

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紅橋

鄉心愁見柳長條。同遶輕舟第一朝。終古清明逢細雨。滿城歌笑賴紅橋。亭臺古水春垂釣。燈火迎人晚弄簫。潦倒江頭歸未得。三年此景兩魂消。定九云。此等佳句。讀之眞堪魂消。閒三日修禊。先生詩已擅場。次日獨遊詩却更勝。

清明紅橋竹枝詞二十首

乞放水關天未明。大船遲重小船輕。橋頭拍手人齊笑。妙舞清歌脚底行。定九云。脚底二字。從未經人道出。用得雅極。

二

橋東亭館重重閉。落盡紅梅無數花。旋拂春臺旋掃地。主人也到喫盃茶。仙裳云。疏落處。絕有深意。

三

長橋掛在綠楊樹。新月蛾眉色又紅。水陸分成十字路。畫船南北轎西東。孝威云。寫出紅橋眞境。

四

放衙誰認使君尊。新勝街頭總閉門。一曲紅橋三里水。淸明消盡滿城魂。孝威云。只起一句。已見先生風流蘊藉。非紗帽遊山之豔可比。

五

紅橋佳麗隋宮地。樓上紗窗擁翠鈿。壽字金袍長命索。畫生兒女也堪憐。仙裳云。穩稱。

六

迎神會裏齊敲鼓。宮戲場前也鬭雞。絕好紅橋久鬧壞。傍花村店覓詩題。定九云。自先生招集傍花村尋梅。紅橋之客多半歸于花

村矣。文字之飲。一時稱盛。

七

郭外旂亭何處好。朱朱粉粉靠紅橋。一缸雪酒三升水。慣賺閒人看柳條。孝威云。讀之令人解頤。

八

法海紅橋淺水通。船船堂客珠簾籠。相逢半尺挨肩過。粉氣衣香占上風。孝威云。此諷刺之作。說得無痕。

九

紙灰亂舞荒岡草。遮斷紅橋柳樹煙。最好溪邊安塚處。兒孫拭淚看遊船。仙裳云。揚州遊冶之習。父以傳子。子以傳孫。拭淚看遊船。塚中人應不怪也。

十

窮船詞客富船商。挾妓招僧兩未妨。迎着橋邊拱手過。紛紛各爲踏青忙。

十一

揚州第一紅橋勝。花柳清明無二時。點點關愁江上雨。兒童不得放風鴟。

十二

橋邊久繫阿誰舟。也爇香爐拭茗甌。好樹桃花紅照眼。貪贏馬吊不回頭。仙裳云。上三首皆備寫揚州風土。婉而多風。直而不刺。

十三

橋西橋北塚爲鄰。祭掃何曾淚掩巾。少化紙錢多剩酒。猜拳驚起九泉人。孝威云。揚州自隋帝幸後。繁華餘習未盡。拜掃多集親族角飲爲事。此一詩不獨得竹枝正體。可作當頭棒喝。

十四

翠樓高處有紅粧。笑數遊人坐夕陽。一匹花驄橋上過。彈弓准手好兒郎。仙裳云。可抹殺古遊俠諸曲。

十五

家家楮幣酬窮祖。迎出城隍賑鬼飢。莫怪乞兒橋下叫。清明節是撒錢時。仙裳云。筆墨游戲中。寓仁人之言。

十六

雨濕紅橋似絳脣。花遮柳掩看難眞。牽情橋上佳公子。不但魂消爲麗人。定九云。說紅橋旖旎處。字字堪憐。

十七

橋下墳園嶺下莊。與人兩脚早晨忙。小姑又怕桃花謝。要約阿婆早進香。孝威云。眞摯之中。筆欲飛舞。

十八

橋上遊人幾箇歸。春雲一陣掩斜暉。年年例有清明雨。儘着尋花濕透衣。孝威云。冒雨尋花。乃是揚人韻處。雨亦成例。天官故爾爾也。

十九

紅橋南北無多水。款款搖舟萬里長。法海寺傍湖盡處。吹簫打鼓等斜陽。定九云。千古紅橋無敗興之時。水盡山窮。誰肯銷歇。可慨也。

二十

留戀紅橋市酒香。歸來都到日昏黃。燈船亂點迎頭照。水底霞光一丈長。仙裳云。冶遊之中。又復豪舉。說得令人羨殺。〇定九云。二十絕。一篇一意。或美或刺。俱得風人之旨。所謂里歌巷謠。皆可獻之王國者。此等是也。他人以作絕句法作之。則失體裁矣。

行廚

行廚兩日少炊煙。詩卷療饑放眼前。酒盡雨時空坐話。客來午後倘驚眠。垂垂小柳黃金穗。片片殘梅白玉錢。人事無如花事緊。芳春肯負廣陵天。定九云。風流駘蕩。得蘇陸之神。

消愁

紗帽山人住不同。三間破廨寺門中。煙藏曉柳濃連郭。雪化春流響向東。客夢纔完窗罅白。家書先看紙封紅。消愁整理閒花草。寒食生憎送雨風。孝威云。奇情奧句。以游戲出之。○仙裳云。眞氣動人。

僧廊名待漏館

僧廊深閉竹成叢。春事悠悠積雨中。窗友燈前驚老瘦。桀傭門外笑眞窮。枯槎豈是封侯具。好賦須憑送閣風。早起天階吟想處。龍墀聽漏冷相同。孝威云。此首飄飄有凌雲氣。蓋泰來之期也。○定九云。以上三作俱擬宋體。而情眞調高。氣骨自別。

晚晴留昭陽李若金皇望秦郵端梅菴海陵黃交三繆墨書吳門錢十靑陳鶴山小飲月下分韻

新晴明月滿千家。也買淸尊聚冷衙。可惜諸君來太晚。紅橋流去好桃花。

湖海集 卷五 詩　　戊辰存稿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吳門鄧漢儀孝威
海陵黃　雲仙裳同閱
廣陵宗元鼎定九

〔前闕〕

子云。身名古所惜。生死等秋雲。老尼考鐘鼓。勸我薦牲芹。指說泥像裏。現有當時筋。定九云。露筋祠詩以此爲最。○仙裳云。古人賦詩用韻。必有故。此是從筋字定韻。

五月又過海陵留黃仙裳月舫交三父子寓邸小飲分賦

三年歷盡路巉巖。五月江城又轉帆。詩與疎如違老友。宦情冷似著輕衫。飄零過眼花成陣。辛苦隨身書滿函。且洗塵顏招近局。春愁客夢一時芟。孝威云。用險韻。轉有彈丸脫手之妙。○仙裳云。宦情冷似著輕衫。悲憤無聊。此可爲知己道。

五月六日集繆墨書宅觀葵同鄧孝威黃仙裳交三楊古存俞陳芳陳鶴山分韻

五月不知端午節。高筵今日見葵花。盃中眼淚多於酒。客裏人情熟似家。近宅湖平無麥事。當窗樹密有蜂衙。應因泛海槎遲到。留得菖蒲酒味嘉。孝威云。海陵人情樂有孔先生。于此詩略見。不比杜少陵一飯跡便掃也。○仙裳云。語必驚人。不拾牙後。

喜樂弟子瞽工徐義尋予廣陵

自別宮懸淚滿裳。與君忽遇大江傍。周京東去風誰採。吾道南來樂未亡。韶舞千秋歸鄭衛。箏琶一曲亂宮商。何年返魯同師摯。重考逸亡詩數章。孝威云。不徒紀相遇之奇。而中有感歎。與江南逢龜年情事。固自不同。○仙裳云。是闕里子孫文字。非先生紹德。亦不敢爲此言。

聽徐浩然琵琶

攜琴掩淚走天涯。散絕廣陵宮調差。魯國雖存教樂手。南來也學弄琵琶。定九云。有感之言。○仙裳云。寫出伶官身分。亦是借以寄慨。

二

當年康海過揚州。一曲彈成詩滿樓。今日琵琶前日調。燈前想起舊風流。孝威云。因覺今昔有殊。○仙裳云。證佐絕佳。後之對山爲誰人者耶。

夏至過樵嵐家喜遇張豐村劉元歎同柳長在黃儀逋卓子任夜飲看萱刻燭三律

蕭寺孤棲處。長天但苦吟。無端沽酒夜。恰慰識君心。座客風臨玉。庭花雨放金。相看如夢裏。湖海幾年尋。

二

使客行吟久。新詩識數公。梅時微雨落。萱色故園同。巷小容鞍馬。窗幽亂草蟲。茅容雞黍儉。相愛坐薰風。定九云。自然矜貴。

三

斗酒消長夏。征夫此暫閒。花前生白髮。江上負青山。出袖新詩好。思君舊夢刪。滄桑眼底事。萱草破愁顏。仙裳云。三首次第井井。得之叉手擘鉢時。亦難猝辦。

載酒登法海寺平樓偕黃儀逋卓子任陳鶴山訪盧歇菴于臣虎消夏竟日分韻

盪出荷花十里灣。南朝古寺看僧閒。長流溪水通何處。冰冷窗風異世間。入座齊開輕白袷。隔江相就好青山。著書高士經年住。引我扁舟數往還。孝威云。讀過泠泠有天風襲人。

又至海陵寓許漱雪農部間壁見招小飲同鄧孝威黃仙裳戴景韓話舊分韻

開甕牆頭約。天涯似耦耕。柴桑閒友伴。花草老心情。所話朝皆換。其時我未生。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孝威云。漱翁以八十四老人。詩酒之興不減。一夕快談。差銷旅寂。然不堪爲門外人道。○仙裳云。皆切即席事。故創造必新。

雨夜同黃儀逋飲朱天錦寓邸聽絃索分賦

看過揚州開謝花。吳陵重到掃荒衙。紛紛枝上黃梅雨。泛泛鷗羣白浪槎。岐路逢君衣有淚。傾囊結客酒爲家。江南絲管龜年在。歡極渾忘滯海涯。孝威云。天錦喜客。因其天性。尤于冷落時。倍有周旋。與東塘公眞有入林之契。

曹郎絃索行

江上紛紛梅雨落。曹郎閉戶弄絃索。羣客促坐氣息微。行酒人來亦斂脚。轉軸初如無意彈。三挑兩點輟復作。聽者心急頻皺眉。曹郎凝視想寥廓。颯然一響何處來。空庭和雨下秋籜。細聽嚶嚶聲似誰。美人泣訴隔簾箔。心頭怨慕未分明。揮涕掩淚態柔弱。傍有老嫗瑣致辭。不是溫存是訂約。一語一默攪客腸。醒不能飲睡難着。我聞三絃邊塞興。帳中搊勸將軍酌。鏦錚鐵騎度關時。羯鼓鶯箏同錯愕。而今變作太平音。崑山曲子不寂寞。一柄檀槽三條絃。今何娜嫋昔

何惡。恰似白頭從軍還。燈前說起事如昨。時人那知興亡愁。旋學軟調誇指搏。靑兒絃索嫁馬斯。白三琵琶埋北郭。傳頭只有曹郎眞。聽來軟調也相若。我求雅樂太古遺。吳絲越管厭輕薄。今日相逢細雨天。隨人聽罷嬾酬酢。曹郎解予中心憂。改作七絃宮不錯。按徽却軫鼓一終。淑身理性聖王樂。乃知樂亡器未亡。絃索小技莫忽略。有客來聽戶外猜。若非彈琴罰深爵。孝威云。猥山白三工琵琶。久爲吳梅村祭酒所賞。余在雉皋。雪天酒夜。曾聆其妙音。今賓朋雲散。壁雙亦作古人。乃有曹郎。夙經傳授。得其神解。近于博士孔君座上。撫弄絃索。聞者色變。孔君援筆爲歌行贈之。其詩佳妙。不減婁東。而後世賞曹郎者。一如白三。從此海內又添一段佳話矣。○仙裳云。白傅琵琶行僅寄託遷謫。此則關係世運。而歸之於正雅。方是孔門言語。

昭陽袁娘繡册歌

袁氏名馩字凝芳爲佝生名友字以朋配

眼中書畫服佝友。袁氏此君之佳偶。此君書畫世莫知。誰且問及纖纖手。吾識此君未足奇。袁繡遂爲本朝有。初見一幀舞劍圖。大娘紅袖精神抖。次幀白描倣龍眠。龍眠用墨猶嫌厚。其後幀幀思入神。都向俗人心外取。一枝梅花一鳥棲。花瓣拆風鳥拳肘。蜂蝶翅背粉毛浮。鶺鴒蒼鷙別牝牡。絲絲荇藻綠水中。綠水吞吐紅魚口。罌粟射干雛菊黃。水草穗上蜻蜓守。最喜蛛網結花梢。罥住飛蟲死八九。更出異想貌林煙。氣韻蕭疎過迂叟。人物花鳥宋繡多。如此靑山曾見否。十二幀中此又佳。看完令我懷南畝。我聞才子之筆士女針。生逢窮巷等敝帚。袁娘繡册

世無倫。曉斷炊煙暮缺酒。綠窗繡倦倩誰扶。自去風前尋井臼。露香園裏太夫人。憑藉門楣傳不朽。家藏顧繡賣黃金。比來方定誰好醜。仙裳云。海陵接壤昭陽。竟不知閨閣中有此絕技。從今言繡名重一時。皆孔先生提奬之力也。先生好探幽芳。每令貧士心死。杜陵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同此風致。安得倩黃娘針黹寫圖以答贈之。

銅雀甎研歌 贈黃仙裳

銅雀甎研吾見百。時人寶藏吾不惜。黃公愛硯天下聞。大署其齋曰硯癖。訪硯親從漳水還。所得應不數常格。傳家無金但硯多。銅雀分屬次兒宅。暑天閒館汲清泉。攜來洗玩慰孤客。一見寶光驚却走。急不能贊但點首。商周彝鼎夫何如。漢魏泥沙亦瓊玖。自從臺傾劫火紅。零亂青苔滿隴畝。一磚曾不値十錢。拙工造硯供村叟。四面雕花縱橫文。水池鑿痕更粗醜。年年磨墨似擣舂。穿破中心一寸臼。時人取硯只飭觀。誰能賞此眞朴厚。傳流色澤似古銅。拙中大巧無不有。硯癖齋頭此最尊。一日一看令人壽。嗚呼製泥之手久成泥。手製之泥今在手。萬物過眼皆雲煙。摩挲且飲盃中酒。定九云。仙裳題汪舍人十二硯齋有句。古人馬癖錢癖左傳癖。我生獨以硯爲癖。因自署硯癖齋。李醒齋太史齋名癖硯。曾相視而笑。但不知銅雀遺磚。亦經傳玩撫摩否耶。東翁此歌，是爲寫照。

酒間贈何龍若兼示黃儀逋

何鐵名便奇。面冷腸則熱。船頭語未終。拂袖五月別。飛來似孤鶴。空庭立高潔。風雨無人時。醴酒爲之設。況有黃生狂。肝膈信口說。天機多悶人。所賴達者洩。五經幾萬言。一言誰能缺。黃生深踶余。握手覷何鐵。孝威云。龍若、儀逋。同寓海陵。皆奇士也。詩中能傳其性情。

聞楚警

聖主方憂水。乾坤又用兵。遙傳江縣破。久斷賈船行。小醜輕民命。雄風仗帝京。官燈催驛馬。今夜走兼程。孝威云。氣局高老。

二

譁兵荆楚闊。高枕莫相驚。白羽機雖密。黃巾勢易平。田田秧穲稏。樹樹叫倉庚。豈有堯天下。樓船又戰爭。定九云。識高見到。眞可宰天下者。

海陵寓邸沽酒留許漱雪鄧孝威黃仙裳儀逋月舫交三戴景韓徐西泠朱天錦

小飲兼索詩送予還廣陵分得四豪

僑居開宅滿堵蒿。長夏留賓典葛袍。官冷應須交舊隱。囊羞何自得香醪。幾番好句當筵贈。每

夜孤舟冒雨操。使客勞勞江上路。三年迎送改顚毛。定九云。先生高風苦節。眞堪傳誦。不特詩之蘊藉也。

獅昻上人初入天寧寺方丈

雪公遺像掛山窓。講座眞難接舊風。剃髮從師誰最早。當場選佛爾稱雄。竹邊客榻還容住。月夜茶樽又得同。鐘板也瞻新氣象。滄桑何况市朝中。仙裳云。泛泛投贈。寄意必高。○孝威云。先生久寓天寧。以方丈爲主翁。故賦其事。

蓬門行爲張諧石賦

三年看熟揚州肆。富家宅第密鱗次。垣高於城樓礙天。人在樓下如蟻類。車來馬往何紛紜。貧士傍觀但懷刺。主人闍人客且驕。吾友張子誓不至。城東破屋住數間。有酒起飮無酒睡。經秋積雨苫滿簷。簷上蓬蒿垂垂穗。鄰家刺眼屢勸芟。張子乃云吾之瑞。古來隱者入深山。吾獨城市豈不媿。幾枝蓬蒿靑比松。蕭疎尙有岩壑意。安得更垂五尺長。省却柴門開閉累。交寡不怕礙軒車。好友來尋作認記。仙裳云。諧石貧士。高臥城東草堂。著書自娛。門上生蓬蒿。不肯除去。先生爲之賦詩。足以傳諧石矣。

逢寧都魏和公昭士父子談翠微峯之勝詩以紀之

此去寧都阻萬山。易堂更在翠微間。翠微之峯高千丈。牽藤捫壁抵石關。入關劃然天忽闊。阡

陌縱橫水潺潺。易堂主人有仙意。佃漁應是好容顏。早炊午炊煙飛練。城裏人知魏家膳。膳罷客來看易堂。大小子弟能筆硯。天下愛讀易堂書。誰知書卷雜雲片。桃源人疑是寓言。海上神山徒健羨。翠微親到住山人。鑿鑿告我如目見。堪笑垂白抱犢翁。不信人間有府縣。孝威云。摹寫翠微峯似一篇桃源記。○定九云。筆致靈秀。○仙裳云。讀此詩一過。如身到其地。先生筆墨自有仙境也。

戡定

戡定三藩武似神。太平不意見黃巾。從容晝策無專閫。倉卒捐生失重臣。萬里封章懸驛馬。幾船風雨匿江蘋。廣陵西倚金陵壯。戍鼓催兵已二旬。仙裳云。純似諸將之作。

其二

城郭無端又劫灰。紛紛震耳信如雷。青天猛虎捉人去。黑夜逃官帶印來。父老牽船皆受撻。將軍演陣屢登臺。中原底事倉皇甚。自有乘時戡亂才。孝威云。二作識高筆老。眞管葛命世之才。○定九云。體格雄壯。逈別諸作。先生胸中無不有也。

過法海寺于臣虎寓樓

芳草隋堤路。船遊到寺根。笙歌隨耳換。風雅賴誰尊。老樹蟲鳴葉。荒樓雨壞門。看花人去盡。

吟句坐黃昏。定九云。句清而思奧。

楊爾珌園亭即事

名園十里鬬繁華。咫尺仙源閉在家。轉入亭中千曲路。不知籬外幾重花。新收雨氣宜開卷。纔買山僮解煮茶。滿眼滄桑無定事。好來閒住飯胡麻。仙裳云。雖泛泛閒題。必有寄託。其胸次難及耳。

徐松之自淮上來同寓蕭寺

渡口風涼泊釣艖。山臞骨相飽煙霞。吟詩江上垂垂老。結社淮南處處家。野路纔消新漲水。秋荷猶放未完花。宦情客況相逢好。日落同聽古寺鴉。孝威云。臞菴薄遊江淮。詩雖富而遇甚窮。此篇全爲寫出。○定九云。詩新聲。

處暑日天寧寺竹院小飲同徐松之張諧石于臣虎分韻

閒居三伏盡。門徑草全封。晚雨寒林竹。秋心感砌蛩。無憑盃外事。難必海邊踪。密友來尋慣。占時學老農。定九云。先生浮沈宦海。閱時感遇。性情獨眞。

題姪衍栻畫

草亭濃樹壓。石壁輕雲起。荒寂少人行。讓君閒看水。

八月一日曉鶯堂候鴈同張諧石端梅菴盧歇菴鄭若千許祥祉陳鶴山分韻

一年強半住禪關。柳老鶯稀棹未還。歸興濃於蓴熟候。寒衣遍在鴈聲間。秋風曾否傳新字。來路應當過舊山。悵望中庭淸露下。停盃齊嘆鬢毛斑。定九云。遙思遠引。得騷人之旨。

書錢節婦傳略 錢爲卓子任伯母

秋爽宜冠裳。早起盥雙手。開讀節義書。錢氏事罕有。氏處圍城中。鋒鏑相攻守。人人計偸全。氏也義不苟。乳兒尙在懷。摩挲淚盈手。舉家環之啼。其意定已久。白刃在門前。淸池在屋後。刃下生可求。池中死難走。不願生可求。不慮死難走。抱兒一躍沉。甘泉漱芳口。從容死何難。豁然悟去就。老姑與小姑。追之或恐後。小叔三嬌兒。從嫂如從母。一水漬八屍。湛湛潔無垢。亂定紛來尋。老鴉守禿柳。多少受祿人。聞之搔白首。但云死可憐。不問誰家婦。孝威云。序次嚴整。中多刻骨之論。老手也。○定九云。似史傳。○仙裳云。字褒句貶。煞有關係。

扇頭梨花畫眉鳥

梨花雪滿枝。春風簾幙曉。畫眉人尙眠。且看畫眉鳥。定九云。唐人絕句。

喜蒲菴上人自燕子磯禪院來訪

荒衙青草不曾除。惠遠來尋發興初。佳句好從天際領。清標不似世間居。磯邊疎柳迎涼後。江上閒雲送雨餘。安得乘秋攜手往。閉關同坐各參書。仙裳云。詩格瀟雅。而有身分。

送朱天飲新遷史職

幾度春江共酒船。驪歌惆悵早秋天。煙生渡口青常合。葉變林梢紅未全。弟子衣囊收卷日。京華名著拜官先。朝回路對西山氣。又學鶯花應制篇。定九云。韶秀如芙蕖出水。

廣陵中秋同張諧石王漢卓陳鶴山賞月分韻

太平風物舊揚州。况賦新詩庾亮樓。鄉思且停簫鼓夜。征夫暫泊水雲舟。難逢明月三分足。有數才人一座收。沉醉乘風飛欲去。南來得意此中秋。孝威云。翩翩然有遺世獨立之致。

中秋後一日吳園次太守招飲同朱天飲朱其恭分韻得朝字

佳節江城鬧玉簫。青苔門巷自寥寥。高筵餘暑仍揮羽。快雨催涼任濕綃。滿眼時人交久闊。幾篇秋興悶全消。相攜獨肯開藏酒。待看冰輪勝昨宵。定九云。賢主佳賓。良辰雅會。詩能稱之。

八月十八日大會同人於廣陵觀濤舟中分賦

浪拍江村岸不眞。廣陵舊事問何人。曾觀賦卷全消病。況駕樓船大會賓。秋雨平添三尺碧。晚潮橫捲萬層銀。月輪雖照當年水。幾見臨流詩句新。定九云。觀濤之會。予與其勝。座中三十二人分較旗鼓。獨先生有龍跳虎擲之氣。不能不推爲主壓也。

咏玉簪花同王漢卓陳鶴山蔣淑瞻分韻

江皋誰墜玉。零亂古苔斑。露冷胎纔破。香幽院未關。只宜君子佩。不上美人鬟。願采蘭盈把。相憐桂幌間。仙裳云。幽秀。

郭皋旭過訪

秋氣漸蕭森。殘葉掃僧院。君來及炊時。誤我脫粟饌。堦有放花葵。梁有辭巢燕。買酒無一錢。揚州似山縣。慚愧搜囊詩。對君聊自薦。讀之首未終。掩卷覷我面。覷面久乃云。生平目罕見。一讀一叫佳。誨我良不倦。嗟哉今時人。面諛背攻戰。如君古賢心。心口寧有變。紛紛暮鴉過。情話如鄰眷。浮雲到處多。黽勉交擇善。孝威云。先生交情認眞。詩不妄投。卽此可見。

餞別朱亶初同宗定九王允文蔣淑瞻分韻

離筵張客舍。忍淚掩青衫。隋苑秋將老。東華夢未芟。人欽新史職。都贈好詩函。酒盡江風急。來朝看飽帆。

題從子衍栻畫贈郭臯旭

吾姪性僻孤。見客語若怕。四十處女心。閉門無冬夏。爛熟制藝文。間亦作墨畫。畫成人偶窺。藏之東高架。以玆索者稀。或得免責罵。省我來廣陵。江山逼眼下。敗筆寫秋煙。往往出燈夜。零落臧獲收。不傳亦復罷。鑒別幸逢君。翻向奴手借。聊以報投瓊。豈堪懸高舍。歸裝伴琴書。吾姪已增價。孝威云。予最愛石邨之畫。屢爲題跋。而恨未獲片楮。匡山受此佳詩妙染。令人生妒。○仙裳云。余得石老畫頗多。而又恨無先生佳題。

送徐松之歸遊武林

來詩三五度。難別意如斯。逢飯留君飽。露巾笑世癡。晚風吹老鬢。破袖裂新詩。去去臨江渚。芙蓉亂採時。

其二

涼冷西湖水。探幽晚更宜。遙憐舟抵岸。正好菊當籬。衣薄歸須早。年衰會少期。萬山秋徧翠。

何處寄相思。定九云。先生交情篤摯。令人下淚。不但詩之秀逸也。

拔白鬚

朝拔白鬚。白鬚白四五。暮拔白鬚。白鬚紛難數。我嬾鬚乃勤。趨事如畏主。豈知主人心。懷鬚勝懷士。亭亭崗上松。針毛一色翠。燦燦菊英黃。開落但隔歲。鬚黑去不來。白來無時退。染白有丹鉛。生黑無藥類。寶鏡水銀光。擲碎三嘆氣。黑鬚我所憐。白鬚我所棄。拔白白每逃。黑者薙其二。我手拔我鬚。尚復不稱意。世人苦責人。動靜無一是。農雨工求晴。甚而怨上帝。

仙裳云。因拔鬚而歸於聖賢忠恕之理。豈非吾師。

丁廉使 名煒

康熙二十七年夏。中外昇平登禾稼。豈有失所一軍民。楚中猝變眞可訝。我巡海口煙霧深。紛紛耳傳信不眞。或言亂賊立首領。官兵氣靡都降身。湖風湖水路渺茫。萬姓夜走看北辰。或言三日把關隘。選將搜糧侵鄰界。霍霍磨刀逼官降。忍辱齊向轅門拜。獨有一官奮豸衣。強項能使渠魁怪。後來漁船稍稍說。蘆中人聲夜嗚咽。點火照見好鬚眉。三日絕食唇焦裂。義不受官

善哉逃。棄家無乃腸如鐵。天兵忽下賊兵死。圍城無恙舊妻子。假威騎馬坐衙人。相逢羞見丁廉使。丁公丁公今日歸。城郭人民無是非。天下詩格屬公好。如此風節世又稀。天子召公公去急。丹楓白葦拂征衣。父老爭看歸來鶴。詩人面上有光輝。孝威云。作此用樂府題寫時事。波瀾起伏。用筆最妙。當細讀之。○仙裳云。雁水先生有光史册矣。

典裘

三載一羊裘。朝披夜覆足。毛脫皮尙存。積垢難浣浴。上船復下船。殘書同裹束。較之初得時。倍覺愛護篤。自顧披裘人。不合養羣僕。環我索衣裳。燈前苦迫促。抱裘典千錢。割愛亦云毒。囊空此輩欺。那怪上官辱。秋風秋風漸吹霜。羸體何以任江曲。仙裳云。先生三年海濱。堅苦備嘗。他日宰天下。幸勿忘飢寒者。○孝威云。讀此詩未免有地主之愧。

題卓子任秋山小像

吾識卓鹿墟。其髮已半白。圖中冠玉人。鬚芽長若戟。俯仰雲霄間。不宜置泉石。昔爲百戰雄。今爲老詩客。秋樹葉蕭蕭。取出對晨夕。定九云。子任年少從軍。有大志。今作詩客。眉宇猶英氣。此詩能畫出。

喜鄧孝威中秘病愈來尋

九月今日始。別君六月中。相隔未三月。千百思何窮。雜花徧秋色。涼雨早濛濛。開戶君到戶。病餘仍健翁。雙眼厭時態。所幸耳稍聾。南鄰迓朱轂。北鄰縶青驄。破廨草盈尺。經秋路不通。君病未來時。我獨坐西風。

孝威云。予與孔公爲忘形交。蓋孤僻性同也。

送茅與唐還山

問君去何速。秋茶及時製。疎散野鶴姿。不廢謀生計。東籬菊始花。徧山落叢桂。主人乘輿還。苦吟心最細。茶煙東西村。絕好天晴霽。茶成詩亦成。懷人望天際。吾早汲清泉。待君來把袂。

仙裳云。茅君世外人。而癖於茶。必入山手製之。得此佳詩。可與鴻漸並垂。

亂定

上江江水闊。無端作風雨。晚晴明月圓。凄涼照前浦。渡口人行稀。湯湯江聲怒。橫屍爾何人。不知城中主。螳臂奮一爭。血漬江邊土。圍城夜開門。脫甲跪官府。帝德宥降俘。叱令還故宇。野蒿上牆生。爪跡豺與虎。鄰家避亂回。相逢淚千縷。良民亦全生。何遽入賊伍。大義耳不聞。

厥責父若祖。定九云。仁人君子之言。令我沾巾。

亂後寄家信

兗州至揚州。一千二百里。栽兵亂武昌。相去又倍蓰。一日三訛傳。誰能堅兩耳。遙知隔黃河。亂信靡抵止。吾母髮白多。所幸未落齒。繫愁江上兒。含淚看孫子。南湖兵不銷。北堂萱不蕊。豈知兒雖貧。吟詩泛秋水。大兵昨日臨。捷音抄滿紙。附以平安書。迅速託驛使。泥滑到日遲。吾母幾時喜。孝威云。先生孺慕天眞。信口述之。皆可名世。○仙裳云。以性命爲文章。何患不佳。○定九云。詩有生氣。千古不磨。

七歲童子周天視草書歌

丫髻小童紅袖領。若翁攜出看秋景。城市人傳童善書。家家拉童設果餅。童來緩步上層階。意氣揚揚目耿耿。雙目纔與書臺齊。支脚一尺方肆逞。登臺顧盼膽包身。圍看不將閒人屛。細指握管管如椽。磨墨頻催大器皿。頃刻揮寫丈幅完。兎起鶻落就熟境。筆筆不離王右軍。細看精神逼智永。高齋晴日景鮮新。一段飛煙卷秋嶺。客來都贊古人書。那知書者七歲整。仙裳云。七歲能書。千古奇事。篇中摹擬活跳。眞化工手。

秋夜

早晚鐘聲只傍僧。黃花時節興難乘。隔江送雨浮雲快。落葉驚人老樹能。壁上蝸牛來食紙。牀頭黠鼠候吹燈。頻年肺病今秋甚。夜起空齋支古藤。定九云。生辣極矣。調却流麗。

樵嵐生日

爾年四十餘。髮白何太急。人子敢言年。堂上母八十。承歡百物艱。躊躇中夜立。豈無好容顏。大都付鬱悒。生辰九月初。賓客半鄉邑。糕餌雜豚肩。筐篚絡繹入。秋光今日佳。菊釀香堪裛。舉觥三致辭。先望高堂揖。高堂聞之喜。喜兒交君子。竊從屏壁聽。終席說經史。養志古稱難。況復聚甘旨。吾亦九月生。吾母隔千里。孝威云。賀生日而以養母爲詞。立言可法。結語猶見至性。

王山又主政園亭夜飲

名數竹西第一樓。誰家景似此間幽。松根恰是山崖出。石磴都依畫譜修。徧點金蓮疑礙月。高吹玉管不知秋。客中長夜逢君醉。酒醒天明有限愁。定九云。山公竹里園居紅橋諸園之首。位置大雅。故先生喜遊之。

卓子任餽盤中果粧花朶

磁盤如靑天。天底花光絢。黃菊間牡丹。海棠色尤蒨。團團四季花。同時惹蜂燕。細看皆果仁。瓜子香橼片。眞梗與鮮葉。安排側正面。巧出兒女腸。來綴登高宴。登高風雨多。兄弟隔鄉縣。手把茱萸盃。淚向盤中濺。孝威云。小小題目。定有深心。豈時輩能學。

九日同人邀梅花嶺登高分韻

攜手荒臺日未低。四週煙樹意淒迷。不知何代行宮路。只見今秋種菊畦。脫帽頻搔衰鬢笑。看山忽爲古人啼。登高宴上同吟者。一首新詩醉似泥。孝威云。登高之會。人如觀濤。詩則較勝。先生獨以感慨出之。又覺不同。

登高席上酬諸同人

隋苑登臨久訂期。天涯兄弟果相攜。收藏老淚聽新曲。指顧秋原說舊基。誤節從他開菊晚。望鄉不在立臺時。年年客裏茱萸會。有甚窮愁不上詩。仙裳云。應手承蜩之妙。幾不費思。○定九云。思路最深。特以淺出之。

宗子發同冷又湄過訪

冷君交最冷。宗叟獨與親。詩卷江間氣。顚毛亂後身。買舟芳菊候。訪我病僧鄰。茶熟無多語。蕭然見古人。仙裳云。詩亦蒼冷。

送柳長在謁選北上

此時此地送行卮。同客同愁久未離。海上還能攜我手。花前不肯少君詩。鴈迎淮水舟停處。馬過蒙山雪下時。父老欲爭賢縣宰。各誇風土最相宜。孝威云。送行詩成帙。不及此作之慰藉。

許師六太史招飲園亭

養痾宜爽氣。秋日住園林。留客閒嘗酒。關門自理琴。送迎存古禮。位置見文心。咫尺紅橋路。隔籬不易尋。定九云。大雅之音。

壽崔蓮生鹺使

巍巍軒冕人。乃具雲霞姿。澹然日無營。精神煥髮髭。父老路衢立。爲君前致辭。致辭且進酒。雜以黃菊枝。願君駐顏色。彈琴咏古詩。簿書日以簡。國富商不疲。草蕩竈煙發。蒿萊變靈芝。濱海十萬戶。比戶進一卮。一卮黑一髮。萬壽無盡期。年年侑卮者。曼倩學小兒。仙裳云。非崔先生不足當此。所謂居敬行簡。老子致壽之法也。

題李荃揆小照

老松三兩樹。松梢秋涵露。大旗落月邊。隱隱見鸞輅。有人獨巡營。虎頭兼虎步。荒草一尺深。自古無行路。霜風吹袖來。彎弓左右顧。不知英雄心。疑是伺獐兎。獐兎何足求。垂涎非醯醢。踟躕自誦腹中書。前山後山冒雲霧。手柔弓燥報君時。不看爾笑看爾怒。孝威云。筆意奇橫。不失規戒。

俞中翰園秋日玉蘭花再開和徐方虎孫屺瞻先生韻

主人歌部按紅牙。日日東風倚絳紗。驚見瓊枝秋雨放。譜成水調海城譁。玉堂客聚頻澆酒。金帶圍殘又賞花。聖世由來不信瑞。當筵何計救桑麻。定九云。司空孫先生寓俞園。忽有此瑞。一時謳歌盈城。孔公獨以民瘼爲念。何等胸懷。

寫照歌贈李左民

團圓秋水湖州鏡。照人猶嫌面斜正。李子禿筆造物同。一揮即使形容定。淡墨打圈濃點睛。筆墨之外有靈性。其師武林戴葭湄。寫照當年名獨盛。尺幅纔付裝潢家。走馬人來識名姓。人人贊絕吾不然。畫必此畫亦優孟。李子雖稱入室徒。當仁不讓自爲政。每言難畫是肥人。肥人容易入俗徑。又言難畫是瘦人。瘦人不清似貧病。獨有英雄貌離奇。畫之須坐十日靜。看肥却瘦瘦却肥。勃勃精神紙背迸。人生能遇幾英雄。閒畫俗客供米甑。一日畫易一日餐。譬之市肆泛

酬應。嗚呼英雄且冢冢。好筆安得畫賢聖。仙裳云。先生道德文章。欲造絕頂。此詩可見一斑。○孝威云。左氏爲寫眞第一手。以神肖而不以形肖。惟先生能知之。

繆墨書納麗吉席上咏香櫞同楊古存姚恭士黃交三朱魯瞻俞陳芳分韻

離離叢桂蕊纔疎。併入香櫞香有餘。金橘豈能相伯仲。木瓜終是愧瓊琚。擎來富貴閑花處。結就團圓繫帳初。梔子同心且漫賦。潘郎恰得果盈車。孝威云。咏物體切時事。尤精工。

松雲菴訪陸無文

秋風吹黃葉。紛紛作陣飛。菴門老樹底。盡日掩斜暉。寄翁自村來。兩宿驢未歸。相尋相對久。瀟灑露天機。若云沮溺是。禹稷豈不非。我笑君難答。相顧情依依。定九云。笑而不答心自閒。○仙裳云。先生道機活潑。隨處體認。

再過海陵寓朱魯瞻五藉園

重來尙賴主翁賢。借與西園似輞川。爽朗牕欄安臥具。蕭疎林木起炊煙。隸人暫免花間喝。官馬從教竹裏牽。自悔頻年塵俗甚。知交不信吏能仙。仙裳云。愈刻入愈自然。誰其能之。

題采芝之圖

松風謖謖落澗水。採芝人來石畔倚。靈芝多是朽腐成。朽腐何能管生死。採芝定有服芝方。不

載黃帝內經紙。仙裳云。此予乞題者。詩在常格之外。

五藉園留謝朱魯瞻

三年窮使客。野館任無鄰。木落開牕亮。籬疎看竹眞。有時攜酒具。多是和詩人。把驗征衣袖。新浮幾寸塵。

其二

別業鄰山處。霜林漸冷天。不關秋色好。專戀主人賢。美饌來當午。新醅壓滿肩。艱難逢一飽。又辦買舟錢。孝威云。五藉園爲陳鴈羣讀書處。今歸魯瞻矣。孔公借寓。地以人傳。

眞州懷紀伯紫

眞州景物廣陵同。只隔蘆花一夜風。酒店原開紅袖底。城門亦在綠楊中。催帆萬里潮頭亮。橫眼千山雨氣濛。可惜江樓深閉鎖。詩人老去響秋蟲。定九云。明淨如秋山新沐。○仙裳云。物是人非。能不惘然。

登眞州城南襟江閣予初題額

高樓獨上晚秋天。萬里江濤到眼前。幾幅帆來風正順。白門應是夜開船。仙裳云。有兔起鶻落之妙。

江上大風吳雲逸至舟

風起江南北。蘆花滿縣飛。有家浮雪浪。無手補寒衣。過渡登舟險。謀錢得酒稀。奇文相賞後。銜冷放君歸。仙裳云。得杜之神。

眞州同舟經王主事莊舍懷宗定九

隔林山色到船篷。來往江鄉詩句中。謝墅主人絲竹少。輞川亭子畫圖同。亂流洲上蘆全白。幾樹村頭葉最紅。愛此秋光停棹久。行吟不見浣花翁。定九云。山公別業據江山之勝。得此詩。與輞川谷口並傳矣。

吳園次太守七十

憶予童子年。避師買餅賦。開卷見君詩。乃謂古人句。四六尤精嚴。表判每學步。一官役淮南。風雨悲行路。使酒絳灌班。誰與說情愫。不意渴且饑。得與園翁遇。雅集頻頻同。長跪聽談吐。但恨病目時。愛我難細顧。晨夕詩一筒。高吟代把晤。今逢七十秋。頤頰豐如故。受恩賓客繁。舟車遠來赴。何以侑兕觥。巫祝君所惡。岸幘坐華筵。交情聊復訴。顚倒語無倫。刺刺朝至暮。蠻彼愛周郎。故使曲有誤。一笑飮一觥。可令顏色駐。孝威云。此等壽言。匪夷所思。

夜聽黃葵園彈琴同張諧石分賦

中庭月自明。燈燭垂簾蓋。簾內彈琴人。南面正襟帶。絲聲雜木聲。甲肉俱無害。一唱三嘆情。乃在彈琴外。仙裳云。眞知音者。

答崔兔牀

江水滔滔下。英雄不易留。窮忙遭世眼。衰白滿君頭。寫恨詩雖火。憂時議未勾。亂離今盡矣。好辦五湖舟。定九云。句句兔牀心事。寫得淒然。

汚池水

汚池水渾不見底。池邊灌園人早起。如雪白紵攪青絲。竹竿挑出兩人死。一男一女貌如花。香帕繫頸肩相比。人人園看不識誰。有姥哭娘又哭子。娘爲嫂兮子爲叔。嫂寡叔幼情偏美。昨日人投碧玉釵。花燭今夜照門裏。心急口懦無奈何。兩人私誓同沉水。水底鴛鴦不會飛。那得生根變連理。孝威云。得三百篇不删淫詩妙理。○仙裳云。雜之張王樂府。何以辨之。○定九云。以時事入樂府。甚足感人。擬古者。乃嚼蠟矣。

渡揚子江

年年渡江人。到江亦錯愕。風猛舟力全。中流忽一躍。亂石金山根。峆岈斧與鑿。轉舵如收繮。眼疾手須惡。江心無四鄰。顧盼將誰託。漸次波浪平。瀟灑看城郭。孝威云。深得處世御事之法。勿泛泛讀過。

京口

京口江邊郡。貔貅幾萬家。常修官馬路。盡伐野梅花。戰艦河流隘。營旗日影斜。將軍閒出獵。鼓角自開衙。定九云。太平景象。威而不猛。

毘陵道中

風急江城寂。城門過客槎。稻田冬有路。柳樹晚留鴉。境熟皆如夢。民淳頗似家。酒錢今夕斷。方覺在天涯。定九云。老氣無敵。

宿惠山

直刺船頭進古藤。不妨枕對石崚嶒。藏煙澗道冬流水。釀酒人家夜有燈。自是名山當驛路。却教忙客訪詩僧。紅塵知在青松外。誰解白雲蓋幾層。孝威云。景外之景。味外之味。孰能領略。

惠山早步

青煙黃石路。一帶野人居。坐處松皆響。行來葉不除。洞雲封酒甕。泉水就茶爐。肥遯人何往。山空不著書。定九云。每遊一山。必發人欲言而不能言之妙。

遊秦太史園

石門轉入步徐徐。幽館閒堂淨掃初。不少眞山當戶牖。最難活水到階除。怨歸楚賦香猶發。冷到吳江木未疎。正好看雲樓上立。回頭忽憶舊茅廬。孝威云。寫景必眞。寫情必遠。何等筆力。○仙裳云。韶秀之作。

飲虎丘劍池上同端梅菴黃文岩

斷壁倚青空。曲廊流碧冷。恍對擕琴人。曲長嘆亦永。池上月未圓。疎木弄晚影。提壺二妙隨。數錢買胡餅。醉飽寤且歌。和風吹衣領。人生壯盛年。莫尋拂意境。此地昔賢多。酹酒發猛省。定九云。胸有見解。觸景而出。皆成古調。

朱天錦園亭留飲十日

楓橋葉落景初冬。纔整閒園主興濃。曲沼滿留秋雨水。新山全借古人松。每同棊局爭仍笑。曾枕書函醒亦慵。十日塵顏應浣盡。蕭疎不似使臣踪。定九云。琢句既新。而練局又老。孰能兼之。

汪鈍翁先生過訪

一冬雪片遲。古寺留黃葉。艤舟老樹根。問君新別業。門閉君入城。短牆石叠叠。歸來風拂襟。孤吟情不愜。今日溫如春。扶杖忽相接。名德孰如君。貴長猶不挾。語默發我心。奇喜似見獵。安得解塵羈。時時命舟楫。但恐老閣人。惡我妨靜攝。孝威云。鈍翁閉門謝客久矣。而不能不接孔公。足見兩公之臭味也。

同端梅菴朱天錦天鑑登支硎山分賦

吳江霜重客來初。晴日探山上筍輿。黃葉落時僧路斷。清泉滴處藥苗疎。行當亂石旋開境。望入千松更有廬。此處雲煙誰奪取。閉關擬著晚年書。仙裳云。遊此山者多矣。誰能如此以酬山靈。

法螺寺老梅歌

法螺老梅梅之祖。結茆看梅僧已古。梅皮直作老松鱗。梅梢能立老鶴舞。夜夜月上爛銀盤。繁影遮滿僧牕戶。僧起供佛洗鉢盂。天寒燎水折梅股。折多枝禿似老翁。開花結子年百五。鄧尉窈窕多小梅。淵源不記舊族譜。我來山中雪未深。鐵苞銅蒂白微吐。新僧舊僧僧榻移。當門祗倚梅爲主。門東一株枯可憐。窈窕小梅豈堪補。孝威云。咏老梅俱以小梅比並。一褒一貶。固有所警。〇定九云。法螺老梅。遊者莫不撫摩。贈以詩則自公始。

舟泊閶門

古驛河亭廢。依依久泊船。人喧開早市。天亮汲寒泉。霸業香沾粉。民風管帶絃。闔閭城下水。流向野塘煙。仙裳云。語關風化民情。非泛爾遊覽之作。

望練湖

練湖秋水未全消。光接斜陽影動搖。十幅吳綾白勝雪。漁郎黃葉作裙腰。仙裳云。就練字發意。甚新。

傳經堂詩爲卓火傳次厚父子贈

聞說傳經舊草堂。萬峯東去路蒼蒼。尋師花裏鶯鶯語。開講松邊坐石牀。世德今逢蘇父子。大家不讀宋文章。垂垂髮鬢風塵客。那敢投詩向錦囊。定九云。火傳傳經堂詩。贈者過百首。獨此脫灑有別致。

諸友招集載園寒夜圍爐分賦

名園幽徑似山嵒。杖履招攜草盡芟。向煖纔逢梅有信。敵寒何用酒加監。人來淮海同爐火。冰滿關河阻布帆。自笑南征緣底事。三年結社稿成函。孝威云。載園在維揚。爲火傳之寓。是日同社三十人醵酒招公。以公將有海陵之移也。故公詩多去就之感。

贈陳健夫

君亦悲歌士。遂從燕市來。逢山題野竹。隨路折江梅。白馬嘶難住。黃河凍不開。曾無三醆酒。同上釣魚臺。定九云。詩有脫丸之妙。

二

五月豐邨別。張豐邨曾道健夫之才。寄懷直到今。來尋松下寺。親贈扇頭吟。入洛才名大。還山道氣深。一時耆舊社。全爲爾傾心。孝威云。健夫天下才。好遊好交。與東翁尤有水乳之契。

冬至後送盧歇菴之西湖

蕭寺牆東歲又除。與君觀化共閒居。今年春草根還在。昨夜寒冰寸有餘。白髮曾無參易友。青山豈少掛簾廬。栖栖獨向湖干去。淚灑衝風滿擔書。定九云。歇菴與孔公以理學相切劘。雖一時贈別之作。皆談至理。

題洛陽看花圖送家樵嵐之中州

閒情那憶洛陽春。五柳辭官家正貧。負米欲經花裏路。寫圖聊慰看萱人。孝威云。樵老宦而貧。有老母在堂。不得已爲負米之舉。同人贈言雖多。先生一篇一意。皆寓勸勉慰藉。非泛泛題一看花圖也。

二

黃河北渡路迢迢。放眼春光凍盡消。不看洛陽花好處。廣陵芍藥向人驕。仙裳云。有諷戒。

三

洛陽爭戰久消除。父老無憂花底居。趁着春風尋一醉。不須題起亂離餘。仙裳云。無限感慨。

四

李唐人愛牡丹花。野本曾分帝子家。賺出花前多少淚。何如拔却種桑麻。仙裳云。不堪再讀。令我揮涕。

五

韓富名園近若何。種花須是綏征科。當年曾說河陽縣。較取圖中那處多。定九云。樵翁花縣。固自不愧。

六

花滿洛陽自昔聞。春風春雨正芳芬。身從錦繡叢中過。看爾文章變幾分。孝威云。又是勉勵意。先生文心眞是錦繡。

夜集吳園次太守種字林同王武徵喬東湖王汲公朱其恭馬高陵趙念昔吳彤本木華話石門山孤雲草堂之勝卽席分賦

已負逃名學道心。不堪重話舊煙林。旋開谿水曾爲圃。纔創書堂未掛琴。秋夜雨連牕易壞。樵人路近樹難深。出山豈是迷津者。拜別孤雲竟到今。定九云。先生道以徵車。至今不忘故山。他日功成拂袖。較南陽尤稱高品。

曉鶯堂東齋同盧歇菴卓子任馮玘章蔣淑瞻探梅小飲分賦

明春春信報東亭。舊本梅梢眼見青。着意催肥簷下日。無心伴冷案頭瓶。兩年孤賞憑詩紀。半夜高眠爲雪醒。誰遣花前仍作主。花開花落鬢星星。仙裳云。三載勞人。覩物興懷。獨得風人之旨。

坐松歌爲崔青峙題照

徂徠東望松千樹。石門移本冒煙霧。瘠土種松松難長。結廬看松三年住。園丁無食我出山。松下水流根骨露。前日寄書山中人。崖斷冰寒須擁護。忽見卷上數株松。恰似石門蒼苔路。松下有人意昂藏。不似東塘泉石痼。努力須爲管葛流。功成乃可獨寐寤。孝威云。筆墨俱在人世蹊徑之外。○定九云。不爲人所用。乃見高手。

吳園次太守命賦七十老翁何所求詩

七十老翁何所求。近來心跡似閒鷗。逢人說鬼聽還熱。無事千官拜亦休。稚子鈔完詩漫興。鄰家送到酒新篘。頻招近局圍爐火。問及浮名笑點頭。定九云。似放翁。而朴厚典雅。

歲暮欲移海陵吳園次朱西柯喬東湖王景州朱其恭閔義行張諧石茅與唐鄭若千集曉鶯堂東齋醉別分賦

送我情深淚欲濺。江干不忍發官船。徘徊蕭寺冬殘竹。悵望人家歲暮煙。佳句縱須懷別後。深盃且莫讓燈前。花村又近尋梅日。誰寄春風海上天。仙裳云。詩句必不落人牙後。而又不爲怪誕聱牙之作。所以難也。

留贈馬右伊

羈棲心事不堪論。只汝頻來似弟昆。碌碌閒官從懶惰。深深古寺易黃昏。恰分米處天飄雪。正有花時酒到門。十口從征多忝竊。飛騰無計此身存。孝威云。右伊年富好學。能尊禮先生。可謂知所依歸矣。此詩亦深感其惠。先生之遇可慨也。

陳丹文四雨園臘梅花下同包佚羹黃仙裳沈雙桓小飲分韻

處士茅廬積雪深。臘梅枝底許相尋。蜜香漸吐春回院。冰柱全融雀噪林。蓮殼收乾磨古硯。鶴雛養大配孤琴。看花訪道人齊到。醉裏高賡梁父吟。仙裳云。快筆淋漓。能言所欲言。

送卓火傳歸隱計籌山

戀我江干友。還山已過秋。藥苗誰代採。丹竈爾重修。報國纔塡海。求仙未有樓。征人衣上淚。

揮向五湖舟。定九云。沉雄之筆。

二

計子成丹處。君來接舊蹤。廬從亂後結。興自老年濃。倚杖千岩雪。迷人滿路松。相思今後切。書寄向何峯。定九云。俊逸之筆。

海陵僧舍包俟羹移樽同黃仙裳交三茅與唐守歲分賦

吟詩曾記馬軍催。丙寅除夜李厚餘曾以馬軍催詩。又是除年恰又來。破寺還加三尺雪。荒城不見一枝梅。貧交煖我如爐火。鄉思尋人到酒盃。且耐敝裘今夜冷。黃河臘凍眼前開。仙裳云。先生否極泰來之期。無意中吐露。

除夜感懷

五雲北望是堯天。重叠恩波到野田。官冷偏留湖凍處。家貧還累母殘年。人情薄厚今宵見。仕路逢迎幾處全。欲寄鄉書無可寄。三年愁緒驗詩篇。定九云。千愁百怨而出。却甚酣適。

二

來投蕭寺暫忘機。四十一年悟昨非。古佛也甘無夜火。癡僮莫怨少新衣。城鄰海氣雞催曉。雪壓林梢鴉忍饑。一夜僧樓吟未穩。紙窻亮處見春暉。孝威云。水窮山盡。另闢奇境。眞非人意可及。○仙裳云。予同先生坐至深更。各爲一詩而散。先生竟未就枕。又作此二首。精神如龍馬。自可卜其豐亨豫大也。

祁門門人馬　觀賓五較

湖海集 卷六 詩

己巳存稿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吳門鄧漢儀孝威
海陵黃　雲仙裳同閱
廣陵宗元鼎定九

寓僧樓新正次夜大雪同茅與唐小飲

僻居城角寺。令節少人尋。茗椀無時斷。詩篇徹夜吟。貪眠僧最早。儘下雪多深。誰念從征者。天寒慨古今。孝威云。奉使星軺。而以僧樓夜雪了新正興致。妙在極寫淒清。毫無怨處。

二

僧樓塵網合。拂掃我來居。佛古燈輝面。窗殘雪壓書。猶能春興滿。不怕宦情疏。漸次耕桑候。啣盃憶斂廬。定九云。又勝惆悵遠行客矣。

新正十一日黃儀逋戴岳子過訪同茅與唐小飲分韻

城陰雪氣與窗連。悶過春風旅恨牽。公座不離安佛處。歡場又近試燈天。三年倦客還開海。十日荒廚乍有煙。好友來尋贏一醉。人生那賴七言傳。孝威云。冷落中對冷落友。詩不覺其酸楚矣。○定九云。伐毛洗髓。無此翻新。

元夕船泊漁村作

天苦行役人。元宵亦不恕。酒熱別賓朋。北灣買船去。船低難直頭。猶不及破署。迎風打冰行。裝薄盜無慮。日落湖氣昏。月出湖光曙。沿湖業漁家。點火羣相覷。去年火如銀。牀上鰍盤踞。今年火如丹。應有曬網處。停舟問漁翁。此卜果可據。吾來計三年。冒雨施鑿疏。西決東不流。何以救黎庶。漁翁笑致辭。廟堂正借箸。功豈議論成。君言勿絮絮。孝威云。君子于役。具見經綸。不是尋常元夜。○仙裳云。不爲自已凄涼。而爲開河着緊。何等心腸。

憶昔

憶昔春宵傍父兄。故園風景乍承平。城門吏放深更鑰。樓下人聽上界笙。珠履貪遊從雪滾。花燈不熄任天明。誰知此夜來爲客。漁火江郵照獨行。定九云。元宵時節。勞於王事。惟對江郵漁火。凄涼極矣。而憶昔繁華。閉目如見燈花。傾耳如聞鼓吹。何等受用。人見此詩。爲不堪其憂。吾見此詩。爲不改其樂。○仙裳云。許多幽怨。却只從感慨中寫來。所以和平。

十六夜回寓與茅與唐飲佛閣

一葉衝風浪幾重。歸來野寺寄孤踪。餓寒滿眼燈收市。簫鼓無聲月上松。老友堅陪情頗慰。春筵苦辦興難濃。佛前見慣琉璃火。借取今宵照酒鍾。孝威云。老友春筵。窮得有趣。○定九云。紀時能手。

壽俞錦泉中翰

三年白髮漸垂垂。海上求仙未有期。不怕紅塵驚羽扇。也來綠野看圍棋。詩篇西洛名全盛。絲竹東山出太遲。只戀梅花花事好。年年花裏洗金巵。定九云。寫出中翰風流。○仙裳云。纔着神仙。便復颺去。壽詩於此僅見。

黃上木同仙裳交三瀛客戴文簡移樽招同包佚龔茅與唐雨中望春分賦

僧樓高處俯關河。滿眼韶光一放歌。新綠依稀江上重。輕黃漸次柳邊多。迴環輦路張花幕。遠近漁郎試釣簑。正是淮南春好處。攜樽况復雨中過。定九云。新綠輕黃。雨中春色。畫不出。

寓天寧寺杏園聞百舌

客裏閒眠感歲華。無端百舌近窗紗。最愁綠樹臨明雨。苦叫紅樓未醒花。萬囀難言春結恨。五更不放夢還家。子規亦是消魂鳥。那得撩人淚似麻。孝威云。比芳草南來怨鷓鴣。尤多惋切。○定九云。妙在消魂。句渾而亮。

題馬桐岡郡丞桐陰教子圖執經者卽右伊賓五

淸露徐流處。桐陰漸覆窗。天晴留曉月。花放滿春江。教子經惟一。棲梧鳳本雙。懇勤纔問字。毛羽已難降。孝威云。閒題險韻。而穩稱如此。

落梅

寒梅開遍雪中英。半月尋詩無限情。小院飄時香未歇。春枝稀處子纔生。斜風細雨登樓望。萬樹千林拂袖行。最愛一番花信早。飛花襯出好江城。定九云。景有盡而情無盡。

贈百舌

百舌五更頭。園林叫不休。學成多少語。似有萬千愁。春枕人猶困。花梢霧漸收。客中聽爾慣。莫傍曉粧樓。孝威云。讀之如牀頭春曉。聒入耳中。結更消魂。○仙裳云。婉轉風流。不同顧況苦語。

杏園春雨同陳健夫阮月樵卓子任茅與唐分賦

芳園坐對雨濛濛。二月韶光入畫中。社酒春耕時節好。水邨煙市暖寒同。簾邊舊燕雙愁溼。牆上新枝亂吐紅。處處看花歸騎早。青山輸與綠簑翁。孝威云。自然姸麗。○仙裳云。如此學杜。便不入谿逕。

纔見

纔見垂楊綠漸高。少年結伴試春袍。花驄踏草蹄無定。紅袖當壚眼易挑。風裏煙筒噴腦麝。雨中纓帽溼櫻桃。六朝佳麗消沉盡。扶杖堤頭看爾曹。孝威云。無限感慨。最奇最新之作。

題楊爾玜岷山堂

向平願足早能閒。買得林泉似舊山。一徑直從苔上過。雙門深在竹中關。何人讀史舒長嘯。每日修仙駐好顏。聞說桃源無洞口。親曾兩度看花還。定九云。平處見奇。正使驚人一陡。

過平山僧院看梅

曉禽傍窗鳴。開窗愛春霽。梅花落地多。無錢酒難貰。拉友上平山。山僧門午閉。兩樹堂前梅。紅英間綠蒂。淸香就飯吞。移牀坐花砌。重吟隔年詩。流光屈指計。今年我又來。得福良不細。珍重年年身。看梅無人替。孝威云。起處如西山爽氣。○定九云。眞固不朽。

竹里園王孚嘉兄弟招飲同黃仙裳宗定九諸同人分賦

煙雨亭臺在北皋。梅開梅落設香醪。橋邊柳長垂連地。籬外溪添沒滿篙。爲政何妨攜野老。工

詩難免典宮袍。招尋一醉穿花去。輿馬蕭條興亦高。仙裳云。一洗王、孟而胳合天然。

擬三月上巳駕駐金山祓禊于大江應制限州字

京口雄關控九州。金山頂上閱江流。擎開羽扇千官拜。圍滿龍舟萬姓留。柳岸有風吹豹尾。花宮消霧見螭頭。筵前一曲昇平樂。不待南薰盡解愁。孝威云。合岑、王而出。唐後無此應制。○定九云。詩亦唐音。直以格勝。

三月三日迎駕至江口蒙召登舟賜御宴一盒恭謝用前韻

蒲伏迎鑾江水頭。侍臣招手上龍舟。墄憐憔悴巡湖海。又得從容拜冕旒。徹出瓊筵鶯滿岸。捧來金椀晃雙眸。三年粗糲中腸慣。飽飫珍饈翻淚流。孝威云。勞臣謝恩。寫出眞誠處。更得對君大體。○仙裳云。有典有則。

再賜果餅四盤志感用前韻

雨露行春到處謳。沾恩誰似使臣稠。尙方餅餌非常品。中使金貂送小舟。舞蹈瞻天襟惹汗。甘香到齒面含愁。提攜亦有靑絲絡。不得東歸奉白頭。孝威云。結處不能再讀。洵是風雅之遺。

駕轉揚州休沐竟日恭紀用前韻

花牽錦纜柳隨舟。兩岸歡呼父老稠。王母池邊逢上巳。天孫機上織揚州。整齊仙仗容重看。飛

走龍車戀舊遊。聞道行宮修禊事。却因湯沐片時留。孝威云。畫出從來未有奇觀。○仙裳云。細而亮。

迓駕至淮上恭賦

淮煙淮水萬民迎。飛放蘭橈夜不驚。天馬逍遙官路大。黃河恬靜御橋平。公然袞冕看花立。竟許漁樵近仗行。最是光輝入隊裏。龍顏喜顧喚臣名。孝威云。從古星軺。未有饑餓如公者。昨迎駕江頭。蒙撤宴賜食。慰勞再四。萬姓觀瞻。驚喜傳播。淮揚人士方知孔公爲眷顧賢臣。榮寵可謂至矣。而公澹泊斂退。絕無矜張之容。眞難及也。○定九云。愈覺高妙。爲在不矜。

送卓子任之武林

西湖是爾昔年遊。趁着晴光又放舟。輦路纔容芳草長。御河直出大江流。聽歌暖日遮新扇。買酒春風指舊樓。縱是六橋花信早。穠桃也爲故人留。孝威云。韻極。○定九云。有味外味。

李東山招飲借樹樓看新綠同茅與唐顧天石分賦

客中攜酒故人心。同上重樓望遠林。好鳥已從芳樹囀。新詩莫對落花吟。萬家濃淡初經雨。一院高低漸有陰。春去縱留綠葉在。飄零紅紫倩誰尋。仙裳云。點染不出之妙。○定九云。又別。

神傘行

迎城隍。主壇祀。看神繖。民如蟻。俱道陰官比陽官。輿儓皂隷活充鬼。路衢香花千百羣。各羣簫鼓響不分。中爲厲鬼雜冤鬼。桁楊鋃鐺亦紛紜。一時氣陰天地暗。鬼來何早神何晏。傳說南廟拜司徒。轉來又赴東嶽宴。須臾宴罷判吏催。城門洞裏開掌扇。扇後神繖絡繹來。數記不清立者倦。大小方圓禮層層。五色間色眸子眩。或樹雀尾或翠毛。十斛明珠結作串。蜀錦吳綃鑑子綾。瑣袱白氍碧雞段。亦有毯毿猩血鮮。宮纈繡滿雲雷電。繖繖頂上金浮屠。尙愧浮屠金太賤。試問社翁並社婆。家私値得幾縷線。吾見皇家設朝儀。擎蓋十二付所司。又見節制大連帥。皂蓋一雙夾道馳。陰官不比陽官顯。今日所見出何典。良民敬神不媚神。正神耀德不觀繖。

孝威云。妖民迎神賽會。暴殄金帛。揚州爲甚。先生目擊心傷。作此以刺。非談神說鬼爲欺世之辭也。〇仙裳云。首曰主壇祀。曰良民正神。蓋爲有位者諷。〇定九云。有關風化之言。

淸明方樸士招同茅與唐閔賓連吳叠峯陳鶴山鄭若千紅橋泛舟分賦

不是樸翁費酒錢。風光那到寺西邊。乍開晴日迎歌扇。滿放春流載畫船。芳草添來無限憶。桃花受過幾番憐。斜陽轉棹詩情動。留戀紅橋似少年。孝威云。劉亮清新。不信天地間乃有此響。〇仙裳云。眞與春光爭色。

送吳園次歸遊黃山分韻

春堤不爲柳徘徊。老去思鄉帆夜開。故國村原迎眼近。當年朋舊入心來。松林選地謀新築。蔾

杖尋鄰步古苔。家裏名山容易看。詩篇莫待滿囊囘。孝威云。開闢不少。

下河局散將北歸黃上木移樽寓樓招同仙裳交三載文簡話別分韻

明日紛紛送使船。下河還剩水兼天。頻逢饑饉春耕後。空話經綸暮雨前。惜別故將詩下酒。壯行只賴樹飄錢。年年歸計荒唐甚。翻笑臨岐意黯然。孝威云。駐節三年。空多議論。先生自嘲。先生自解。○仙裳云。此詩作于兩河歸併。羣公散局之時。而依依民瘼如此。先生何等心也。

夜飲俞錦泉中翰宅用前韻留別

三更欲放使臣船。且話離情海上天。酒潑征袍驚夢裏。淚沾歌板戀尊前。歸期正伴囘頭雁。往事眞同過眼煙。再到華筵應有日。而今已對鬢皤然。定九云。眞潔雅秀。箏器能語。

歌筵有贈疊前韻

春江久繫木蘭船。紅袖留人近曙天。顧曲周郎圍扇底。消魂杜牧坐燈前。難乾老眼滄江淚。錯怨重簾檀麝煙。此去淮南無限水。花飄柳舞憶嫣然。孝威云。酒筵歌席。不忘軍國大事。眞名臣也。○仙裳云。熱鬧場中自安冷靜。有道人豈爲物移。

聽女部歌徐浴咸朱天錦俞陳芳送春新詞

花前同我浣征塵。都是青蓮好後身。紅豆拍中催醉早。金釵眼底愛才眞。一春閒恨因芳草。滿紙新聲付美人。只恐曲終燈又灺。臨行惆悵損精神。孝威云。言外有意。三復不厭。

秦郵端梅菴至舟

柳絮濛濛撲去舟。江城如畫古秦郵。解鞍官馬花叢歇。避雨征夫酒店投。歸計登程猶未信。故人見面轉添愁。隔堤絕愛湖煙好。那得從容上驛樓。定九云。先生吟詩。不惟題面題外無遺意。雖一字。斷不容易放過。如秦郵則曰官馬征夫。登程驛樓。俱從郵字生出。自應獨步天下。

清江浦有感

一線河堤萬戶煙。紓籌不吝使金錢。纔消冰柱寒歸海。又漲桃花暖拍天。水路官栽防岸柳。酒樓人看過關船。祇今名勝堪題處。猶有村翁憶往年。孝威云。先生爲治河之使。每見洪波巨瀾。生愁生怨。情見于詩。忠君愛民之念切矣。

清江婦

清江婦。委蔓草。鄰人誰咨嗟。但罵死不早。婦門對寺門。婦夫與僧好。夫僧來往頻。僧婦若叔嫂。南浦鴛鴦雛。西海迦陵鳥。暮宿朝不離。稍稍人皆曉。其夫乃出之。母家暗懊惱。一日婦

不食。二日起何早。三日膏沐完。房櫳出悄悄。母家索向夫。夫家向寺禱。宛轉寺門深。禪榻臥嬌嫋。母夫兩無言。縛之投浩渺。漂漂好桃花。漁郎得最巧。豈知夫恨深。奪歸抉其腦。蔓草不掩屍。血漬無人掃。行路問不休。忙殺鄰家媼。仙裳云。瑣瑣之事。以古峭之筆出之。忽然髮指。忽然解頤。又是一種樂府。

過黃河送同事先歸者

故鄉雲樹隔黃河。渡過黃河路不多。何事先來歸却後。送人人去我如何。孝威云。思路纏綿。

二

送人人去我如何。放轉船頭又渡河。九曲風濤天下險。年來直作等閒過。仙裳云。乘槎三年。往來江煙海霧。黃河一渡。尋常事耳。○定九云。似別有所感。

邵伯鎮訪蔣淑瞻留嘗櫻筍

不寄新詩隔歲年。尋君宅第大湖邊。朱櫻未見啣山鳥。翠筍纔驚迸野田。廚裏洗盤謀下酒。柳邊繫纜待嘗鮮。匆匆一飽鄉心亂。又過江南四月天。定九云。章法整練。字句秀潔。○仙裳云。一經先生之筆。景物便覺生色。

舟載車

水上舟。土上車。載人載物功各居。一旦橫流大道斷。御者乃乞舟載車。舟載車。笑破唇。俱道汝舵勝我輪。世間行路亦難事。誰能保得不須人。汝若失水我得土。顛之倒之我載汝。孝威云。直寫題面。意有所指。眞古樂府。拜服拜服。○定九云。熟閲世情之語。警人不少。

船家樂

昨夜盼州又盼縣。絳板磨胸足力倦。今夜無客船早停。官艙月照寬如殿。船工上坐船母陪。團團子女皆仰面。遲早行樂各有時。官艙之官爾莫羨。仙裳云。摹寫入神。

碌碌

朝碌碌。暮碌碌。樓上安牀不得宿。星出還辦買船錢。安得此樓一夜生四足。孝威云。奇想驚人。

立夏前一日繆湘沚攜具招同黃仙裳留春分賦

明日東風何處邨。留君信宿掩柴門。飄零江上花枝少。繾綣燈前淚眼昏。南浦買來舟載恨。長亭栽就柳消魂。今年歸計兼春事。費盡情人無限尊。孝威云。去留數矣。一逢節序。能不黯然。

丁楚賓移樽寺樓同黃仙裳待雨分韻

當頭赤日海生塵。古寺乘涼暫脫巾。每愛淸泉澆菜圃。遙看濃樹坐漁人。客船待漲書難到。麥隴搖風秀不勻。今夕詩成催快雨。江雲漸起白鱗鱗。仙裳云。苦旱題。亦說得鮮潤欲滴。

同黃仙裳過李盧西幕府看薔薇夜聽家樂

戟門深處景如何。拉友乘閒信步過。正是沾衣春雨貴。依然覆架早花多。帳中銀燭寬衾帶。壁上雕弓蓋網羅。日日太平無一事。將軍只合老笙歌。仙裳云。淸眞高潔。結復正大。有餘韻。

再赴俞錦泉歌筵同王大樹杜海曙楊古存成陟三孫非聞酒間疊前韻

去船不道是歸船。分手華筵只數天。薄福消完桃扇底。豔詞聽夠藥欄前。耆英舊社門盈履。櫻筍新廚院滿煙。今夜杯深情更重。逢君那復意蕭然。仙裳云。古人作詩。一首有一首章法。數首有數首章法。先生叠韻諸作。相去日遠。章法倘連。可為世法。

陳丹文四雨山房聽鶯同黃仙裳胡繼韶倪永淸黃儀逋分韻兼留別

細雨濛濛過板橋。幽人住處綠楊高。流鶯全學家山語。醇酒能寬使客勞。歸棹尙留殘襆被。別筵莫話舊風濤。沾襟讀罷江郎賦。不覺燈前長二毛。定九云。體裁鍳練。意態搖曳。

留贈丁楚賓

吾道久蓁蕪。南來但浩歎。六經章句訛。況復悟一貫。紛紛耳食多。不疑亦不難。三年抱孤懷。酒食追絳灌。無意得逢君。英英纔智算。執禮既已恭。靜對神不渙。何以答來誠。誕登固有岸。殘編文字繁。一本之殊散。萬卉爭發時。與君樓上看。樓高風雨侵。往來無暮旦。以此致寒疾。臥榻月及半。我東廣陵裝。鬱鬱別君閈。安得遂同遊。濤聲可發汗。仙裳云。先生躬行聖道。欲得其人而教育之。江淮風氣。衡文論詩者雖多。執贄求道者實寡。楚賓爲吾友漢公之子。能過隨先生。懇懇不倦。宜先生與其進而樂育之也。

僧樓月夜黃仙裳攜尊餞別同上木交三戴文簡分韻

過雨僧樓爽。誰能步月來。城荒饒草樹。路僻只莓苔。老友無窮意。離筵有限杯。北歸情最切。今夜轉徘徊。仙裳云。章法精嚴。

送黃交三之含山

書生潦倒去依劉。落日湖邊戀我舟。宦海三年成底事。無言相贈只搔頭。仙裳云。有說不出之妙。

二

南城荒寺雨初收。月夜何人更上樓。我正歸時君又去。離愁愁上添重愁。定九云。客中送人。其情最苦。故詩意最刻。

留別海陵諸友得因見古人情五字爲詩五章章十二句

海邊曠無樹。白雲何鱗鱗。三年舍其下。手足艱且辛。鹽煙雜漁火。眺望每沾巾。故人投尺素。反覆傷予貧。予貧良非病。碌碌愧王臣。有懷奚以答。披衣不及晨。

二

荒蕪海陵城。息予征夫倦。白鷺繞郭飛。破屋巢海燕。秔稻穫無時。予也稀餐膳。往往攜壺漿。紅予風塵面。一醉復一醒。優游事筆硯。檢點詩編人。皆予所素善。

三

篤哉予老友。爲予意良苦。扶杖歷巷衢。信宿忘賓主。予時甑生塵。賃舂且無廡。中夜對咨嗟。涕洟淚兼雨。道旁舍不成。王家事靡盬。佩服老友言。其風在上古。

四

矯矯雲中鶴。留滯海之濱。豈無好羽翼。空腸力不振。治世多恩澤。傷哉使客貧。途窮仗鮑叔。囊金受逡巡。買船船頭穩。買酒酒味醇。穩船行萬里。醇酒醉千春。

五

晨興戒行李。遲遲見明星。跪別送行者。白髮一刻生。人生畏離別。甚于饑與兵。解纜復繫纜。風正船不行。船上酒盈醆。船底水漫城。下河無乾時。可方離別情。仙裳云。別詩五章。足盡三載交好。先生以離別之情。方之下河之水。同人去後之思。直比天長也。〇定九云。五首各一義。眞篤之情。溢于言表。非襲漢魏皮毛者。

初夏再寓天寧寺杏園

杏園雨過又停車。老樹低枝卷曲斜。風定更無花逐陣。泥多纔見燕成家。往來朋少門空設。坐起身輕吏不譁。布襪青鞵隨意好。却嫌僧院苦留茶。定九云。雜入杜集。何以別之。

天寧寺後同蔣前民王武徵喬東湖朱其恭卓子任吳元音看竹林

萬竿綠竹淨無塵。穿入先除折角巾。同坐深林消永日。數來恰是七閒人。

寓館即事

倦羽歸無力。行踪寄梵林。衆禽爭曉語。雜樹補濃陰。茶盡空煎水。牀寬易放琴。門前來杖履。大半爲詩尋。

二

謝事官成隱。科頭曉到昏。老僧來看客。故吏懶司門。花影從貓睡。藥丸被鳥吞。閒中尋冗句。稿紙不妨存。定九云。二律似蘇、黃小品。煞有趣味。

苦蚊

卜鄰貪竹樹。涼夜奈蚊何。結陣當簷鬨。吹笙傍枕歌。何曾煙有藥。難倚帳爲羅。揮扇無停手。羈愁爲爾多。仙裳云。大手老筆。無題不宜。

張僧持過訪

拂袖辭東海。脫然事不疑。林荒和鳥住。煙冷有僧知。名士難輕老。蒼天尚愛詩。同將千古意。證取一茶時。定九云。此作精悍如名將。

答卓子任贈別之作

拂拂楊柳花。汎汎池塘藻。淸風吹無時。聚散胡可保。惟人爲物靈。言之傷懷抱。與君識面時。不恃紵與縞。與君分袂時。珍重莫草草。東來馬則黃。西來蓋則皂。握手各有言。不及君言好。

言好臭若蘭。記憶至首皓。祇向同心人。咸令來傾倒。不然大江濱。賢者跡如掃。賢者跡不掃。君名成應早。詩道最精深。再來看君老。定九云。子任爲時髦之冠。交情認眞。不但詩能獨步一時。故與先生尤稱莫逆。〇仙裳云。先生汲引後進。或贊或規。俱有深心。

喜晤梁藥亭庶常兼寄茅與唐

十年今一拜。何語盡生平。沽酒閒錢少。停車落日橫。陰晴催客路。節序換江城。最是輕裝便。逢君罷早征。仙裳云。是賢達相遇。非結客少年揚可比。

二

煙月揚州市。年年掉臂行。相逢冠蓋裏。都抱水雲情。南國香堪采。東山隴廢耕。兩人謀出處。前路問茅生。定九云。兩先生古道絕學。品望相若。觀詩中意味。非但文章聲氣之故也。

將北歸邗上諸子于端陽前二日集林蕙堂餞別同梁藥亭庶常張南村處士席上賦答

相將有限即東西。江水山雲路不齊。青到燕臺皆驛柳。白完潘鬢自河隄。人家節近花當眼。客舍杯殘鶯亂啼。多少新知兼舊友。離情難盡一詩題。仙裳云。聞是日集吳園次太守家。以二十主送三客。詩最難答。此作能籠罩一切。

午日卓子任贈龍尾硯蒲槌瓶

佳辰貽寶玩。名義亦堪思。龍尾爭標處。蒲槌伴艾時。磨丹符有驗。祛病酒相宜。歸去逢兒女。衰顏煥黑髭。定九云。題纖而詩老。

宗子發査二瞻朱雲卿張山來諧石朱其恭吳雲逸招同范汝受遊法海寺探荷

載脂京洛車。欲行情怏悒。緣多素心人。踏歌道傍立。爲之留斯須。泛舟出城邑。其時暑未徂。背汗中單濕。我輩嵇阮儔。豈必事拱揖。解衣弄清溪。涼風來習習。當風蓮試花。一朵香堪挹。愛蓮有同心。開缸對之吸。旣醉還復斟。任彼西日入。不然歷市塵。孰將予手執。仙裳云。眞色眞香。不着脂澤。陶、謝遺響也。○定九云。一章二十句。銘成一片。且瑣屑爾汝。紙上有聲。

酬卓子任見惠桃絲杖

贈我桃絲愜素懷。倩人寄到舊茅齋。未知老去身還健。定是歸來馬不諳。落照疎林扶瘦影。蒼苔仄徑引芒鞋。別君早擬思君處。不立山巔立水涯。定九云。得杜之神理。更有姿態。

送馬潛虬孝廉右伊國簿賚勅命還里

種樹必種桂。桂發香滿簷。養雞必養鶴。鶴大巢松尖。雙雙白眉者。捧敕還閭閻。閭門簷已高。駟馬來如許。墓門松已長。麗牲羅鼎俎。黃麻色勝金。犀軸結爲侶。懿德琅琅宣。帝命深嘉予。國人邑大夫。跪獻縞與紵。不及扶藜翁。嘆息聽天語。定九云。莊重題最嫌腐套。而亦以性情出之。頓使盛事如畫。

楊爾玠招同人公讌平山堂讀歐蘇壁間詞有感即席分賦二律

太守風流歇。遺堂屬我曹。同來消暑氣。三過改頭毛。楊柳歌難續。龍蛇壁尚高。故人尊酒在。太息一揮毫。定九云。唐人精神。不落腐套。

二

當年驚是夢。絕調至今聞。舊路誰栽柳。空堂自貯雲。雨晴山有色。江近鷺成羣。對景皆陳迹。行行戀夕曛。仙裳云。平山堂大集。到者三十人。所爲詩。各感所感。而先生之感。直續歐、蘇。並傳不朽矣。

移寓貯清館 館在鹺使署東乃商會之所。予題今名。

踉蹌出海煙。屢遷席不煖。謝寺古杏園。竹林頗蕭散。曉禽近窗鳴。未起呼予盥。愛之意踟躕。豈忍棲他館。蚊熱苦逼人。房低帳復短。予也足自娛。臧獲則憤懣。卜舍舊城隅。高堂堦直坦。

別齋方丈尋。齋前竹纂纂。北風吹無時。百鳥啼不斷。遠勝住僧寮。可以尉同伴。賓客頻頻來。堂齋坐立滿。陪笑亦陪言。不得遂予嬾。定九云。移寓一首。先生立心處事。無不周到。信乎詩可以羣也。

葉星期過訪示已畦諸集

江上詩名知最先。逢君垂老貌頎然。匆忙罷吏蓬雙鬢。潦倒逢人袖一編。未解深心扶古雅。若為刻論嚇時賢。少陵已化昌黎朽。誰與探奇撥霧煙。仙裳云。句句已畦心事。誰能道破。○定九云。深入淺出。有信手之妙。

賦答范汝受

東南有佳人。姱好復頻浴。老大臥空閨。媒來遭其辱。早作夜何思。孤懷如明燭。門外登徒繁。悠悠莫投玉。投玉不成婚。獨吟不成曲。定九云。微雲淡河漢。可況其神。

二

喜逢范髯公。乃在江之渚。芙蕖初著花。採花握手語。昔也范與張。交情託鷄黍。逢君漫別君。所願亦已阻。紛紜世情中。誰識心相許。仙裳云。斂聰明技勇。盡歸平淡。如含元吐化。何以形容。

偕諸友遊王山公竹里園卽席分賦

輞川亭子綠溪隈。長夏風涼去復來。着雨新荷當午放。遮天修竹抱堂栽。蕪城賦後輒生蘚。隋苑兵餘井貯灰。獨有裴王賓主在。登臨又見古池臺。仙裳云。聲調高朗。法脈條暢。

后土廟

廟門縛猪猪不醒。猪血紙灰通幽冥。鼕鼕撾鼓社翁拜。拜神拜馬拜香鼎。白頭老鴉啣猪毛。作窠養雛老樹頂。老樹吼風似作嗔。社翁又拜老鴉老樹神。仙裳云。摹寫社翁精神惝怳。無見非神。令人失笑。○定九云。說神說鬼。仍是實話。不似學盧、賀者誕怪百出也。

題張山來桐陰燕居圖

晨起無雜賓。燕服亦楚楚。桐枝清露流。泠然不知暑。古琴未解囊。新茶童已煮。此時百無營。情與造物侶。寒蟬不逐膻。饑鳳不嚇鼠。豈有賢達人。寄託同兒女。仙裳云。有此大手筆。天下無小題矣。

周向山招集洪衍堂消暑兼送周冰持張允臣還雲間即席分賦

高堂六月似煙汀。世外相將醉不醒。煑茗忽驚當枕沸。着棋正好隔簾聽。愁催老客盈頭白。山引歸舟滿路青。幾日送人兼送我。江邊好會總浮萍。定九云。每讀一首。必令人釋卷而嘆。蓋情餘于文也。

馬右伊梧竹草堂新成留飲

新添宅第宴初張。郭外青山照畫梁。向曉捲簾雛燕喜。臨風開閣古書香。將看小笋堅成竹。須引雙桐長過牆。日日賓朋淸興滿。綠陰遮到絳紗旁。仙裳云。句句有生氣。

祁門門人馬　覲賓五較

湖海集 卷七 詩

己巳存稿

闕里孔尚任季重著
黃山吳　綺園次
海陵黃　雲仙裳同閱
廣陵宗元鼎定九

泊眞州

江城秋氣早。落日路蒼涼。燈火爭寒鬧。衾裯擁暗艙。心愁鬢易覺。幼事老難忘。混跡漁人裏。喧喧泊野塘。 仙裳云。先生去國懷鄉、憂時憫俗之意。溢于言表。

秋早江行

秋煙渡口夜船爭。千里蘆花放客程。老膽不驚高浪險。長風易送滿篷輕。紆迴山勢隨江岸。重疊雲頭起帝城。此處興亡牽望眼。歌詩尙有槊堪橫。 園次云。老蒼之筆。微帶霸氣。境使然也。

江船七夕

震耳風濤氣已降。不堪蘆葉打船窗。天河好會迎牛女。何事孤身亦渡江。

其二

自昔乘槎屬使臣。重來天漢已迷津。橋邊縱有支機石。不得今宵把贈人。仙裳云。二絕巧合天然。

登燕子磯弘濟寺用贈蒲菴舊韻

舍舟直上寺堦除。樹底江流入望初。到屋依然臨水坐。垂簾不斷與雲居。千帆客急僧常定。百代年忙景自餘。滿眼滄田無問處。登臨難恃古人書。定九云。滿目江山。助君胸次。故爾佳絕。

泊石城水西門作

抱膝篷窗裏。沉吟望帝畿。江乘秋氣漲。山借女牆圍。煙雨南朝寺。丘陵晉代衣。城邊生野草。能使馬羣肥。定九云。弔古傷今。具英雄之概。

其二

莫以金湯固。南朝瞬息過。雄心滋墓樹。盛事入樵歌。金粉誰家剩。弓刀此地多。古來爭戰壘。都是錦山河。園次云。撫絃動操。衆山皆響。

其三

□□靑山色。烏衣少故家。淸談□已誤。門戶計全差。樂部春開院。將軍夜宴衙。□□千古事。依舊後庭花。定九云。此作可被管絃。○圃次云。一則史斷。

其四

鍾阜巍然在。蕭條王氣無。有宮皆瓦礫。何巷不屠沽。客泊新秋水。城啼舊夜烏。中宵饒感慨。空對莫愁湖。仙裳云。黍離之歌。無此凄婉。

寓朝天宮道院

僕夫荷橐囊。從我歷都市。扚頸籃輿中。見此冶城峙。宛轉映仙樓。經霜樹欲紫。吾性愛吹笙。一聲已入耳。道人晩開樓。肯納客行李。短榻拂長風。冷泉漱熱齒。牛首日夕佳。蒼翠照硯几。到山路幾何。興發夜難已。定九云。想見先生胸次。

過阮岩公宅

每憶高居到始知。風光雖好異當時。零星列架先人稿。疎密遮簷舊樹枝。一第未成書屋破。諸

男皆大配婚遲。逢君喜極還生戚。鷄黍艱留詎忍辭。

阮岩公移樽秦淮舟中同王子由分韻

宮飄落葉市生塵。剩卻秦淮有限春。停棹不因歌近耳。傷心每忘酒沾唇。山邊水際多秋草。樓上船中少舊人。過去風流今借問。只疑佳話未全真。園次云。傷心之景。快志之筆。

虎踞關訪龔野遺草堂

虎踞古雄關。猙獰如猛獸。天子氣已消。關門亦非舊。簇簇餘村墟。竹修林更茂。時有高蹈人。卜居灌園囿。晚看煙滿城。早看雲滿岫。往來領略深。得與精神輳。一寫復一吟。造物相師授。久之風俗移。淳樸還宇宙。我來訪衡門。其年已老壽。坐我古樹陰。飽我羹一豆。娓娓聞前言。所嗟生最後。落日下西林。秋冷橘與柚。駕彼巾柴車。欲別仍把袖。艱難吾道稀。張琴成獨奏。定九云。愈刻畫愈渾雅。可擬造物之工。○仙裳云。位置半千處。使人不敢以畫師目之。誠巨手也。

過王山史烏龍潭寓舍

歡喜逢君漸爽天。青鞵白袷致翩然。買山錢少家雖累。著易年多道自傳。一頃殘荷秋剩藕。幾

層荒寺晚多煙。遊人每日潭邊望。誰識茅亭寓大賢。定九云。山史先生命世大儒。此詩能寫其高致。

酬黃雲臣頻過

幽居僻在水西關。肯伴孤踪數往還。晚出隨人爭渡口。早來看我沐塵顏。詩中曾著何賢姓。城外堪遊幾處山。明日晴光須徧訪。相攜拚得一秋閒。仙裳云。脫灑渾成。白傅妙句。

鷄鳴寺

鷄籠高寺古規模。先造香臺後建都。此處鐘聲驚帝枕。當年齋飯出宮廚。一從殿閣秋生草。漸許梧桐夜睡烏。院院僧雛頭白盡。鍾山氣冷守浮屠。仙裳云。亡國之景。淒然在目。

登北極閣觀象臺

萬家天上一亭孤。有客來吟至日晡。廟破城荒悲往事。水連山斷覽雄圖。秋苗禾黍盈南內。舊本芙蕖滿後湖。一自標題勞御手。從新氣象壓三都。定九云。較之憑弔諸篇。別具神采。

蔡鉉升攜子招飲市隱園同阮岩公分韻

倘有君家許客過。金陵風物豈消磨。約成雅社來賢少。領出佳兒贊口多。酒具正堪移碧柳。秋

池猶未敗紅荷。不須指點江淹宅。王謝誰存舊燕窠。仙裳云。八句中。有興有感。有美有刺。

姜斌翼嘉樹園晚飲時中元節

勳舊遺園景不同。况逢新主又詩翁。空堂向晚連林翠。小草經秋繞砌紅。過節方悲身寄外。放行休待月升東。誰知醉後思何事。往往搔將鬢似蓬。定九云。每一燕遊。必有寄托。所謂詩人之旨。

登長干塔絕頂

建業龍盤舊紫宸。九層高處望繞眞。迴遭挂樹江如練。向背開樓瓦似鱗。市裏人忙看漸小。窗中日大坐相親。冷然四面天風過。不帶凡間半點塵。園次云。登峯造極。詩能稱之。

雨花臺晚眺

荒臺殘照古今留。一望平收萬里秋。久客渾忘船下水。卻來此處認江流。仙裳云。開人悟機。

尋張南村不値時在九華山修志

爲問南村宅。柴門此處開。看松秋寺近。對面晚山來。窗裏人傳語。庭前路長苔。九華無信去。惆悵罷銜盃。園次云。泉韻松風。無此幽趣。

蒼翠庵遇雲辯上人賦贈

□界寺後路曲斜。古樹深壑多龍蛇。庵名蒼翠誰氏家。竟日閉門聲不譁。有僧揖我入飲茶。衣裳片片帶雲霞。畫師造物詩師葩。同心蘭味芬齒牙。何處塵埃敢橫加。須臾香廚炊胡麻。娛我秋紅秋紫花。不及對面玉蒹葭。一語一默咨且嗟。道院無人噪羣鴉。架上綠蔓垂匏瓜。夕陽西下影漸遮。起向庭柯頻摩抓。再來看梅喫枇杷。圓次云。落想高。落韻奇。此體中僅見也。

莫愁湖樓上同王安節伏草司直分得車字

何處探幽憩使車。煙樓雨寺水南涯。客魂消在佳人字。詩興多於處士家。亂柳不將湖露岸。殘荷纔讓蓼開花。波光靜裏誰來往。羨煞當風燕子斜。定九云。旖旎温柔。温、李佳境。

清涼山高臺晚望

翠微亭址最高臺。望眼蒼茫亦壯哉。沙岸闊邊羣馬臥。石關窄處密松栽。正當落日光浮動。看盡長江勢去來。欲指六朝興廢地。萬家不放晚煙開。圓次云。眼大胸擴。得此傑構。

訪杜蒼略

市煙盡處是茅廬。問訊漁樵識面初。古井秋槐危坐者。禿鬚破袖苦吟餘。怕逢冠蓋聞時政。閒管兒孫習舊書。前輩風流存世少。况君又好閉門居。園次云。能傳人之神者。筆通造化矣。

題胡致果草堂

草堂開向好山光。疎雨微雲滿巷涼。葉葉秋紅常礙步。篇篇佳句每爭牆。留茶忽覩前朝器。在座時聞古墨香。自是名門風味別。不將佳麗附齊梁。定九云。摹寫頰毛。精神頓出。

冶城山北望

在山未覺山。宮闕連樓榭。路出萬木尖。人煙乃在□。煙白木蒼蒼。長江此中瀉。客帆如浮雲。帝城亦傳舍。每於憑眺時。曠然輕王霸。園次云。何等胸襟。天半朱霞。未足擬之。

聚霄道院遇黃錬師問周雨郇消息

重過□壇上。煙霞一路深。丹爐灰易冷。鶴背跡難尋。道伴收雲笈。仙牀抛玉琴。桂花開又落。問訊到如今。園次云。筆下無點塵。摩詰後身也。

過明太祖故宮

忽忙又散一盤棊。騎馬來看舊殿基。夕照偏逢鴉點點。秋風只少黍離離。門通大內紅牆短。橋對中街玉柱欹。最是居民無感慨。蝸廬僭用瓦琉璃。定九云。想見夕陽馬上低徊微吟時。

拜明孝陵

夕陽紅樹間青苔。點染鍾山土一堆。厚道羣瞻今主拜。酸心稍有舊臣來。石麟凝路埋榛草。玉殿存爐化紙灰。賴有白頭中使在。秋晴不放墓門開。

其二

宋寢齊陵盡野莎。英雄有恨欲如何。寶城石壞狐巢大。龍座金消蝠糞多。瞻像猶驚神猛氣。禁樵渾仗帝恩波。蕭條異代微臣淚。無故秋風灑玉河。仙裳云。亡國之遺恨。盛世之恩波。俱能寫出。可作詩史。

贈蔡霖蒼

金陵古帝都。承平厭兵革。秋原如掌平。驅卒事稼穡。赳赳英雄兒。無處逞筋力。蔡生故酒狂。把盃重太息。三十好腹腸。正宜飽肉食。安能效於陵。篝燈看妻織。買劍遭人疑。學書世鮮識。生長大江邊。奇氣塡胸臆。醉來偶一揮。天地爲改色。直看草樹蒼。橫看風雨黑。謖謖紙有聲。

鬼神在爾側。鄰家老畫師。縮舌歎唧唧。拜服學力高。豈知酒脇逼。頃刻動公卿。投金解寶飭。絕技可通神。何必讀貨殖。子嬉妻亦歡。丈夫意難測。大醉向余言。荷戈須報國。定九云。信步馳驟。不失寸軌。能事畢矣。

行石子岡

嶺雲溪水盪凡胸。停卻籃輿試短筇。古路向山皆甃石。午炊何處不燒松。連天江氣明還滅。回首城煙澹又濃。眼底欲憑龍虎勢。直須身到最高峯。定九云。高險瀏利。筆力如湍飛浪湧。

登牛首山弘覺寺

直向松林密處登。煙雲忽透殿層層。收來遠岫無邊翠。接入長江一道冰。老瓦常棲分飯鳥。殘陽只照補纇僧。我來禪院何緣住。莫便安單說上乘。仙裳云。境與神會。不費筆墨。

西隱庵留宿 弘覺寺下院

垂垂薜荔戶。開向白雲梯。秋紅倚修竹。透迤路向西。僧出揖客入。登樓松皆低。千松與萬嶺。坐間如取攜。午餐對之設。筍蕨勝黍鷄。借問止宿客。誰爲眞阮嵇。吾雖在市朝。有山肯便棲。

定九云。入世人作出世語。脫然無痕。足見學道之深。

白雲梯 牛首山磴道

白雲厚且濃。石磴斜相倚。終古有莓苔。登天愁滑屣。

其二

古木翠參天。一梯從下上。徘徊在半腰。來者已瞻仰。圜次云。二作寄意高絕。可作箴銘觀。

宿朝爽閣 在西隱菴內

山閣閒眠無定期。西南林壑又相宜。若停對景關窗處。不誤聽松就枕時。雲出牀頭常潤被。秋生樹杪忽催詩。塵緣未謝何來此。慚愧高僧夜自知。圜次云。滿心經濟。而閒吟于山水之間。非淡泊寧靜者不能也。

聚雲樓眺雨 弘覺寺客堂

□山能放幾番晴。時刻濃雲逐洞生。黑過松林鋪萬畝。白來塔院隱三層。收帆不見行江客。灑笠還愁度嶺僧。聽得潺潺多瀑布。隔溪須借一枝藤。仙裳云。奇景奇筆。悚人觀聽。

涵虛閣 牛首山東峯上

一閣憑高秋。八窗絕世境。長江何處來。盃裏搖光景。圓次云。無限涵蓄。

登天闕 牛首山巔

天闕雙開狀帝都。而今宮寢只平蕪。城中日見南山翠。身到晴峯翠也無。定九云。先生胸次灑然。詩境皆化。莫作神機參也。

過桃花澗葉舟上人靜室 牛首山西南峪

下山卽入谷。入谷更入谷。入谷多灌林。荒彼逃禪屋。經函雜秋花。徧榻紅蔌蔌。老僧著衲遲。禮客仍閉目。谷煙夕更濃。山山發晚綠。老僧戒僧徒。門外緊豕鹿。謝彼世間人。無事去當速。仙裳云：□□□，而以趣筆書之，覺靈境無盡。

幽棲山祖堂寺

懶融遺洞昔曾聞。一片蒼荒路不分。澗瀉冰霜□後水。門橫曉暮嶺南雲。三重翠殿雷晴響。六代□旛燈晝熏。多少松枝園下院。閒行閒坐任僧羣。圓次云。寫境幽遠。能移人情。

獻花巖紫薇花 在祖堂山陰

獻花巖上紫薇樹。扶疎紅蕊紛無數。空山無人落復開。遙對牛首山閣作鏡臺。曉起臨鏡見花

朶。隔煙隔霧只疑猜。今日身從花下過。花邊又容人一箇。鏡臺花好人亦好。不知牛首山閣誰對坐。定九云。用輕倩之語。爲此山傳神。又是絕調。

拱北閣回看牛首 獻花岩絕巔

荒山絕壁幾人來。牛首雙峯對面開。秋野極多新塚墓。南朝還有舊樓臺。逶迤路向雲端入。古拙松於畫上栽。昨日支頤吟坐處。回看方曉是蓬萊。定九云。倒看牛首。詩能寫出。

冶城西山道院姜斌翼攜樽同黃雲臣觀雨分韻

荒蕪何處問梁陳。城郭西邊雨氣新。倦眼難開高閣上。殘雲易度大江濱。遙遮暮紫千山失。乍洗秋黃萬樹勻。不見鄉關空悵望。天昏酒罷益傷神。定九云。唐人妙境。

飲向山堂酒社 爲周雨郇故居

仙翁買山遠結茅。遺宅廢館在城郊。碧窗隱隱綠蕉映。石壁引上薔薇梢。一池迴繞蓬瀛水。赤鯉食丹欲化蛟。菡萏芙蓉秋更發。無數卷葉覆香苞。人來沽酒坐常滿。爭看仙筆大如匏。安得呂公一隻鶴。飛來勸觴不須教。一日斗錢贈鄰老。特爲仙翁一解嘲。仙裳云。向山爲東翁老友。棄儒學仙。先生詩有微意。

六朝松

千年老枯枝。無力發清韻。過去閱興亡。時有人來問。圓次云。韻極古極。

萬竹園

鄧家園子萬竿竹。風篠雨梢拂書屋。主人謝客反鎖門。門隙時有客寓目。小竹密密大竹疎。若翁若孫繁乃族。百年青苔一寸深。不見紅輪去來速。林中痛飲多達人。人貴適意何必肉。勞生自樹俗莫醫。日日看竹滌塵腹。鳳凰臺上人自遊。萬竹園中人自宿。鳳兮本是食竹禽。相思不見淚盈掬。定九云。神似太白。

登瓦棺寺青蓮閣用太白原韻

木影橫千尺。蒼莽寺向城。龍像年代古。不記落與榮。居人供膏火。口聽幽鐘鳴。我來高閣望。簷鈴似搊箏。石壁長康畫。乃是維摩行。血經與繡幡。種種網塵生。攜手無李白。誰與述生平。達哉瞿曇老。能空世間名。安得酒一石。禪牀相對傾。江波浮落日。陶然忘故京。仙裳云。憑弔今昔。要從中來。何時爲先生後榮之期也。〇定九云。純是太白。

鳳凰臺依太白置酒原韻

鳳凰自來去。遊者弔其臺。臺荒江已遠。女牆對眼開。青蓮有佳句。浮雲蔽日來。歌終頭欲白。望望日幾回。遠臣無羽翼。帝座在三台。僕痡馬亦病。我姑酌金罍。所幸古時月。能照今人盃。川原多墟墓。酹酒滿綠苔。大聖悲鳳鳥。吾衰亦相催。圓次云。詩有俠氣。有仙氣。有忠臣孝子氣。

過余鴻客宅

寂寞江干宅。尋秋下馬看。墨圖張粉壁。綠竹護紅闌。使客詩爲贄。遺民笠是冠。絃中流水意。兩話不須繁。仙裳云。簡潔爽朗。要言不繁。

贈王安節兄弟

隔湖煙火數椽廬。兄弟連牀跡未疎。輞口秋來常和韻。杜陵亂後始移居。閉關難謝人求賦。列架剛容自著書。曾約看山攜手出。同時諸謝竟誰如。仙裳云。寫出烏衣風流。

墨泉畫竹歌

墨泉山人曰李炎。宅傍鍾山晝捲簾。日蓄墨瀋四五斗。黑雲浮浮動茅簷。乘興鄰家看竹足。胸

中眼中無限綠。歸來鋪紙橫灑墨。洗出一林森寒玉。濃枝淡葉近遠分。渭川境界不拘促。尙有新笋出紙邊。安得更將一丈續。寓齋絕小張未能。懸之仙樓第三層。紛紛客來看畫竹。頓教名園冷如冰。嗚呼畫竹只能枝葉像。臨風未必蕭瑟響。如何西涼十定金。當日艱難覓夏昶。李炎後起尤擅名。此畫必傳海外賞。但笑世人貴假不貴眞。淇澳芟伐同灌莽。多少和煙帶雨竿。願向李炎手中長。定九云。思出雲際。

贈樊會公

叉頭挑出古雲煙。混入時流乞畫錢。內府收藏君總在。標題半是啓禎年。仙裳云。泛爾投贈。寄託必遠。

哭龔半千

野遺歸命辰。己巳秋之半。予時僑金陵。停車哭其閈。疎竹風蕭蕭。書籍已零亂。子女繞牀啼。鄰父隔籬歎。君寐不復興。天地自昏旦。定九云。聞半翁歿時。孔公適在金陵。爲經理其後事。撫其孤子。收其遺書。一時故老皆感高義。泣下沾巾。

其二

遺堂多秋花。山氣翠當午。不看扶筇翁。入門淚如雨。弔客掉臂歸。雲煙紛無主。硯棄筆亦焚。

書畫徒相許。追悔赴約遲。遙遙成千古。定九云。半翁爲孔公寫石門山圖。未竟而病。易簀之時。猶以爲恨。

其三

尺素忽相投。自言罹大病。緣有索書人。數來□□橫。問我禦暴方。□□奚權柄。哀哉末俗人。見賢不知敬。鬱鬱聽其亡。誰辨邪與正。定九云。半翁之命。竟喪于豪橫索書之手。或亦業報當爾耶。

其四

相逢無以贈。團扇爲卻塵。惜也扇頭語。不及博一嚬。今日向君展。紛紛淚俱湮。張琴成獨奏。識語何其眞。如今不再鼓。聊以謝故人。定九云。孔公贈半翁扇頭詩。末有張琴成獨奏一語。惡之欲改。而半翁訃到。遂成詩讖。取扇焚于柩前。亦奇事也。

過隱仙菴

蓬壺莫問景何如。定有仙人樹裏居。黃鶴白雲家隱隱。靑天碧海夢徐徐。煙飄石洞炮靈藥。露滴松棚濕道書。欲乞長生眞祕訣。幾莖霜鬢已難除。仙裳云。先生理學正宗。發付仙人。最有妙解。

遊靑溪一帶

淸流灌菜畦。蛙鳴雨後甚。傳是古靑溪。紅樓交翠蔭。達曙笙歌繁。宵行亦不禁。校書擁珊瑚。

但許豪貴枕。門外柳婆娑。花驄此處飲。當年遊俠街。荒埒今誰賃。行行問長橋。故老聲如喑。圜次云。消魂之語。不堪重讀。

鷲峯迴光諸寺

六朝古寺基。半是王謝宅。鷲峯及迴光。境界尤孤□。老樹鬱相望。溪流深盈尺。僧衆澹無爲。洗鉢坐磐石。傳說江總持。此是舊吟席。又云顏魯公。祠碑有遺跡。千年事荒唐。誰主誰爲客。宇內皆寓形。吾生況行役。仙裳云。胸懷曠落。方能作蘭亭序。

秋分蔡鉉升姜斌翼招同杜蒼略饒正菴胡致果余鴻客王安節陳挹蒼梁質人黃雲臣蔣波澄僧南枝集冶城道院試太乙泉分韻得泉字

仙院深深傍冷泉。洞門隔斷萬家煙。蟬鳴葉落逢秋日。劍化城空自漢年。正好吟詩傳茗椀。無端弔古拂苔磚。道人丹藥尋常事。只有興亡觸後賢。圜次云。孔門言語。自歸正雅。

分咏慈孝竹

不結飼鳳實。不引化龍梗。團團共一叢。令人心愧省。老幹中挺然。弱篠羣引領。一似母哺兒。

膝前分餌餅。又如孫侍翁。繞杖護其冷。相依不相違。太和無盡境。孤竹劇可傷。渭川徒千頃。

仙裳云。孝友之音。可追雅頌。

太乙泉邊留贈金陵諸友

送我北歸酒半醺。依依只戀鷺鷗羣。曾摩古寺前朝樹。得臥秋山昨夜雲。好月江邊應獨酌。新詩馬上豈堪聞。同探太乙泉中水。較取深情不似君。

定九云。金陵諸子。仰孔公不啻龍門。讀此作。自堪俎豆。

和答程穆倩

輕車停午出。山氣滿城秋。廢苑常迷草。空江但狎鷗。何人追雅頌。無路訪岣嶁。天許靈光在。相尋頓解憂。

其二

衡門蘿薜滿。心事有同悲。爲黍翻多事。偕耕未卜期。橫陳精筆硯。危坐古鬚眉。不意黃農後。先民得我師。

園次云。穆倩老矣。肯爲東塘一試其技。遂得此佳詩。藉以傳久。信有命也。

萬松菴桂花

蒼蒼多夕景。僧指萬松菴。古路踏秋葉。轉折已再三。開門桂香發。乍聞神俱酣。石子鋪淨地。落英黃毵毵。眷懷難遽割。欲借宿其龕。我固世法子。詎能絕癡貪。定九云。不待讀竟。鄙吝全消。

贈雲辯上人

淹留江上展歸期。除卻孤雲更對誰。愛讀儒書仍秀士。未違親膝正佳兒。山中避雨曾爲黍。世外通交只用詩。我訪君尋朝復暮。秋花開過桂黃時。定九云。無句不新。無字不韻。

慈雲樓望後湖

鐘鼓南朝寺一叢。慈雲樓上後窗空。幾番霸業爭湖水。百感歌聲在釣篷。遠雨每將山遽失。秋煙恰與柳相逢。此時憑弔賓朋滿。獨有庾山賦不同。仙裳云。是一首哀江南賦。

鄭谷口隸書歌

魯中漢碑存十一。任城有三闕里七。鄭固墓銘峙東平。苔蝕榛荒亦未失。漢碑結癖谷口翁。渡江搜訪辨眞實。碑亭涼雨取枕眠。抉神剔髓歎唧唧。惝怳拱揖漢代賢。夢中傳授點畫畢。蟬翼響搨攜滿囊。曉風吹鬢策驢疾。歸來檢付高手工。蜜香側理裝成帙。碑額碑穿碑陰完。集古錄

中無缺逸。文檀爲函玉爲籤。琳琅金薤照晴日。谷口危坐四壁觀。何殊蠹簡蝌蚪漆。以指畫腹晝夜思。久久古人精神出。縱橫能爲徑丈書。小者針藍皆綿密。橫飛直牽力千鈞。盛年已入中郎室。如今垂老不輕揮。瘦臂撐拄肩崒嵂。燈下爲我摹數番。古勁如鏤金石質。漢後隸書誰登峯。學問無如谷口筆。珍重藏之勝藏碑。贊服作歌美非溢。圓次云。古氣淋漓。溢于紙上。○仙裳云。谷口隸書。爲海內一手。得東翁推奬。益有定價。○定九云。此作直闖杜老堂奧。

中秋步月

八月霜清景物鮮。舉頭同玩月華園。舊京不廢笙歌隊。老客能隨幼稚肩。拂石欹當松影下。遮衫趨過酒樓前。行行觸動閒惆悵。誤卻思鄉半夜眠。定九云。杜句之眞率者。卻似中晚。

吉祥寺枯梅

寺後崎嶇看花路。橫長蘿蔓牽人步。拜梅菴前院不關。突爾驚出狐與兎。朱闌碧砌已雕殘。中有欹斜一枯樹。此樹卽是古梅花。我來看之何遲暮。聞說全盛値開時。三里茶寮雜酒庫。金魚玉珮買座頭。雪前忙煞才人賦。其花亦是尋常好。祇以□老爲世寶。今日花死榦猶存。黃昏風

雨傷懷抱。紛紛當年看花人。直是爲花非爲老。定九云。看破世情。每詩一首。抵一部子書。

香雪樓望鍾山 樓在吉祥寺

片時來借一牀棲。十里鍾山似取攜。蕭寺雲霞添碧瓦。孝陵風雨壞紅泥。秋前老葦花將徧。亂後新松頂未齊。只有茲樓堪坐眺。塵沙不到鳳城西。園次云。百千情緒。自尋消遣法。是學得力處。

古林菴

古林戒律壇。十里藏深樹。簀樸五百僧。鐘鼓眠食聚。力作無勞逸。誦唄如風雨。種種佛威儀。持行朝至暮。我來過殿堂。瑣細及廚庫。養老與恤孤。人情無不具。嗟彼異教人。亦有經綸布。智者與教行。愚者安田賦。藹如王道中。何有偏好惡。定九云。先生學術醇正。每每論王道云。凡有血氣。皆在教養之中。讀此詩足見先生之大也。

拜鄭一拂先生祠

無限憂懷付逝波。閒門長日掩松蘿。鄉親設奠風猶古。諫草傳碑字未磨。三戶人煙春慘淡。九重臺殿勢嵯峨。呑聲滴罷祠前淚。也有新圖在袖多。仙裳云。寫眼前景。觸心頭事。焉得不佳。

清涼寺西菴遇支來上人

菴結荒山上。淸秋少四鄰。花根鋤野草。筆底倣元人。門以逃名閉。家因學道貧。高僧今識得。只是送迎眞。仙裳云。靜好之音。

木末亭

古亭廢址有秋煙。過客憑秋弔古賢。多少新詩吟罷去。江城寂寂託誰傳。定九云。感慨係之。

梅岡諸寺看秋色

出郭步新晴。山翠濃欲滴。逐彼尋秋人。諸寺景歷歷。到門必撫松。木樨盈把摘。秋葉與秋花。紅紫色相敵。每見掃院僧。映日閒剝剔。楚楚窗闌間。各種趣皆適。其色總名秋。孰能細分析。日夕色更佳。人去僧房寂。乞種兼乞方。歸家編花曆。定九云。瑣細宛轉。筆筆能到。化工手也。

拜方正學先生祠

遊屐祠前過。祠門閉何早。入門多網塵。拜起袖爲掃。失聲哭先生。無處覔肝腦。當彼盡命辰。滿胸氣浩浩。域中誰是君。爲誰起詔草。祖靈不憑孫。臣罵卽天討。一死十族夷。萬古倫不倒。秋原草樹黃。宮寢夕陽道。靖難北還燕。已失明大寶。何待甲申年。眼淚滴遺老。仙裳云。想得到說得出。從來弔

正學詩，皆可廢也。

冶城西山道院公讌同程穆倩杜蒼略戴務旃饒正菴鄭谷口余鴻客胡致果陳挹蒼阮岩公吳介茲黃雲臣蔣波澄先渭求王安節伏草司直張元子蔡鉉升粱質人姜斌翼聽吉蔡臨蒼李自怡王子由僧蒲菴雲辯南枝分咏秋江霽色

翠山抱西郭。秋晴鬱以葱。其下江浩浩。氣象尤空濛。仙樓坐百尺。俯瞰夕照紅。飛凫兼浴鷺。光動亂流中。心焉與之遠。矚望渺難窮。安得乘舟去。采采芙蓉叢。定九云。氣象雄渾。壓倒一切。

戴務旃爲畫石門山圖長歌贈之

柴丈許我石門圖。落墨未完抽身死。山靈寫照厭俗工。從此無人敢拂紙。鷹阿老樵淚沾巾。亡友畫債吾當抵。細問秋來山若何。秋來山藏紅樹裏。十四峯頭不斷雲。陰崖瀉出萬壑水。書屋結在涵峯巔。千萬氣象難擬比。老樵聞說似見山。閉目撚鬚想畫理。催客速去獨掩關。一日不見山成矣。展觀眞是石門山。尺幅能容三十里。柴丈尙濃此尙淡。淡遠林木尤神似。其中樵斧日丁丁。主人不歸屋半圮。老鶴孤猿怨且驚。定有移文託驛使。持圖將欲驕阿誰。老樵不言我

心恥。仙裳云。章法句法無不奇絕。〇定九云。石門山爲先生結廬處。過尼山者必問石門。蓋今日之南陽也。

熊孝感先生贈學統諸集

岱峯日月觀。河源星宿海。足目苟弗親。入耳必震駭。吾道聖神功。天地同模楷。大該細不遺。平近無難解。羣言各紛爭。狐鼠冒麟豸。正學在六經。靡然聽其躧。茲書樹準標。頓令曲儒矮。再拜讀且思。胸臆甚瀟灑。定九云。識詣高絕。文筆所及。無不逢源。

賦答方婁岡先生

幽居卜在水東隈。野鳥閑魚任意來。秋雨宅添新草樹。夕陽人住古樓臺。年高望重稀疎出。地迴門深懶惰開。不惜佳篇招下吏。光輝親拜李膺回。園次云。雜之杜集。難分優劣。

泊龍江關黃雲臣余鴻客姜斌翼聽吉葉周麟釀酒餞別

秋晚江城閉。揚帆冒雨來。不圖人再聚。更有酒相催。古巷門餘燕。空堂地有苔。坐間生百感。搔首盡餘盃。園次云。流麗清新。方駕開府。

夜集黃雲臣收遠堂分咏秋海棠

開到海棠歲已寒。慇懃燒燭幾囘看。粉紅欲墮青苔砌。雪白堪扶碧玉欄。根底秋蟲何寂寞。葉邊夜雨未彫殘。相將倘有菊叢在，莫遺孤舟淚不乾。定九云。此作質薄而氣厚。

黃雲臣余鴻客姜聽吉葉周麟送別燕子磯蒲菴僧留飯花笑軒雨中望江分韻

坐雨偏逢寺。看江不出門。青山迷眼底。白浪到松根。寂寂漁舟歇。漫漫水店昏。一時離別客。消盡馬前魂。

其二

勞勞看過客。此寺一僧存。山半黃皆葉。江干綠是村。難分秋後手。空戀雨時罇。今夜孤舟發。愁懷何處論。定九云。二律寫景如畫。寫情如話。筆筆生氣。自堪傳世。

攝山道上古墓

岧嶢古墓長荊榛。別姓耕田少拜人。看此規模應將相。問其時代乃梁陳。蘚碑捫字勞行客。石馬成精嚇住民。死日即非存日盛。泉臺何況又千春。仙裳云。英雄黃土。令紅塵無色。

遊棲霞寺

紅葉村村好。村頭卽寺前。橋通秋澗水。門對夕陽田。有樹皆松桂。無人不佛仙。午齋鐘動處。吟望總茫然。

其二

殿閣層層上。芒鞋已到天。但聞松水沸。不辨市朝煙。紅紫垂秋果。香燈坐老禪。到來消萬慮。擬借一牀眠。定九云。二律寫景如眞。寫情如夢。筆筆化工。自足入道。

過紫峯閣院 棲霞寺下院

杖撥藤梢信步行。中峯影下叩柴荆。臨風松動泉俱響。得道僧眠舍亦精。佛手黃時攜滿袖。靈芝紫處採多莖。勞生已帶無窮病。纔向深林問藥名。圓次云。摹景靈活。又能實詮攝山。

白雲菴訪張瑤星道士

淙淙歷冷泉。亂石路頻轉。久之見白雲。雲中吠黃犬。鄰門呼始開。此時主人膳。我入拜其牀。倒屣意頗善。著書充屋梁。欲讀從何展。數語發精微。所得已不淺。先生憂世腸。意不在經典。埋名深山巔。窮餓極淹蹇。每夜哭風雷。鬼出神爲顯。說向有心人。涕淚胡能免。仙裳云。白雲心事。一一寫出。是

一篇逸民傳。

碧虛亭 在攝山頂

千峯鋪翠四無鄰。垂老頑僧寄一身。每夜經聲通碧落。幾番江底見黃塵。空中日月輪皆近。下界松篁路不眞。只有俗情難斷卻。傷王弔霸轉沾巾。

宿青雲室留贈楚雲禪宗 室爲棲霞寺方丈

上界青雲自一家。木魚梵唄亦無譁。簾垂靜室聞棊子。童掃閒堦積桂花。霜後果仁堪佐粥。石中泉乳更宜茶。還藏雪洞詩千卷。借與秋窗映晚霞。

坐柳公涵水閣分韻補作郤寄

濃茶重淪手難分。水閣新涼透展裙。積雨不開雲漠漠。纔秋已過雁紛紛。齊梁樂裏仍聞曲。嵇阮林間更有羣。剩水殘山君懶畫。卧游常在柳州文。定九云。詩如遠山新沐。

看棲霞諸菴桂花

登嶺復渡溪。精藍望望有。竹柴路交通。桂蕊落地厚。香擁屐齒泥。愛惜每郤走。逢僧掃石牀。

花底坐良久。風吹金粟垂。歆歆接盈手。嗅之澹無香。乃在渾忘後。諸境習爲常。順逆皆能受。城隅糞車多。道逢何足嘔。定九云。明淨如冰雪。○閬次云。後段似坡仙悟後語。

經龍灣

龍灣紆窕路初經。短杖輕裝信意停。名相松阡多體勢。李文正公春芳墓。大江煙浪有聲靈。客衣愁見蘆飛雪。秋野驚逢草化螢。又趁漁舟爭渡口。風吹蓬鬢幾莖青。仙裳云。空靈澹遠。氣味獨妙。

哭鄧孝威中翰

吾從先生遊。非但論風雅。舉世慕浮雲。誰爲最眞者。每於稠人中。服君笑容寡。有時發大言。是非不稍假。交遊盡名卿。帶索出無馬。往往扶童肩。就我索盃斝。飲少醉易成。拭眼淚盈把。逢君垂白年。有胸不及寫。塊然已就棺。無旌辨董賈。酹酒呼先生。從茲喉舌啞。仙裳云。公詩篇篇有生氣。凡贈一人。必令此人活現。

竹窗對雨同周冰持俞陳芳分韻得貯淸館三字三首

良朋與雨俱。慰我秋在旅。其時未授衣。風前聞砧杵。蟋蟀繞室鳴。室中何所貯。但有綠綺琴。

横滕代客語。一語復一嗟。百憂諧律呂。聽者莫謾誇。人貴眞相許。定九云。高潔如微雲滯河漢。

其二

淮南叢桂落。秋菊燦其英。誰憐北窗竹。尙有琅玕莖。世人重藻采。此物獨潔清。哀哉秋巳莫。雜沓風雨聲。對之咏古史。壺觴日夕傾。榮謝無異理。君子重令名。仙裳云。靜好之音。

其三

薄暮雨巳收。窗外竹若滌。寒氣逼我衣。沽酒莫言緩。良友博典墳。胸臆復蕭散。飲量與詩才。專事形予短。予生旅食貧。艱難悽廢館。秉燭強爲歡。同心古所罕。園次云。穆然如對羲皇上人。

同王武徵喬東湖朱其恭兪陳芳集周冰持寓館作問菊詩每拈一字即吟一韻韻完詩成共三十六韻

吾家昌平鄉。其風質以樸。晨夕伊誰游。豐豕與麋鹿。每當秋氣深。藝菊盈小築。友朋剝啄稀。獨閉香滿屋。往往飮與高。頭上巾自漉。無端迫徵車。遂歷五寒燠。追逐絳灌班。牽犬攫食肉。草靑復草黃。但嗟流光速。兄弟且難同。那戀故園菊。佳節近重陽。鄉思滿幽獨。江城寒杵懸。

霜葉脫萬木。方悔翿青雲。不及抱黃犢。黃犢秋試耕。秫穰秋應熟。栖栖行役人。徒羡道傍麴。臨風動悲歌。似擊燕市筑。正騷復反騷。纏綿意何複。空館霜烏啼。啼時予難宿。今晨曉雨收。景色亂雙目。遙念菊始華。如蘭在空谷。安得餐其英。醫予俗塵腹。城壖秋畦多。商儈日僕僕。吾生固有羣。草木亦有族。臭味苟弗投。寧令枝葉禿。所以彭澤翁。歸來三徑伏。芍藥產廣陵。炫奇向市鬻。何如傲霜枝。入室護帷幅。室中君子來。飲酒避秋肅。天趣盪胸懷。捉鼻聞清馥。四壁影參差。不異在山麓。何者與之俱。喬松間修竹。松竹折成枝。菊蕊采盈掬。款款同心人。同飲同啜粥。醉飽莫言歸。再傾酒十斛。出門健能行。豈非天所福。遙念故山中。秋雨飛響瀑。誰立東籬傍。遙看山如沐。園次云。拈韻而成。不假安排。如此穩稱。如此蒼潔。眞傑作也。○仙裳云。陶杜之間。

浮山 揚州城內山與地平傳爲天地心上建大禹祠

再拜大禹祠。神功俱杳冥。何處驗滄桑。地皮沒山頂。定九云。奇句天開。

廣陵濤 枚乘七發所引者舊跡莫考相傳在廣陵城東

邗江日夜流。難問當時岸。官舫罷笙歌。擁衾發冷汗。園次云。驚而汗耶。愧而汗耶。問之官舫中人。

東閣 何遜詠梅處今在府治

詩興何年歇。簿書閣上多。官梅月照處。何遜正催科。 園次云。調笑得狠。

淳于宅 在天寧寺西淳于棼夢南柯處

秋雨洒古宅。葉落滿槐根。大夢不易覺。小夢何足論。 定九云。大夢即小夢。誰能早覺。

蕪城 今名包城鮑照所賦者

煙起蕪城昏。月落蕪城早。參軍一賦成。又長千年草。 仙裳云。何限感慨。

董井 董子舊宅今爲鹺司

灌蔬園中泉。大儒不暇探。今日屬鹽官。水味仍古淡。 園次云。儒商分雅俗。水味無加損。

文選樓 昭明著文選處在旌忠寺閣襄陽別有

辭賦正流傳。玆樓高百尺。蕭梁何處宮。只餘太子席。 孝威云。予選詩觀借榻樓上。賓客多至者。誰謂筆墨無權也。

竹西亭 古揚州歌吹之地在禪智寺西

揚州冶游女。日上竹西亭。亭空歌吹歇。竹響無人聽。圜次云。誰能解天籟。況游女乎。

瓊花觀 即古蕃釐觀瓊花久萎

瓊花妖孽花。揚州緣花貴。花死隋宮灰。看花眞無謂。定九云。問之看花人。必有謂也。

隋隄 煬帝築堤種柳故址猶存

一道垂柳堤。日日人走馬。無限古今愁。付與送行者。仙裳云。千古消魂。

二十四橋 煬帝行幸之所今廢

不見舊時橋。仰問當年月。何處一聲簫。半夜猶凄絕。圜次云。五言絕調。

螢苑 隋別館也舊有梳粧樓今建觀音閣

隋苑連隋宮。金鏃壞金鎖。帝魂扶妃魂。燐火雜螢火。定九云。用複字趣而古。○圜次云。嚇人。

玉鉤斜 在城西隋葬宮人處

野棠蔭荒墳。人寂秋蟬沸。地裏粉黛香。化作芳草氣。圜次云。美人芳草。是一是二。與有情人參之。

雷塘 煬帝葬處在包城

雷塘花滿塘。蛙鳴春雨足。往往摸魚人。摸得白骨綠。 定九云。實境可憐。

木蘭院 王播題詩處今爲石佛寺

行行聞齋鐘。木蘭有舊院。早晚詩人來。加意留餐膳。 仙裳云。恐無此解事僧也。

芍藥廳 在禪智寺西韓魏公守廣陵日與王岐公王荊公陳秀公賞金帶圍處

偶爾送客盃。乃是丞相會。芍藥媚人花。先來獻金帶。 定九云。花神勢利。廣陵猶甚。安得不罵。

第五泉 在蜀岡張山人品次

綆瓶十丈深。一漱心脾爽。甘冽已絕倫。不知誰更長。 園次云。予嘗試之。甘冽在中泠之上。此詩代爲叫屈。

平山堂 歐蘇兩公宴遊處在棲靈寺傍

遺堂對江山。仙翁不再過。泛泛城市兒。來尋半日坐。 仙裳云。接跡歐蘇。常在平山。可爲山堂洗穢矣。

禪智寺 今名上方寺壁有東坡詩刻

寺門松陰合。遙接江南煙。時有訪碑客。低徊立松邊。定九云。東坡詩刻。予與新城兩先生訪而得之。嵌之壁上。後來文人多有問者。

康山書屋 康對山彈琵琶處今爲他姓園

老樹響秋堂。琵琶聲如在。買山主人多。康姓誰能改。園次云。富兒不能與文人爭姓名。可以吐氣。

影園 鄭超宗園黎美周咏黃牡丹擅場今園廢

牡丹狀元詩。相傳事頗韻。至今潦倒人。閒步夕陽問。仙裳云。黃榜之外。更有黃榜。爲落拓詩人增價。惟東翁能續之。

梅花嶺 吳平山太守築嶺種梅史道鄰閣部衣冠葬此

梅枯嶺亦傾。人來立脚嘆。嶺下水滔滔。將軍衣冠爛。定九云。衣冠雖爛。神氣赫赫。

紅橋酒家 小秦淮水上王阮亭司李宴遊處有冶春詞人多誦之

紅橋新有名。買醉人出郭。司李詩句佳。市酒都不惡。定九云。揚州人好名。尤豔羨阮亭先生。借酒嘲笑。口角可喜。

傍花村 在紅橋東北野老種梅可觀予偶過此與詞客倡和遂成勝地

野老數株梅。不放俗人嗅。座中誰相宜。使君最清瘦。定九云。先生宴集傍花村。賓朋數十人。予亦在席。新詩流傳。幾至紙貴。

吳薗次太守招同蔣前民王武徵朱雲卿喬東湖朱其恭卓子任俞陳芳禪智寺登高

今年此會與君偕。客更風流地更佳。注目看山神淡遠。隨松布席坐參差。聽鐘王播重游寺。把釣韓侯尙在淮。又向西風驚白髮。新詩不及舊情懷。

其二

荒墟廢苑寺門開。獨對斜陽立幾囘。松下墓田隋白骨。壁間詩句宋蒼苔。悲歡心事催樽盡。南北山風送雨來。多少丹楓高處葉。望鄉臺是遮鄉臺。仙裳云。兩詩寄託高邈。意到筆隨。有舞蹈之樂。

禪智寺和東坡壁間韻

久羈繁華市。出郭如蜺蟬。籃輿最輕健。緣溪度秋煙。遙見寺門松。鬱鬱盤嶺巔。少長爭先集。酒壺松枝懸。擎盃摩古碑。俯仰弔坡仙。有景不再寫。都付後來賢。今日逢重九。夕照滿林泉。園次云。此日予拈題用壁間韻。黃花雜紫萸。顏色麗且娟。對景發新咏。羣公興翩翩。三年未歸客。北望獨潸然。

獨孔公詩佳韻穩。手有承丸之妙。

登高宴罷俞錦泉中翰停舟邀飲予與已闌

菊花五向客中開。掩淚登臺復下臺。廿四橋邊明月裏。扁舟空載美人來。定九云。先生之志。高矣遠矣。

重九後一夕俞錦泉招飲畫舫出歌姬侑觴賦謝

畫舫移來綠水灣。娟娟新月照雲鬟。客當秋夜何心睡。身到歌場萬事閒。幾插山萸成白髮。一聞水調損紅顏。誰能石酒留髡醉。地主深情似舊山。仙裳云。喚奈何語。令人心遠。

贈方僕士

不採山薇不避秦。滄桑遺下最閒身。雪中鬚鬢無年代。詩裏心思出世塵。大袖攜來沽酒具。扁舟江上弄簫人。朝朝秋色同君看。喜得紅橋是近鄰。定九云。放翁佳境。

留潘雙南飲

不生潘飲人。昔賢虛造酒。我愛飲人豪。寓齋置大斗。賁酒已噴香。飲人爾莫走。呼僮持斗來。傾刻乾八九。僮臂捷如猿。猶嗔不救口。一酌復一斟。淹留卯及酉。夕陽楓葉丹。照映赭顏叟。大笑或長歌。老興無不有。舊事觸心胸。欲說咽良久。眼淚灑無時。巾帕須在手。淚是傷心言。酒是知心友。園次云。飲人。酒人也。深心人也。詩能寫出。○定九云。奇崛之句。在肺腸以外。

送宗子發之濟南

渡口人喧天色曙。薄薄征衣初著絮。西風吹亂鬢邊絲。欲行不行船頭覷。我來送君君顏歡。握手一言何匆遽。君向濟南尋故人。東魯正是舟行處。封寄稚子數行書。投入君囊萬無慮。早到任城須泊舟。太白酒樓有名譽。敝廬距此路不遙。樓下騎驢東北去。仙裳云。蒼老靈透。似與東翁對語。

讀黃雲紀乞米詩感而有贈

投我乞米詩。反覆傷懷抱。賢達古所欽。今則飯糗草。茅簷參將午。村村熟秔稻。促織入牀鳴。落葉風何早。此時未晨餐。完聚胡可保。兒女日已長。慈顏日已老。有家等斷蓬。不及萍與藻。旅人亦叩門。欲贈乏紵縞。爲之起百憂。一夕髮欲皓。仙裳云。饑溺爲心者。無人不在拯救中。仁人之旨。可歌可誦。

又題張虞廷鼓琴圖

松風澗水兩琤琤。都入琴絃併一聲。此曲不宜加俗耳。空林料得少人行。定九云。高調逸響。絕倫之作。

覽吳薗次太守愛山堂修禊畫卷

修禊當年勝若何。展圖猶見柳婆娑。州城放眼湖光近。太守關心花事多。未許簿書妨酒醆。儘

容賓客着漁蓑。愛山堂壁詩篇在。記得風流似永和。國次云。物換星移幾度秋。能無淚下。

吳街南過訪

出山灰素志。眼見老垂垂。禹稷常形夢。巢由未忍爲。江寒人斷處。歲暮我愁時。杖履勞相訪。長貧剩酒巵。定九云。經濟心胸。筆筆愛世語。

淸官潭謠 爲羅山令魯君作縣南有潭應官淸濁

潭水淸。潭水濁。潭中之魚順水躍。獨有吾民望潭淸。如鳳生毛麟生角。前年水濁飲殺牛。去年水濁渴殺雀。若使水濁常不淸。眼見潭中塡骷髏。今日潭中人澡洗。來說潭水淸見底。潭水淸兮應淸官。果有淸官自糴米。水是淸官眼。水是淸官心。心無穢垢眼無塵。誰道淸官不是神。翁出田。媼出竈。來拜潭水呵呵笑。定九云。漢人樂府耶。童謠耶。民諺耶。無此奇句。

凌名柯先生遺骸久暴吳菌次知湖州始爲卜葬口述其事因紀之

錚錚凌廷尉。殉節何其壯。赤血已化碧。白骨無山葬。年年樵牧兒。來往獻柩唱。吳公高義人。聞之神悽愴。醵錢重治棺。劉石堅其壙。一旦馬鬣增。松楸鬱在望。忠魂欣有棲。孤寡來灌鬯。

再拜賢大夫。喜極哭相向。大夫答何言。淚滴馬鞍上。定九云。薗次高義。此作足以傳之。

題蒲菴弟子歲寒請益圖

白日深山靜不喧。執經立處水潺湲。千松萬竹孤籐杖。即是先生答爾言。仙裳云。非禪語。而有禪意。

送潘興公還山陰

五陵原上好雄姿。老景垂垂世少知。任俠寧羞裘敝後。學書不服眼昏時。海邊從我曾爲吏。花裏傳經又拜師。分手南歸吾道廣。家貧位賤復何疑。定九云。興公何人能因依。先生詩中十分與之。可以知其人矣。

留贈盛繼常

芒芒草蕩少人煙。埋跡從游近五年。敢以風塵輕末吏。偏於窮餓驗時賢。連宵執卷來燈下。到處看山遇馬前。絕似傭舂門廡客。一番傾倒話堪傳。仙裳云。信筆描寫。鬚眉如動。

桑楚執查二瞻朱二玉高蔚生蕭靈曦王漢藻阮月樵潘冰壺合畫還朝圖册

八人胸中各有山。八人胸中各有水。胸中各有一使君。使君雖在山水裏。秋窗分寫還朝圖。所有胸中盡落紙。廣陵城外柳蕭蕭。煙接薊門三千里。車行塵繞東蒙根。舟行帆度蒲灣觜。兩條

驛路秋光佳。都有葉黃間葉紫。歸途未定畫難傳。只畫車停舟暫艤。送者行者立彷徨。除却琴書無行李。一幅慘淡一幅濃。上下河堤淒風起。使君愁貌幅幅眞。但畫愁心無妙技。（圖次云。奇絕妙絕。蒼絕秀絕。非尋常點染可及。〇定九云。畫中八友皆名筆。佳圖應不愧佳詩也。）

貯淸館獨坐喜史方山徐雨新王楚士攜具就談

滯迹空齋裏。秋鴻又到江。不能辭舊榻。且復補殘窗。快友談移午。香醪餽滿缸。陶然塵慮盡。歸思尙難降。（定九云。小聚閒吟。宛轉可聽。）

和答黃艾菴比部寄艾菴集

延陵秋樹晚。別緒鬱難支。小簡裁成錦。全詩裹作函。艾菴題舊字。比部署新銜。珍重懷人句。低吟淚落衫。（圖次云。風致落落韋孟之間。）

王勤中贈扇畫桃花燕子

君是烏衣巷口人。一雙江燕舊相親。閒情寫在桃花扇。收及秋風展及春。（圖次云。一往情深。）

喜逢葉桐初

與君交最早。南北嘆離居。會面疎於夢。交談勝似書。北風悲櫪馬。夜雪凍江魚。探爾囊中物。年年只子虛。仙裳云。知已相逢。有聲有淚。

韓醉白過訪

三載役淮南。不識韓侯貌。意中嶔崎人。安得窺全豹。及我束裝晨。返爾千里櫂。乍歡即故知。心服口無拗。縱談干青雲。餘子悉籠罩。不覺席前移。傾聽忘市鬧。所嗟萍水踪。聚散如夢覺。舟楫在風濤。車馬在泥淖。人生行路難。相愛須相教。仙裳云。先生處江湖之遠。憂讒畏譏。逢人問道。如屈子之於漁父也。

高淡游寄梅花書屋畫軸

少爲書屋種梅花。壯爲梅花搆書屋。書屋已破梅花禿。讀書人在江南宿。忽見此圖舊屋開。樹樹梅花不費栽。到處懸圖讀書坐。梅花不禿屋不破。定九云。坐看梅花。如吾家臥游山水也。

和答汪扶晨見寄原韻

青春何事負青雲。江上閒吟怨十分。詞筆無心逢漢武。漁竿有日動周文。荒城匏照曾留賦。宿草陳琳尚有墳。弔古憂時歌變雅。不堪抒寫令人聞。定九云。扶晨以詩見萬乘。遇而不遇。鬱鬱老矣。能不傷懷。

董芝之鈞寄贈石門詩

檢出篋中詩。文采映巖壑。役役塵俗人。幽興忽發作。巾車不在門。荷衣誰許著。住山復出山。竟同捷徑託。君爲身隱流。大易極考索。秘本已就斤。名理接濂洛。往復論學書。實爲狂瞽藥。君家茗水東。我家魯西郭。拂袖歸何難。難訂住山約。圖次云。同類相憐。語語眞摯。

和錢礎日題石門學道圖原韻

霜前歸思曉悠悠。千里淮流接泗流。薜荔北窗秋自鎖。蘼蕪東澗夢常遊。還家野鶴松巔宿。罷雨閒雲石洞收。不必題詩遙健羨。桃溪舊路杳難求。定九云。石門學道圖。予輩皆有題詠。先生和答。幽深難及。

答張洮侯問訊下河之作

懇懇憂世古人衷。長牘頻投不壓重。自分儒臣成仕隱。敢從使客覓侯封。八年須待神施力。萬水難尋海作宗。依舊懷襄勞聖主。書徵車載遇空隆。仙裳云。下河之役已休。饑溺之心不已。自愧自憤。居然名臣。

步韻答席允叔

海月沉沉永夜望。黃花白髮共秋堂。馬嘶風雨無歸路。雁到江湖少報章。攜手情如醇酒美。投

詩氣並猗蘭香。相思不易同吟榻。聽徹寒蛩叫野蔣。園次云。草木臭味。寫得蘊藉。

洪秋士過訪未遇

投我一束書。文如古衮繡。展讀對朝旭。芙蓉愧韶秀。其原本莊騷。專家師所授。中州有侯生。三魏起江右。先後救靡文。時賢之領袖。臨風動懷思。願得質迷謬。定九云。先生古文辭。迢步大家。而虛心折節。非中州寧都可及。

題平山堂後樓曰晴空閣

平山眞賞樓。予改曰晴空。除却江山色。無物在眼中。仙裳云。天仙化人。不足比擬。

其二

晴空碧四垂。中有高閣起。緬彼昔賢詞。眞作平山倚。園次云。平山欄檻倚晴空。詞句也。堂後之閣。題以晴空。天巧奇合。眞賞二字。殊覺無謂也。

留別廣陵諸友

高吟來勝地。追憶已三年。並坐秋原上。從行暮柳前。雲霞皆在手。珠玉共成篇。就我論新體。虛心步古賢。定九云。先生在敝郡。風雅爲之一振。皆由先生虛心故也。

其二

年來多議論。無補愧微官。古寺天偏雨。秋衣客竟單。頻頻陪客舍。頓頓飽餐盤。云報將何物。臨岐制淚難。定九云。眞懇之語。不堪多讀。

其三

江村疎柳外。老病剩諸朋。冷屋應思酒。晴天但訪僧。歲餘無幾日。冰合已多層。不爲分攜苦。孤舟昨夜登。定九云。先生以友朋爲性命。存念冷屋。臨崖不忘。孰不感之。

其四

榜人遲不發。繾綣有笙歌。別淚揮難罄。衰顏醉易酡。潮頭驚枕藉。雪片阻關河。從此長征夜。揚州舊夢多。園次云。句調高渾。情餘於文。

湖海集 卷八 文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江都宗元豫子發
黃山吳　綺薗次同閱
黃岡杜　岕蒼略

〔前闕〕

園開高會。較風規於古人。以爲必可傳矣。而忽已寂寞無稱。一二畸行不羈之士。偶逢煙月。稍有唱酬。以爲何必遽傳也。而至今彷彿記之。乃知人與地之相遭。傳不傳者皆適然也。今日之集旣適然之集。雨亦適然之雨。詩亦適然之詩。合人地而傳之。又何莫非適然之事。大抵事皆成於適然耳。

蘭亭西園亦適然集耳。記年之妙。遂令一會至今未散。讀先生此文。覺廣陵煙雨。猶在疎簾靑簟間也。事本適然。詩則千古。雅會高文。亦幸而相値耳。

告王心齋先生文　丁卯

維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正月庚辰朔。越十四日癸巳。國子監博士闕里後學孔尚任。敢告於先儒心齋先生之位曰。維先生繼陽明之後。崛起東海。力倡聖學。能使頑廉懦立。教化大行。讀先生語錄。提誨來學。切近明白。雖日用平常。而至道顯著。不似訓詁家迂闊繁雜。徒啓天下以辨論之端。任修闕里誌。已入擬祀之列。後之議典禮者。能採而行之。先生之道。昭察萬古矣。茲以佐修下河。過先生里。謹備潔牲。肅拜祠下。惟先生鑒之。

日用平常。至道顯著二語。的是良知眞傳。

海陵登樓記

丁卯

宮氏北園有巖巒洞竇。曲澗小橋。及梧柏梅杏黃楊海桐諸花木。環以亭榭。聳以樓臺。其樓尤宏敞。登之四望。可收全州之勝。意其初築也。主人樂事。園丁趨力。日夕課治。而賓客屐擁樓上。指顧品題。如今日之倡和者。蓋亦數數矣。久之。主人漸不至。園丁習惰。狐宅蛇窟。舍此安適。鄰父老又樂談其怪狀。賓客無敢入園者。遑問樓乎。而樓從此廢。余初館樓下。不知樓之曾以怪傳也。及知之。又未嘗見怪。邑人士因予不以爲怪也。並亦怪予焉。噫。斯樓頗可吟嘯。而登眺者鮮。已負斯樓矣。既誣樓以怪。而且以怪予。予何能不爲樓白。丁卯三月九日。自海上還。

乃命園丁。稍拂塵埃。時一登之。見其光景足樂也。又復大招賓客登之。騷墨聲伎。各極其長。一日之間。凡吟詩二十二篇。畫二幀。琴二操。琵琶三曲。吳歌七奏。而賓客從容游息。至夜分不去。意忘斯樓爲藏怪之藪。乃知主人至而賓客即至。賓客至而文酒雅歌。怪亦奚樂復至哉。樓以怪廢。怪以遊息。奇情至理。然文酒之會。於今不數。吾庸知怪之不反視以爲怪。而遠避乎。敢質諸見怪不怪者。

西團記　丁卯

海上之村。大曰場。次曰團。小曰竈。荒寂曠邈。曰草蕩。比之郡治。場則府也。團與竈則州若縣。而草蕩則其田疇耳。西團在泰州東百四十里。西隸於草堰場。所屬之竈及所有之草蕩。東瀕於海。居民煑鹽捕魚爲業。然輕生嗜鬬。善逋國稅。其勢獨尊而最能制之者。蓋無如場大使云。予督濬海口。食息其地者旬餘。居民不以爲官。及大使來謁。執禮甚卑。民使駭然。以爲天下人尙有尊於大使者。予旣申一日之尊於大使上。遂率屬吏。建旂以聚民事。子來之衆。日及八九千。給食程工。坐立泥塗中。飲鹹水。餐腥饌。不勝勞且苦。己勞而慰人之勞。己苦而詢人之苦。乃悉得其煑鹽捕魚之狀。煑鹽者常於深秋。雜刈草場之薪。委以供釜。釜者煑鹽具也。庳底而豐緣。

則火力齊。火力齊。則候速結鹽白。惟釜有功。爨下之灰。滷母也。取滷者。先布灰於場。以攝海氣。場有駃活。駃者寒。活者通。活爲貴。敷灰一日夜。暴而潤之。而滷花騰於灰。然後沃以海水。淋以深池。既澄。投試石蓮子。蓮子易沉。不沉而浮。滷乃上等。乃傾於釜。猛火煎。釜內加皂莢。性能去膩。膩去斯凝。旋煎旋沸。旋沸旋凝。而皚皚如雪矣。捕魚者刳舟如葫蘆。周旁膠無隙。穴其背。僅容出入。有螺戶焉。雖冒浪不灌。內貯半水。兩脅縋以長木。與內水平。若颶起。無慮側覆。將入海。先釁罟。打鼓刑牲賽魚神。置舟潮頭。潮退。隨潮以去。舟之尾。罟繫焉。誘魚自投。既得魚。納於內水。納滿。又從潮來。賽如初。居民之婚喪粟布。皆賴鹽魚。而稅課之多寡。訟鬬之起滅。亦皆根鹽魚。此場大使所有事也。海口之役既興。將覩厥成。海水不漫竈。則鹽有餘。可通舟。則魚有餘。富者鬻鹽魚。貧者募爲夫。得分外之利以治鹽魚具。則鹽魚益有餘。有餘者稅課易。訟鬬稀。婚喪舉。粟布無缺。民俗斯樂。民樂矣。場大使復何憂。予處於同樂無憂之鄉。雖斥鹵荒涼。手胼足胝。與之歡呼鼓舞。蓋不知勞之爲勞。苦之爲苦已。

煮鹽捕魚兩段。極盡描摹。皆人所不能下筆者。酒肉帳簿。入太史公手。便成至文。

聖賢事蹟歌序

丁卯

中國海外。無不知有聖者。或問聖之所以爲聖。雖土著洙泗之士。亦不能歷歷言之。無怪乎去聖日遠。聖道日微。邪說曲學。得以乘間四起。爲人心世道之大憂也。說者曰。六經皆載聖言。王制不習此者。不得與於仕進。豈非教人尊聖之良法哉。雖然。由仕進而習六經。則六經亦仕進之書已。講義擬題。師傳弟授。曾何補於人心世道之故。予心竊憂之。欲取聖之所以爲聖者。切切講說。而又苦蒙養初學。不善記憶。昔人作千文三字，何以不早見乎此也。北平楊子香山。一生專力聖學。能發六經之旨。與仕進之所爲六經者。蓋有別焉。嘗謂天下習六經者多。解六經者少。六經者聖言也。言不著而人漸亡。人能顯而言自彰。乃取孔子及顏曾思孟四賢歷年事蹟。編爲歌訣。詳博顯易。以授垂髫之童。俾于舞勺象時。朝誦夕讀。卽知聖之所以爲聖者。他日入太學。習六經。有不敬信佩服。深究微義者哉。況垂髫之人。卽仕進之人。赤子之心不失。大人之事皆備。事蹟之歌。乃致君澤民所託始。其補於人心世道。豈淺鮮也耶。

聖賢事蹟歌。未得寓目。讀此序。見先生循循善誘之心。爲天下培元氣。童蒙學堂中顏曾滿座矣。

清暉亭詩序　丁卯

昭陽舊爲文人之藪。宋元以上者無論矣。前代如高文義公穀李文定公春芳宗子相臣數先生。

皆能致大位。成大名。考其時。則有賢邑宰呂童、傅珮、歐陽東鳳、邊之靖者。後先其地。鋤豪強。察利弊。減役均賦。故數先生得安居田里。盡力誦讀。而邑宰又于暇日講學會文。鼓舞振作。以極其能事。一時功業著作。輝映海內。蓋有由已。今之作者。如李小有長科、艾山沂、若金淦、湯孫國宋、陸懸圃廷掄、王景州仲儒、歙州熹儒諸子。余皆得交其人。讀其書。其可傳如前代高李諸先生必矣。設使壓於豪強。而無扶抑。困於水旱。而無拯援。田賦溢額。力役日繁。則必憔悴枯槁。救死不贍。欲其肆力古史。從容吟嘯。以各得其才之所如。如余今日所聞所見者。亦奚可得哉。故余讀邑宰李君清暉亭詩。而深服其人。以謂有似于古之賢大夫。布政優游。見諸詩歌者。聞初蒞境時。卽能除大猾。當洪水泛漲。田廬胥沒。又多方援救。全活無算。今余從少司空。疏濬海口。以救七邑。雖鼛鼓日警。而于役者無幾。獨興化之民。慕義爭先。竣工最早。且能言趨公向上之義。豈非邑宰有以感其素歟。邑文人若李王諸子。每過余署。頌宰君之賢不置口。然亦未暇及其文辭。余雖讀其詩。亦以爲必如世俗吏。倩幕中客假風託雅。以文其簿書風塵之色。孰意卽席揮毫。便得佳什。如拱極臺移具款余。及賀答諸作。雖寥寥數篇。皆精警宏整。座客無不避席。他日桑田辟治。化日舒長。與邑文人若李王諸子。更唱迭和。深究三百篇之微旨。余時亦停鍤棄畚。參伍揚搉其間。日積日富。當不若斯集之寥寥已。

若叙邑宰能詩。只一層意耳。妙在從李王諸子受庇成名處立論。不獨避實擊虛。亦見文章家有分寸不假借處。

朱鶴山八十壽言小引　丁卯

王制。八十者給衣冠。許與鄉飲禮。歲賜布帛米肉。蓋尙齒養老。以興天下孝弟之風。雖里巷小民。皆得錄于有司。故其子若孫。每當其生日。醵金張筵。大會親賓。以爲榮寵。若先生者。則非其類也。先生故名宿。文辭書法。籍甚江南北。而先生善交遊。重道義。四方賢哲無不欲納款于先生。先生年雖八十。神明纔如四十八。燕飲賦詩。徹宵達旦。丐求翰墨者。絡繹于庭。先生于燈下作細書。爲小序。亹亹連牘。應酬不爽。子若孫極盡愛養。百計勸之不能止。以視里巷尋常八十之老。醉飽負暄。一無事事。僅以馬齒驕人者。奚啻什百哉。則先生今日之壽言。蓋不比于鄉黨引年之義。非合天下之耆英。不足以表著其事。而余與先生爲忘年交。先生旣不鄙予。時時過寒署。論雅頌。又謬以徵言相委。且深夜秉燭。自來叩門索之。卽此一事。先生之善交游。重道義。與先生之矍鑠老興。皆非里巷尋常八十之老所能及。而余德涼寡交。實實不足以表著先生也。

徵壽言引俳體相尙。運篇累牘。皆溢美之詞。若茲文之簡古。眞氣勃勃。已足傳其人矣。壽言可省也。

漢銅尺記

丁卯

江都閔子義行。博雅好古。所藏銅尺一。朱碧繡錯。爲賞鑒家所玩。余旣得之。乃不敢以玩物蓄焉。古者黃鍾、律曆、疆晦、冕服、圭璧、尊彝之屬。皆取裁于尺。而周尺爲准。自王制不講。鄉遂都鄙之間。各從其俗。于是布帛營造等尺。代異區分。遺法蕩然。況禮樂之大者乎。此尺有文曰。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慮俿乃今五臺邑。建初則東漢章帝年號也。考章帝時。泠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官尺。此或其遺與。漢代去周未遠。且禮經皆出漢儒。漢尺之存。卽周尺之存也。聞之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尺寸之度起。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知寸。布手知尺。此則尺之取諸身者也。律曆志謂。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此則尺之取諸物者也。指有長短。黍有巨細。每不相符。漢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辨。此尺取指取黍。固不能定。今以余中指中節量之。適當一寸。無毫髮差。及纍黍試之。正足一百。何指與黍之偶符若此耶。廣一寸。厚五分。重抵廣法十八兩。歸之闕里。凡造禮樂器。皆准之。准周尺也。

先生在昭陽大集詩人於海光樓。出示此尺。端方厚重。光彩照人。在他人手爲古玩。在先生手爲法物。所謂物各有主也。

周尺考　丁卯

虞書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後紛綸莫定。迨六朝割裂之餘。乃有大升大兩長尺不等。當時調鐘律、測晷景。及冠冕禮制。用小者。餘公私俱用大者。宋人考定制度。集古尺法爲十五種。曰周尺。曰晉田父玉尺。曰梁表尺。曰漢官尺。曰魏尺。曰晉後尺。曰後魏前尺。曰中尺。曰後尺。曰東魏後尺。曰蔡邕銅籥尺。曰宋氏尺。曰隋水尺。曰雜尺。曰梁俗間尺。而必以周尺爲之本。蓋非周尺無以定諸尺之失。蔡邕斷曰。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何以知其八寸爲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爲步。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儀禮注。武。跡也。中人之跡尺二寸。五武爲步。步六尺。故禮書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又說文曰。伸臂一尋八尺。徐鍇曰。六尺曰尋。小爾雅曰。四尺曰仞。倍曰尋。包咸鄭玄皆以仞爲七尺。應劭以爲五尺六寸。顏籀曰。八尺爲仞。取人臂一尋。語。爲山九仞。釋文曰。仞七尺。孟子。掘井九仞。註。仞八尺。然皆不越乎八與六之間。故禮書以周六尺四寸爲

尋。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兩足步之如是。兩手尋之亦如是。按禮記周尺鄭注。周猶以十寸爲尺。六國始變法度。或言周尺八寸。然亦非也。所云周尺八寸者。蓋以當時所用尺。較周尺之長短。止當八寸。故云周尺八寸。而非但用八寸也。考工記于案。言十有二寸。于鎭圭。言尺有二寸。則是周之長尺有十寸。周之短尺亦有十寸。文公家禮言。古尺五寸五分。周尺七寸五分。則以宋時布帛尺較之矣。郎瑛曰。周八寸爲尺。秦比周七寸四分。前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爲尺。謂之後漢官尺。疑非建武。三國。吳蜀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二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玉尺世說田父于野中得周時玉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八釐。布尺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市尺官尺鐵尺。萬寶常所造木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前多銅爲之。至此用木。唐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爲太常。得玉尺以爲奇玩。獻而失之。其迹猶存。所定得六之五。開元尺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五代世短。多相因襲。志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二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元尺傳聞至長。志無考。明部定官尺。皆依家禮布帛尺。凡田畝布帛

營造。所用悉同。雖南北稍有參差。然必以部定官尺爲准。五尺爲尋。十尺爲丈。一百八十丈爲一里。五尺爲步。十尺爲弓。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玆建初銅尺。當明所用官尺七寸五分。明所用官尺。卽宋布帛尺也。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因知銅尺與周尺無二。周尺八尺爲步。八尺爲尋。今以銅尺較。止足六尺六寸五分。或者今人身短小。故步尋較古減一尺。若用明官尺六尺爲步。六尺爲尋。而銅尺乃足八尺之數。若再分銅尺爲八寸。更益二寸。則是古十寸尺。當得六尺四寸之數。我朝丈田稍增尺數。每尺加一寸。以明官尺五尺五寸爲一步尋。而銅尺又當用七尺四寸矣。去古日遠。遺法莫考。幸得漢銅尺與周尺相准。歷代制度。了然無疑。因詳書之。以俟後賢參考焉。

宋人有三器圖義一書。雖考究詳博。然未親覩其器。皆屬臆說。玆考以漢銅尺。較宋布帛尺。確然得周尺之準。千古制度。纖毫無疑。有功禮樂不淺矣。

周尺辨　丁卯

世儒考制度。皆本周尺。蓋三代損益。惟周爲詳。本之是已。然亦何所得周尺而本之哉。或者皆臆說耳。宋潘時舉註家禮曰。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爲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

眞。往往不考周尺之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陳氏文集與溫公書儀多誤註爲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爲何尺。時舉舊嘗質之晦翁。先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侍郞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較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因圖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說于其旁。庶幾用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余觀家禮三尺圖。各分十寸。爲册幅所限。僅圖尺形。而非尺准也。其古尺圖註云。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圖註云。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三司布尺圖註云。即是省尺。又名京尺。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二分。蓋司馬公家有石刻本。故其說可據。今刻本已不可見。而世但以家禮所圖爲尺式。豈知乃尺形。非尺准也。如爲尺准。何以短二寸五分之周尺與長三寸五分之布帛尺式相等耶。世儒紛紜傅會。止據家禮之尺形。余固知其皆臆說也。今旣得建初銅尺。與周尺同。周尺旣定。何尺不定。因定曰。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弱。當宋浙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余之能定者。以有建初銅尺在也。設無之。此說亦臆矣。

折羣儒之議。破千古之疑。煌煌然定一代制作。考工而後。僅見此文。

海光樓記

丁卯

古人好爲危樓雄臺。據高臨遠。非必騁肆心目也。或以望雲氣。占豐索。或以扼險料敵。或瞻闕懷鄉。寄其忠孝之意。斷不似今人一亭一榭。皆爲觴詠宴遊而設。况人各有志。不以境移。以境移者。寧復有志哉。余因疏海至昭陽。館拱極臺之北樓。臺高矣。樓在臺上尤高。四窗洞開。江淮長河。歷歷可識。不但觀海已也。而海波明滅。朝昏異狀。余有事海者。食息之頃。東顧爲多。因題曰海光樓。客來落成。飲酒作賦。皆嘖嘖贊爲雅舉。而余實滋愧矣。余觀茲樓之基。倚城爲臺。居一邑之尊。登之可見城內外百里間。前人創此。必非無意。後之踵事者。概指爲宴遊之境。余館此三閱月。亦未嘗不知其境之可樂也。反求吾志。若未甚得者何故。蓋境與志合。雖不樂猶樂。境與志違。雖樂猶弗樂也。昔巢許隱箕潁之間。地最枯寂。而志在避世者。處一避世之境。則樂矣。禹稷胼胝跋涉。非不甚勞。而志在用世者。處一用世之境。則樂矣。余今者來昭陽。避世乎。用世乎。而事勢紛更。去留靡定。閒居樓上。朝凭夕眺。城內外百里間。人煙帆檣。魚鳥芰荷。雖皆足以供觴詠。以余當之。祇爲增憂益病之具。乃知樂固在志。不在境也。余之題海光樓

也，見余志也。

先生官在治河。則憂民之溺。雖得海光樓登之。不樂也。而所以不樂者。又難言之。讀至後幅。可爲三嘆。

瓊花觀看月序

丁卯

遊廣陵者。莫不搜訪名勝。以侈歸口。然雅俗不同致矣。雅人必登平山堂。而俗客必問瓊花觀。瓊花既已不存。又無江山之可眺。久之。俗客亦不至。寂寂亭臺。將成廢土。丁卯冬。余偶一遊之。歎其處鬧境而不喧。近市塵而常潔。乃招集名士七十餘人。探瓊花之遺址。流連久立。明月浮空。恍見淡妝素影。綽約冰壺之內。於是列坐廣庭。飲酒賦詩。間以笙歌。夜深景閒。感慨及之。夫前人之興會。積而成今日之感慨。今日之感慨。又積而開後賢之興會。一興一感。若循環然。雖千百世可知也。而況花之榮枯不常。月之陰晴未定。旦暮之間。興感每殊。計生平之可興可感者。蓋已不能紀極矣。今日之集。幸而傳也。不過在不能紀極中。多一興感之迹。其不傳也。並興與感亦無之。而所謂瓊花與明月。固千古處興感以外耳。

愴悵迷離。如涉煙水。小品家此境。正如三神山。近帆風引而去。最耐人思索者。

黃生傳

黃生者。狂生也。落落漠漠。與造物遊。似一無文字之人。旣讀其古文辭。高出漢魏。無論唐宋。當世之名能文辭者。咸無居生右。蓋自明嘉隆以降。江南北俱習綺靡曼衍之作。其後西江中州諸子出。乃純以氣行。若奔馬之不能御也。近則淮南雷伯籲、王築夫、陸懸圃輩。起而矯之。緩節徐步。法脈條暢。然骨有餘。而體不足。生亦笑之爲瘦客。生之爲文也。纍纍長篇。頓挫自然。有若游龍天矯。雲氣從之。不令人窺首尾。蓋極盡文之能事焉。其爲詩。亦如文。短于律而長于古。意熟筆生。比于手柔弓燥。世人皆不能知也。往往泛濫求之。生必不肯泛濫應。予欲得生文。而計莫施。聞生嗜酒。然後得之爲有隙矣。生每過予。囁嚅其口。予解其意也。卽爲設醴。而生喜。客旣起。生趦趄其足。予解其意也。卽爲固留。而生又喜。予長貧。酒不易得。乃不惜畀之屢醉者。蓋利在得生文也。然必書具與酒具俱。而生始不能逃。生之文。豈泛濫苟得之文哉。生性不飭邊幅。不拘世法。不治家人產。苟無酒。雖文亦無意爲之。予愛其文。而曲爲掩其人。曰。黃生不狂。黃生不狂。世人必曰。黃生者。狂生也。博士曰。黃生名逵。字儀逋。浙之山陰人。渡江而北。喜與薦紳遊。然被服樸略。似農家子。故予又私呼之曰黃農民云。

能文亦何益於世。而至以狂索醉耶。不遇先生。誰索其文。不遇先生。誰爲設酒。吾甚爲黃生危之。

觀頤堂說

丁卯

歙有觀頤堂。爲吳雲逸養親之所。能文者。多記之。予未得登堂。每歎名堂之義有合于古人。乃亦爲之說曰。古人銘一細物。如鼎簋几杖盤盂槃帶之類。皆有深心大道。以貽子孫。以示國人。所謂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蓋非特一身一家之事已。況堂者。禮謂之北堂。居房北牖。乃休養食息所不離。古人聚室族于斯。朝饔夕飧。必有以教之。頤者養也。觀頤者則教也。何也。人莫不飲食也。而能自養者則鮮。矧能知有所養乎。人而知有所養。則可以推而養萬物。推而養賢。以及萬民。極天覆地載。聖人聲教之所及。莫不在其養中。易雖未言其所養爲何人。而事孰爲大。事親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其所養者。當不外是耳。觀之之義。亦若曰。吾觀其養者大。而知其傳者久。不然則暫也。吾觀其養者有本。而知其來者可繼。不然則匱也。今雲逸已能養其親矣。又于朝饔夕飧自養之時。顧堂名而思義。有警戒之心焉。有取法之意焉。從而推之。雖代天地養萬物。代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可也。故曰。頤者養也。觀頤者則教也。

吳雲逸築堂養親。徵詩甚富。此文從教養立說。而推廣及萬物萬民。是聖賢實際經濟大文也。至文也。

碧瀾堂詩集序

丁卯

廣陵有喬子東湖者。世皆稱爲隱君子。或勸予必當識之。或又難其辭。謂識不識未可必。姑留意焉。及予數過廣陵。蹤跡莫得。乃搜其詩讀之。纏綿柔克。多深心近情之語。殆非矯世鳴高。如巢許沮溺。格格示人以不廣者。嘗考古身隱之流。雖不以文辭表見。而微言妙義。無端發爲歌吟。蓋直諫不得而變爲冷諷。冷諷不得而託之慨慷。單詞片語。悠然雋永。往往爲獨行自好者所傳誦。皆詩之類也。予既得喬子詩。而欲識喬子益切。屢致款曲。始于丁卯八月。遇于廣陵舟中。覯辭貌以證其心性。講文藝以窺其學術。則固彬彬賢哲者流。世止稱爲隱者。實不足以論喬子。卽予所論隱者之詩。亦未免影響傅會。又何足以論喬子之詩乎。近者日相親就。得縱覽其全集。乃士之傷懷遲暮者。委曲反覆。比于幽蘭芳芷。以寫其姱修信美之意。冀得一知己之人與之轉相憐惜。故登眺坐息。凡見山川草樹。烟嵐變幻之處。卽微吟高嘯。若盼美人之雙魚。感天末之涼風。作者既不知情之所止。讀者又安知志之所之。此楚騷之近于三百篇。而喬子之詩。又近于楚騷。實天下賢哲者流。發情暢志之具。抑豈如世所稱隱君子。無關于風旨升降之數。但以單辭片語。與一二獨行自好者。傳誦標榜。遂名爲能詩也哉。予既喜識喬子。又愛讀喬子之詩。因論其爲人與爲詩如此。而喬子之爲人與詩。又不必盡予論中。

世外之情有四。曰箕潁。曰磻莘。曰三湘。曰五湖。喬子之心。亦不可知。而此序於四種中索之。遂令其人

遠。其詩深。悠悠我思。其何人之詩哉。

傍花村尋梅記　戊辰

維陽城西北。陵陂高下。多瓦礫荒塚。唐人所詠十五橋者。已漠然莫考。行人隨意指爲此地云。地接城堙。富貴家園亭。一帶比列。簫鼓遊舫。過無虛日。溪流轉處。一橋高掛如虹。謂之虹橋。自阮亭先生宴集後。改字曰紅橋。而橋始傳。舊有花村。在橋東。今已墟矣。傍花村者。花村之附庸也。巋然獨存焉。一酒旗出竹林。飄颻有致。主人愛梅。紅白綠蕚。參差種之。花時與竹籬茅屋相映。梅之精神倍出。富貴家不知也。戊辰正二月。多雪雨。逗遛梅信。至花朝方盛。簫鼓遊舫皆集紅橋。獨留此數株老梅。爲冷落薄遊者吟詩買醉之所。余聞而羨之。遂醵酒錢。喚笙歌。作竟日懽。同一飮也。覺飮于旗亭。較飮于名園勝。同一詩也。覺入于歌者之口。較入于選樓勝。安知今日之紅橋。不勝于十五橋。後日之傍花村。不勝于花村也哉。

傍花村。余嘗貰飮其地。嫌其名之近俗。得此記。乃不俗矣。世傳黃公酒壚。黃公復何人耶。

邗臺知縣楚巖孫公暨元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戊辰

古來文學之士。不得膺一命。鬱鬱死者。指不勝屈。及得博一第。專一邑。又臨期奪其年。乃不知天意何在。而聞之者。歎惜扼腕。較鬱鬱而死之士。尤有深憾焉。余乙丑在都門。聞邢臺令孫公客死□櫬之苦。及邑士民蒿目失望之哀。欲筆其事而未詳。丙寅。奉□簡書過秦郵。得交孫鍾郎。乃知邢令。卽其尊大人。鍾郎匍匐數千里扶櫬歸鄉土。人人稱其苦孝。今于戊辰年二月二十八日。欲偕母張孺人之柩。合葬于廣陵。以狀來請誌。因稍删次。而授之。公諱宗臣。字眞長。別號楚巖。明經泰階先生之季子。年十四。丁外艱。二十娶張孺人。孺人爲侍御確齋先生之女孫。性婉孌。能體公志。公與之黽勉同心。事姚太宜人。立意不求聞達。太宜人強公進取。始應童子試。成諸生。時年已二十八矣。又七年。公伯兄孝則公宗彝。擢銓曹。迎養京邸。公侍板輿行。遂獲援例入太學。歲丁酉。中順天鄉試。後以場事譁甚。廷議令全榜覆試。御筆親定甲乙。拔上卷十八人。公與焉。陛見之日。天語褒嘉。近侍皆傳其事。後屢試不第。庚戌。乃作吏部選人。先是母太宜人春秋八十二。病篤。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嘆曰。爾孝若此。爾子亦似爾矣。今鍾郎純孝。蓋天有以報之也。聞太宜人病將革時，屏婢媪謂公曰。牀頭小篋貯銀百兩，乃我積以貽汝者。他人不知也。公慟失聲。跪辭曰。母之後事。兒自能備。此當分之同氣。何敢自利。及太宜人逝。公日夜哭。吐血可斗許。數月不起。遂成羸疾。不售南宮者。職是故也。自後遭黃淮

水患。田廬胥沒。公窮餓著書。足不出戶。言不出口。當道以爲賢。其兄因言利害。繫請室。染病且危。公上書當事。以身家爲質。力乞兄出。調攝診視。人莫不爲齧指者。公曰。此自子弟分內事。身家何暇計哉。及兄以纍紲死。公奔赴謀後事。凡制于獄吏不得請者。叩頭流血以命爭之。遂獲殯殮如禮。嗟乎。人當平居無事。兄言友。弟言恭。一旦臨小利害。輒掉臂不顧。或幸其死。而利其產。與古所云鬩牆禦侮大相反者。目中往往見之。若公之所爲。眞可謂鄉黨稱弟者矣。公于乙丑四月。選授直隸邢臺知縣。生平挾持。方快小試。詎意未抵境而卒于旅次。悲哉。豈天不欲古循良復見今日耶。公生于前明天啓癸亥年七月初九日卯時。卒于今康熙乙丑年九月十六日酉時。享年六十有三。元配張孺人。享年五十有九。先公卒。子三人。長卽揚。字鍾郎者。嗚呼。公立身之節。見稱于閭黨。華國之文。受知于聖主。雖未遂其志而歿。君子以爲猶遂也。兼爲之銘曰。昊天莫測。索祿豐德。壯行卷懷。結爲金石。久而彌光。發祥千億。

族孫毓琚季玉
門人楊兆林慮山 同較

序置錯落。鬚眉俱動。諛墓文中不多見者。

湖海集 卷九 文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江都宗元豫子發
黃山吳　綺薗次同閱
黃岡杜　岕蒼略

紅橋修褉序　戊辰

康熙戊辰春。揚州多雪雨。遊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褉者。咸泛舟紅橋。橋下之水若不勝載焉。予時赴諸君之招。往來逐隊。看兩陌之芳草桃柳。新鮮弄色。禽魚蜂蝶。亦有暢遂自得之意。乃知天氣之晴雨。百物之舒鬱係焉。蓋自秋徂冬。霜寒凛栗。物之欲自全者。藏伏惟恐不深。其瀕死而不死也。欲留餘生以受春光。兩月雪雨。又失春光之半。幸逢一日之晴。亦安有不暢遂自得之物哉。雖然。晴雨者天之象也。舒鬱者物之迹也。宜雨而不雨謂之亢晴。宜晴而不晴謂之淫雨。則物之舒者亦鬱矣。不宜晴而卽雨。不宜雨而卽晴。曰膏雨。曰時晴。則物

又出于天氣晴雨之外。予今者大會羣賢。追踪遺事。其吟詩見志也。亦莫不有暢遂自得之意。蓋欣賞夫時和者猶淺。而興感于盛世者則深。因序述諸篇。爲之流傳。俾讀者知吾黨舞蹈所生。有非尋常跡象之可拘耳。

先生一憂一樂。與天時人事相關。修禊之日適有時事快心。不覺形於筆墨。亦猶蘭亭之興懷。偶爾成文。妙絕千古。

待漏館曉鶯堂記　戊辰

奉使留揚州。有司舍予天寧寺之東廊。名待漏館者。夫揚州非長安建都之鄉。佛寺非闕廷候朝之所。館名待漏。不亦僭乎。館人曰。此鹺使者之行署也。凡鹺使者至。先齋于此一宿。而後涖事焉。夫天威不違顏咫尺。其地雖遠。人臣祇恭之心則無敢或懈。名之是已。而以予居之。則有深愧者。予之來也，非爲淮南七邑水患而來也耶。當丙寅之秋。陛辭於乾清宮。天語勸勞。卿相贊勉。以爲計日告成平也。及乘傳南下。大司空總其畫。內外部使者。以及幕僚百職事。各相策勵。以爲計日告成平也。其地之制撫藩守縣令丞尉。率其屬之父老子弟。莫不歡呼趨事。以爲計

日告成平也。今來且三年矣。淮流尙橫。海口尙塞。禾黍之種未播于野。魚鱉之游不離于室。漫沒之井竈場圃。漂蕩之零棺敗胔。且不知處所。而廟堂之上。議論齟齬。結成獄案。胥吏避匿。視爲畏途。卽與予同事之官。或還朝。或歸里。或散。或亡。屈指亦無一人在者。獨予呻吟病餓於茲館。留之無益。去之弗許。蓋有似乎遷客羈臣。以視艖使者。赫赫捧檄。繡衣驄馬。儼然以臨於此地者。豈不深可愧哉。聞古者待漏館在朝堂之外。百官五夜早集。以候閶闔之開。其有所敷陳。皆於此時伏而思之。積誠而通之。凡殿上之侃侃而爭者。皆館中之惴惴而慮者也。茲館雖非其地。而已襲其名。予旣居其地。而又不能稱其實。以視百官之夙夜在公。垂紳正笏於鵷鷺之班者。不尤更可愧哉。雖然。百官有待漏之勤。而卽有退食之暇。艖使者有一宿之待漏。而卽有一年之從政。況今者朝堂之外。已無所謂館者。百官露坐天階。一月且不過三至焉。此地雖有所謂館者。艖使者實未嘗一至。卽使果至乎。十更其使者。乃有十次之宿。十次之宿。已隔十年之遙。孰有浹旬累月飲食宴息於茲館。如予今日之久者。雖謂茲館之設爲予設亦可。予一日不泄事。則一日宿于茲館。其所云伏而思積誠而通者。何日非待漏之日。又何日非負愧之日也哉。館之內。門廡廚庫畢具。正堂五楹。則予所宿者也。昏旦之啓閉。聽之僧人。往來之眺覽。聽之遊客。吟哦于座上。題識于壁間者。聽之風人野老。其兩河之議論。中外之是非。與夫七邑之田廬。萬民

之性命。則統聽之於朝廷。聽之於皇天后土。予也一宿爲暫。再宿爲久。三宿四宿。而遂習爲常境。昔賢云。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今予且不知其在廟堂也。其在江湖也。忽聞鶯聲之睍睆。覺有愀然不安者。因以名所宿之堂。名堂以曉鶯。猶之名館以待漏云。下河之役。苦心志而勞筋骨。乃阻於議論。未底厥績。其一段憂國憂民。寤寐反側之心。比於湘纍孤臣。令讀者神傷氣索。掩卷三歎。

廣陵郡學會講序　戊辰

學之不講。聖人憂之。世所云講者。在蒙童學堂中。猶有希聖之意。及稍長。習爲制擧家。雖曰會講。而所謂希聖者無有矣。宋儒朱陸爭異。非不講之過。而講之過也。明季二百餘年。講者寥寥。陽明稍一倡之。立言太虛。用功太近。雖講猶弗講也。近世制擧家遵朱已久。以陸子近於禪。陽明又近于陸。攻之不遺餘力。是非但不知吾儒。並亦不知禪者。夫禪。西方教也。異衣冠。異居處。異語言。異文字。與吾道有何疑似之處。至于陸子陽明之學。眞而不全。乃得吾道之一體者。朱子之學。全而不化。乃吾道之具體而微者。今制擧家皆知遵朱矣。問其所以遵者。曰。朱子有註解也。皆知攻陸子陽明矣。問其所以攻者。曰。陸子陽明無註解也。夫朱子之學術。

豈註解之可盡。陸子陽明之學術。豈無註解之足累乎。其所謂遵者與攻者。不過皆爲制舉言耳。而朱陸陽明之所謂朱陸陽明。自在也。噫。學之不講。其流弊若此。今朝廷崇右聖學。祀闕里。講經義。今天下守土之臣。各延其地之宿儒。月吉講究。蓋不但習爲制舉之故事而已。歇菴先生以海濱布衣。應廣陵太守之聘。坐明倫堂。與百執事。博士弟子。及鄉老里大夫。數千人。闡性命一貫之旨。而總歸于人倫日用之簡易。其答問太極圖說。本邵子心爲太極理爲太極二語。洞發一動一靜。理欲消息之故。令學者存養省察。法天地以作聖賢。此蓋虛實並濟。由近達遠。大中至正之坦途。有何同異可爭。夫有同異可爭者。譬之奕者與奕者較。射者與射者較。此朱陸陽明皆吾道中人。而學識有各別也。奕者不與射者較。射者不與奕者較。此吾儒與禪家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歇菴同在吾道中。而又不爲同異之爭。則譬之觀奕觀射者。見其過而抑其過。見其不及而勉其不及。所謂學爲中行者是也。歇菴家泰州之富安場。地近王心齋發跡處。心齋學陽明而溺于陽明。歇菴學心齋而不溺于心齋。今日希聖之學。舍歇菴其孰從問之。倘由廣陵而布講于方州之遠。由方州而登講于廟堂之上。則吾學之大幸矣。

近世制舉家必攻陽明。道學家多駁朱子。同室操戈。反爲異端所竊笑。此吾道所以日晦也。先生此序。乃平情正論。天下之立門戶。爭同異者。能斂氣靜讀。可以廢然反矣。

題瞽翁小像 戊辰

人之有目。非以其識面目利行路也。仰觀乎天。知日月星漢雲霞雨露運行變化之奇。俯察乎地。知山河動植形勢風土之宜。中覩乎人事。知眞僞靈蠢榮瘁向背之由。而又覽文字卦象。辨名物章采。以推吉凶。驗淳漓。蓋目與心爲表裏。而目之全體大用始具。世人之目。多無所見。或但用之于美色玩好。豈得謂之有目耶。此老靜坐存養。目之全體大用無不具。蓋盲于目不盲于心之人。世人安得以其眊焉者。而反笑其瞭焉者哉。

人之五官。惟心爲甚。心存。則耳目口鼻皆能効用。心亡。則無一可者。玆瞽翁乃有心人。雖失其目。其視自若。

郭匡山廣陵贈言序 戊辰

天下有五大都會。爲士大夫必遊地。曰燕臺。曰金陵。曰維揚。曰吳門。曰武林。其地之名山大川。人物遺跡。各甲于天下。而士大夫之過其地者。登臨憑弔。交其人士。莫不有抒寫贈答之言。凡其言爲其地之所傳誦者。即爲天下之所傳誦。故士大夫遊其地。非但侈情觀覽。蓋如搢紳之

通籍焉。然亦有久著海內之名。而再至三至其地者。其後來遊人。卽稱曰前輩。問當年同遊之人。搜當年紀遊之詩。或存或不存。或盛或不盛。感慨係之。則又如科分之早晚。文章之風尙焉。更有其人已亡。其子孫續遊其地。則其父執見之曰。此某某之子若孫也。汲引揄揚。不遺餘力。則又如年誼世講。累世通譜不絕焉。蓋隱然于甲第之外。別有一名位。較之道德之林則甚輕。比于勢分之班則有足多者。予已發此意于求聲之集矣。今郭君皐旭。以名家後起。再至維揚。一時同遊之人。皆呼爲前輩。置酒相延。贈詩者不絕履。久之。積若干篇。編其詩。敍其人。計日而甲乙之。貯之奚囊。將以爲遊錄。予曰。此卽廣陵之試錄也。此卽戊辰之題名錄也。喜而跋之。

古人重交游。交下著一游字。乃知文學道德。必無閉戶索居者。君子以游著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安在輕於道德之林耶。此敘發古人之未發。雖似諧謔。却有關係。

送春詩序　戊辰

迎時之典。見於禮記月令。春夏秋冬皆然。今風俗相演。止迎春爲不廢。至於送之也。非但夏秋冬無其事。卽送春亦不過唐宋詞人偶一爲之。噫。同一時也。而於春之來。自有司百職事以至士庶。無不竭其奔走。夏秋冬則自爲來去。漫不關於人事。此一炎涼態也。又同一春也。其來時

則旌旗簫鼓。絡繹喧闐。惟恐導之或後。迨其去。則風雨飄零。無人一壯行色。此又一炎涼態也。予有二絕云。冬寒夏熱寂寥秋。誰肯關心問去留。一歲鶯花春占盡。送他歸去枉躭愁。年年春到此時歸。滿縣迎來送却稀。眼底人情今看破。點頭不是嘆花飛。諸同志聞而感之。乃於春去之時。載酒徵詩。遠送郊外。極盡一日之綢繆。夫不厚薄於春光來去之際。則必不異同於四時遷變之餘。一年之間。且迎且送。勞勞於詩酒。以視勞勞於車塵馬足者。其得失爲何如耶。

春何物哉。來則百官執事。衣冠簫鼓以迎之。去則一二措大。冷詩殘酒以送之。人世炎涼。亦猶是也。夏秋冬則併不迎矣。吾寧爲春。

于臣虎選詩小引　戊辰

廣陵之勝。以平山堂爲最。其所稱紅橋法海寺觀音閣者。皆平山堂之附麗也。紅橋稍近。冶遊者及之。而必放于法海寺。平山堂稍遠。韻遊者及之。而必放于觀音閣。然四者亦各有所宜。紅橋之傍。遊人雜沓。柳掩花映。宜于春者也。法海寺上。殿閣高敞。藕花四圍。宜于夏者也。至於松林修潔。遠對江山。平山堂特宜于秋者。若斷草寒塘。若古城高下。冬之遊者。蓋非觀音閣不宜矣。由紅橋而法海寺。由法海寺而平山堂、觀音閣。隨景物之次第。由春而夏。由夏而秋冬。

順天時之變遷。譬之爲詩者。平山堂其中聯也。起于紅橋。承于法海寺。結于觀音閣。遊人之選勝。亦如選詩。雖手眼甚高。必不能分寸踰行墨焉。于子臣虎。時選詩于法海寺。予乘輿泛舟。攜諸子訪之。開樽于寺左之平樓。青山到眼。涼風滿座。因與諸子銷夏竟日。並論廣陵之勝如此。而選詩之臣虎。尤深契予言。

論廣陵之勝。而選詩之法已具。文雖小品。實爲選家詩律。

處暑詩跋 戊辰

丁卯殘臘。來寓曉鶯堂。爲度歲也。不意經春歷夏。今且處暑矣。或旬日而去。或匝月而去。或經秋歷冬。再至殘臘。或更經春歷夏。又至處暑。皆未可定。而竹院忽涼。佳客齊到。酒必欲滿。詩必欲成。今夕之可定者。聊以永今夕耳。

古人不期來日。然非達者不能也。推其理。可以爲素位之聖人。

徐松之秋吟跋 戊辰

秋之氣。高潔爽朗。多合于詩人之致。故古人篇什。於秋得其五。於春得其三。於夏冬僅得其一

二。廣陵人好遊。冬夏遊者絕少。春秋獨多。然春多於豪華之士女。秋多於吟眺之詩人。松之居士。詩名噪江南。而意味蕭疎。特具秋氣。偶於早秋。出遊北郭。與諸子分韻賦詩。景與人合。詩與境會。蓋爲廣陵吟眺之倡矣。

秋之氣。合於詩人秋吟者。蓋比於蟲之鳴秋。可慨也。

姪孫樵嵐母壽序

戊辰

樵嵐之母。爲吾族姪媳。俗無相見禮。然其年已八十二。婦道母德。爲世所欽。且樵嵐能自樹立。拜母者皆海內賢豪。故吾亦得瞻其閫範。儼然士大夫。凡出一言。多切中時人浮薄之病。令聞者汗涔涔下。所謂世之儀型也。九月十九是其生日。蓋在樵嵐生日後十二日。先是樵嵐生日。吾贈以詩。大都言樵嵐官餘淸貧。拮据奉甘旨。以致髮早白。望之皤然如翁。初見者不知其年纔四十四。又不知其尙有老母在也。贈以詩者。蓋欲人知樵嵐之髮不當白而白。以顯樵嵐之苦孝。更欲樵嵐知不當白之髮已白。而白髮之親尙在。以堅樵嵐之苦孝。樵嵐得詩。喜甚。是日賓客盈庭。欲舉一卮爲賀。樵嵐頓首固辭。但草具一飯。出吾所贈詩與賓客共讀而已。噫。揚州豪華之鄉。人家子弟。年未及壯。即張壽筵。邀賓客。雜綵繽紛。聲伎疊奏。父兄相習。亦不之責。樵

嵐年已四十餘。婚宦皆畢。卽于此日稍爲肆設。亦孰從而議之。而樵嵐顧硜硜不敢者。蓋以母之生日。在十九日也。平時拮据甘旨。以養口體也。而卽以承歡。此日拮据甘旨。以承歡也。而又欲成禮。是必十倍平時之拮据。以酬此日。若于己之生日。先分其半。則此日之力不全矣。昔茅容殺雞奉母。而以飯糗待客。君子稱其能孝。夫以奉賓與奉母較。猶不肯以斯須之敬。奪其常敬。以己之生日。與母之生日較。而敢以方富之養。分其有限之養哉。夫不敢分者。欲用其全也。所謂事父母能竭其力也。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無怪乎年四十而卽成翁耳。吾於樵嵐之苦孝。而益服其母之婦道母德。爲不可及。今日舉以爲壽。蓋與海內賢豪登堂者共之。

母壽子壽。較量輕重。以著孝子之用心。以表賢母之有子。可謂善頌善禱。

蘅皐詞序　戊辰

唐以後無詩。宋以後無詞。非無詩與詞也。無歌詩與詞者也。夫三百篇。乃朝廟頌禱里巷歌謠之言。皆可被管絃者。自漢魏樂府出。而三百篇亡矣。迨其後。鐃歌橫吹房中之奏不傳。唐人始令梨園弟子歌近體絕句。卽今所謂唐詩者也。歷五代至宋。而梨園部又廢。宋人乃製爲詞。又曰詩餘。謂其得唐詩之餘意也。然其格最巧。較唐詩婍妮婉轉。聲情盡致。文人尤喜爲之。乃不

意再傳再變。遂有元人之南北曲。濫觴流弊。以至今日。識者莫不嘆夫樂亡。蓋自三百篇後。而周樂已亡矣。後世之樂府、近體、詩餘、南北曲。各爲其樂。各亡其代。由後而論。雖百世可知也。何也。樂之傳。傳其音節也。音節之傳。傳以口耳也。口耳一絕。則音節一變。後人雖極力摹擬。不過得其文辭體裁。而其音節不可知也。予好考歷代之樂。凡古三百篇、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元曲。莫不細讀其文。然三百篇已著爲經典。樂府無一定之體。唐人近體。板重不化。獨詩餘調有長短。句合宮商。按譜塡之。自成格式。在今日所演南北劇者。猶彷彿其曲名。雖其音節不能傳以口耳。而音節自在焉。近世文人爲者頗多。偶讀宮子敍五蘅臯詞。愛其文采。且柔情曼致。嗢噱有聲。出自行墨間。每讀一首。如月樓酒醒。花筵燈炧。令人悵然有思。久之復不能自解。蓋得花間、草堂之神髓。所謂深於言情者。夫詞乃樂之文也。情生於文。而聲卽生於情。凡不能入歌者。皆無情之文也。宮子素所爲詩。聲調高朗。吾猶把之過日。每行吟於海霧蒼茫中。況所謂詞。吞吐抑揚。情餘於文。聲溢乎情。雖不解宋人歌詞之法。吾以意爲其音節。口以傳口。耳以傳耳。成一代之樂。將自蘅臯詞始。

考世代之升降。探詞曲之源流。知今樂猶古樂。而文辭爲餘義。非精熟律呂者。不能爲此暢發。

祝卓孺人六十壽序　戊辰

今之巨家豪族。集賓客。製屏幛。張筵奏伎。爲其母壽者衆矣。然非必眞爲其母壽也。或攤貲日厚。婚宦有暇。借母壽以鬧其門閭。或交遊繁多。餽贈過費。借母壽以索人之酬答。卽不然者。或邀求聲譽。攀援貴要。借母壽以署其銜名。誇示親知。然與母壽皆無涉也。夫所謂母壽者。亦借文人有道之言。壽其令名於千秋耳。非圖一日之喧闐也。非報施其也。非借寵要譽也。吾每持此論以告吾友子任。今子任乃以其族伯母欒孺人之壽言相託。且走使冀州。持書逼促。幸予交子任久。得孺人之行頗悉。大要爲婦與爲母之道。皆誠靜專一。不多出言。而井井有條。內外大小。無弗得所。今長君已成進士。有古名將風。其兩季皆能樹立。籍甚士林。人咸服孺人之善誨。而孺人實不多出言者。吾因歎前代事。大半壞於躁妄尙口之輩。以爲事必以言論濟也。愈爭愈壞。甚至以人家國殉。彼丈夫也。豈不對孺人而有愧色乎。近世婦女。又往往學爲丈夫。辨議於稠人廣座中。人以其巾幗。不屑與較。彼遂自爲明理曉事之人。壓其夫。以導其子。其夫與子。惑於婦人之見。亦嘵嘵論天下事。雖不遽至敗壞。其貽君子之笑者。亦已多矣。易譏婦有長舌。以其亂家邦也。始而壓其夫。繼而導其子。漸而效尤者衆。相率於姑息嫉忌之林。豈不甚可

燮哉。吾於孺人寡言之教。不但卜其無疆也。徵其宜男也。而巍然爲天下立一婦則。樹一母儀。俾婦以相夫。母以訓子。人人篤躬行。省議論。卽聖賢先行後言之教也。卽朝廷絀浮華。寵實德之法也。孺人以木訥孱弱之質。而有功於名教也如此。所謂千秋令名。其誰能掩之。今値六十設帨之辰。張筵設伎。固不能廢。托如世俗。圖一日之喧闐。或爲報施光寵之舉。當今高牙大纛。聲震朝野者。固不乏人。重之以禮幣。皆可得其銜名。誇示親知。而乃不嫌風雨勞瘁之人。走使相迫。一似必得予言方能傳孺人於千秋者。豈非以予知孺人最詳。且能體孺人意。必不敢以溢美過情之言應命乎。若以余爲文人有道者而期於必傳。則予且不能自傳。而能傳孺人也耶。

一篇壽幛詞。抵一部女孝經。置之座右。可以端風化之原。

官梅堂詩集序

以天下之大。或千里一聖。或百里一賢。以天子之尊。或得五人。或得十人。古稱才難。豈不信哉。然高陽有才子八人。姬氏之伯叔兄弟。皆成聖哲。周之八士。出於四乳。而才亦有時不難者。其故何也。蓋天生祇此數才耳。聚之朝則野空。聚之一家則天下空。其聚散多寡之數。天實有意焉。吾閱近詩選本。於吳越得其五。於齊魯燕趙中州得其三。於秦晉巴蜀得其一。於閩楚粵滇再

得其一。至於黔貴則全無之。雖天之生才。其聚散多寡之數。不可得知。大抵詩之所在。卽才之所在也。予以使客過邗上。得識山又王君。年纔強仕。舉十二子。其成立者五人。皆以詩噪吳越。近世選本所稱孚嘉楚士允文斗南丹書五子是也。夫以一國而半數國之才。斯已盛矣。以一家而半數國之才。且合數國而不及一家之才。斯又不知天之聚此才者何意。世人往往議天之私厚於一家。不知天之所以私厚者。一家之不得而辭。卽天下之所不得而爭。吾友宗子梅岑。與王君交最久。嘗言其家孝友藹如。父子兄弟讀書官梅堂。自相師友。故其詩和平淸婉。得正始之音。今五子各出其詩。梅岑爲選定其尤者。依鴈行之序。合爲一集。若嚶聲之應求。如塤篪之疊奏。稿甫脫。家傳戶誦。稱爲王氏五子。猗歟盛哉。考王氏以詩鳴者。前代有元美、敬美兩先生。近代有西樵、阮亭兩先生。世人莫不贊王氏兄弟之盛。今王氏五子又以詩鳴。兩兄弟各鳴於前。五兄弟共鳴於後。中原壇坫。竟不容他姓一日之據。乃知五子之才。實天生以成一家之盛者。雖然。不幾難爲天下乎。

王氏五兄弟聯吟一堂。編爲合集。亦當代盛事。然先生鼓舞之力居多。廣陵人皆能言之。

山濤詩集序

戊辰

海陵枕吳楚之交。右淮左海。黃河帶其北。大江襟其南。其中爲地。縱橫不過三百里。而詩人後先相望。習爲家學。一時能詩之士。倍於十五國。予出使三年。居海陵者強半。畚橇之暇。皆得交之。或旦夕聚首。或數數見。或僅一識面焉。而其所爲倡和贈答之言。則無不時時在手。如山濤儲君。則尤予所服膺者。蓋詩之爲道。有淵源焉。有鍾萃焉。昔毛萇善說詩。自謂得子夏之傳。而實親授於毛亨。世謂大毛公小毛公是也。山濤之祖爲柴墟先生。著作宏博。膾炙海內。今山濤又步其武。豈非大儲小儲。淵源有自乎。唐詩人以李杜爲冠。李爲蜀人。杜亦寓蜀。今海陵黃鄧。祖孫父子能詩。儲氏祖孫父子亦能詩。豈非地之鍾萃。各有獨異者乎。宜其縱橫三百里之間。而詩人倍於十五國也。予嘗論詩有二道。曰工。曰佳。工者多出苦吟。佳者多由快詠。古人謂詩窮而後工。特爲工者言耳。而佳詩。則必風流文采。翩翩豪邁。能發廟朝太平之音。較之窮而後工者。有風雅正變之殊焉。蓋詩以言性情也。變者之情易見。正者之情難知。吾讀儲君之詩。豐腴典麗。而更有眞氣流注其中。他日載筆彤庭。鼓吹休和。必能上追三百篇之旨趣。使學詩者既不淪於窮愁枯寂。又不習爲靡縟無生氣之言。後此十五國風氣。將以海陵爲宗矣。不然。海陵之詩雖多。亦奚以爲。

末段論詩。分工與佳。以別風雅正變。雖一時興到之言。却有深意。

湖海集卷十
文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江都宗元豫子發
黃山吳　綺薗次同閱
黃岡杜　岕蒼略

陳菴記　己巳

陳菴者。在泰州之南城。州人陳氏倿佛所築也。正樓五楹。左右折而爲廂樓。又各二楹。如宮門之有雙闕。如城門之有兩觀。遊者曰。嘻。壯矣。予曰。噫。此已不壯矣。不見夫樓之額乎。門之榜乎。魏國公中山徐公之所題。而大宗伯華亭董公之所書也。一則勳貴蓋當朝。一則翰墨擅海內。此兩公者。皆不惜爲之題且書。豈當日之陳菴。即如今日之僅有此樓。而更無環堵以限內外。無扃樞以防盜宄。無别院房寮倉廚以妥緇衆。無鐘皷以警昏曉。無松檜竹卉之屬以助清景以供遊客。而兩公者。即漫然爲之題且書耶。豈陳氏之致禮於佛者。諸事可以不備。而但兩公之題

與書爲亟亟耶。吾知必不然矣。當日之規模雖不可見。每週行於樓傍之隙地。時得所爲故井遺竈。及瓴甓朽柱。與夫破碎之什器。故知當日者。必極其宏麗。極其周至。計無復加。然後計及於樓額門榜。又計及此樓額門榜者。非勳貴蓋當朝。翰墨擅海內。如徐公與董公者。不足以題之書之也。於是奔走數百里。託知交以達其意。賫金幣以結其閽人。然後求之。既首肯矣。或待旬月。或往來數四。然後得之。既得矣。是劉是飾。又費不貲。然後懸之。懸之日。州人士咸集。嘖嘖贊羨。謂非此規模。奚以當兩公之題與書。非兩公之題與書。又奚以稱此規模也。噫。陳菴之在當日。豈僅一樓之壯也哉。今予來寓此樓。樓之上。經與佛在焉。經佛之外。無有也。樓之下。僧在焉。僧之外。無有也。予雖不識所謂佛者。而時對其畫像。不解所謂經者。而時披其文字。不習所謂僧者。而時資其茗果蔬粥。三者之外。無所有而亦無所感也。無端而有兩公之題與書。見其題與書。而儼然見環堵之崇峻。扃樞之嚴密。別院房寮倉廚之整潔。鐘鼓之鏜鞳。松檜卉竹之森鬱而茂美。又儼然見崇峻者漸以圮。嚴密者漸以敗。整潔者漸以摧漸以穢。鏜鞳者漸以寂。森鬱而茂美者漸以枯萎。蒸爲菌。化爲螢。而遂至於爲坵。爲墟。爲道路。爲菜園糞圃。噫。雖陳菴之樓僅存也。豈復有當日之壯哉。予始至泰州。尙不聞所謂陳菴者。有司爲予安公廨。供張衾裯。飲食盥漱之具無不全。旬日之間，數易以新者。漸而怠焉。於其斁也。始易之。漸而厭焉。

雖敝亦不復易矣。漸而惡焉。凡所安之公廨。及供張之具。新者敝者。悉奪以去。予茫茫無所之。乃僦居於此菴。嗟哉。何予所遭之盛衰。與此菴之興廢。若有相同者。聞釋氏能空一切幻緣。其於身世盛衰興廢之故。皆冥然不問。宜也。獨是兩公之題與書。歷數十年而徒存。其不學爲釋氏者。見兩公之題與書。而忽有感於身世盛衰興廢之故。亦能冥然居於此。付之不問也耶。

小小佛樓。發如許興替盛衰之感。皆從空際卷舒。如泰山之雲。如海蜃之氣。此是何等胸襟。何等筆力。當今作者不推此爲第一人。吾不信也。

祭湯惕菴先生文　己巳

理學文章之盛。至西江極矣。盛極者必衰。無怪乎艾陳羅萬諸子旣逝之後。而先生亦溘然相繼也。嗚呼慟哉。任以治水過維揚。知先生舊司理其地。計在官之時。已逾五十年。叠遭兵燹荒疫。民無孑遺。而里巷之間。尙有言其善政。唏噓淚下者。夫三十年爲一世。祖父之事。子孫且不記憶。況前代一副貳之官。雖有善者。其人已往。其政已湮。亦奚從考之。又何所感而述之。吾知先生之心跡與日星爭光。無時不照。先生之事功。與江河並沛。無地不浸。其宦游不止於維揚也。而在維揚則若此。其官秩不終於司理也。而爲司理則若此。今見海內之哭先生者。言人

人殊。或言其藻鑑之明。料事之預。知先生之識矣。而何足以知先生焉。或言其投艱任重。果敢必爲。知先生之膽矣。而何足以知先生焉。或言其冰蘗自凜。却金絕餽。知先生之守矣。而何足以知先生焉。或因其賑饑恤刑。而許先生之仁。或因其寵辱不驚。而許先生之量。或服其才者。以先生之理煩治劇也。服其學者。以先生之博物洽聞。傳經闡道也。究之皆不足以知先生焉。先生之事功最隱。不必與天下顯見也。先生之心跡最苦。不必與天下痛言也。日星何德乎。隕之而天柱不立。江河何功乎。竭之而地維以絕。天下人類出入作息。凡不能逃於日星之下。江河之上者。誰不在先生事功之中。心跡之表。而況維揚舊治之民乎。若夫理學文章。則可言可見者也。海內之哭先生者。往往與艾陳羅萬諸子同類而並誄。皆淺於視先生。先生之爲先生。豈但與於西江盛衰之故哉。

惕菴先生事功心迹。一時有難以顯言者。極其景仰推崇。極其嗚咽痛惜。又極其吞吐含蓄。官樣大文。復具深情別致。讀者自知之。

平山堂雅集詩序　己巳

天下名山勝蹟。不在舟車側者。姑不具論。諸如維揚之平山。京口之金山。毘陵之惠山。吳門之

虎丘。武林之西湖。過者皆得而遊之。其地之繁盛寥落。不必同也。所遊之時。晴雨寒暑曉暮。不必同也。來遊者冠蓋儒素。騷墨藝術之徒。其遭際有懽愉侘傺順逆之境。不必同也。而遊其地者。以其地之性情爲性情。則無弗同。何也。金山令人闊壯。惠山令人蕭寂。虎丘西湖令人豔冶而媚悅。其令人感慨者。惟平山一堂乎。當歐陽公初築之時。不過借此以眺江南山色耳。及堂成而感慨忽生。蓋人生百年以內。莫不有所寄也。處寄中而不知爲寄。譬則蟻之居柯也。虱之在褌也。朝有爲而夜有思。得失因爲而成。憂樂緣思而起。孰知得失憂樂之外。自有所爲境界者乎。惟賢達之流。往往登高眺遠。望古遙集。然後知吾生得失之故甚大。向之所樂者。直堪一嗤。而向之所憂者。亦不足當一哭矣。故歐陽公再至此堂。撫楊柳而感衰翁。東坡詞云未轉頭時皆夢。由今思之。豈不眞成一夢哉。予以王事之暇。偶憩維揚。楊子爾玜招同諸名士。讌集茲堂。酒既行。楊子起曰。茲堂爲歐蘇舊遊地。壁間詞。諸君所熟讀也。何不因其所感。而各感所感乎。予曰。予來此數矣。凡入門而登之也。必悄然而悲。及登堂而望之也。必悠然而思。蓋此地自足生人感慨。不關乎歐蘇也。不關乎壁間詞也。若但以古人之感慨爲感慨。而古人之感慨。又以誰之感慨爲感慨耶。今日者。羣賢畢集。對江山而把酒。洋洋襟抱之中。寧復有所爲寄者在。當其在寄中。而不知所爲寄。無故而有得失。無故而有憂樂。及其在寄外而回想所爲

寄。何故而有得失。何故而有憂樂。此感慨所由生也。羣賢之所寄不同。而所感亦不一。宜其所爲詩。各抒性情。變化離奇。較平日宴會贈答之言。有霄壤之隔焉。雖然。此特登平山堂感慨之詩耳。若更遊五嶽。遊海外名山。將舉生平之所爲寄。與所爲得失憂樂者。皆歸於蒼茫渾穆之中。而又不知感慨爲何事已。

予亦嘗謂後人弔峴山。悲羊公也。羊公登峴山而悽愴。復弔誰哉。情之所感。近在斯人。遠在天地。往往於登臨觸之。若欲言其所以然。則天地間無此筆墨可以發揮也。今讀先生此序。亦然。

題學書舞劍圖　己巳

座上握管人美如冠玉。虬髯若戟。封侯相也。羣婢圍之。捧硯烹茶。宜耳。一女子舞劍氍毹上。殊不可解。或謂此女子善舞劍器。握管人靜觀凝思。以悟書法。則謬矣。夫所謂悟者。皆偶然事。易其人則否。移其時與地則又否。見舞劍器者。以書法在劍器。見釵股。見漏痕。見鷺之轉項。擔夫之爭道。則又以書法在釵股、漏痕。在轉項之鷺。爭道之擔夫矣。而可執成跡以悟也耶。或又曰。此握管人。蓋學書不成。而學劍者。命女子舞於前。亦飲醇酒近婦人之意。予曰皆不然。細聽其口吻間。有太息聲。若曰吾學書無識者。不如且閣筆。吾學劍無用處。不如付之女

子手。

一起超異。論書法有精奧。結處淡而趣。小品中珍錯也。

花嶼堂稿序　己巳

人生最足惜者。不聞道也。不能以文辭見長。不足惜也。讀古人經書。學其道也。不能學其文辭。而道自在也。今人或止效其文辭。不問其道。或卽以文辭盡乎道。於是道與文辭判爲二。久之文辭不本於道。而道廢。道廢而文辭亦不能孤行。雖文士如林。篇什相尙。識者槪謂其不足觀也已。吾與吳子劍宜。初以道合。不知其能文辭也。及讀其花嶼堂詩。精深嚴潔。蓋得古人之法。凡世所稱能文辭者。見而斂氣定性。無敢與較。乃知吳子固嘗用力文辭之先。於尙書得其體裁。於易得其變化。於風雅頌得其旨趣。偶有所觸。遂出於口。成詩若干篇。人指爲吳子之詩。而吳子直以爲道在是耳。夫道在是而文辭卽在是。豈非學道之功。卽學詩之功。而聞道之人。卽聞詩之人乎。世人紛紛馳逐。但於倡酬之末。以求合於詩。而詩愈不工。吳子閉門謝客。不屑屑於倡酬。而詩皆可傳。吾於是曉然於物之本源矣。不得其本源者。習一藝而不足。得其本源者。兼多能而裕如。讀花嶼堂稿。不廢然思返者。必非學道人也。必非能詩人也。

拈道字作骨。身分自高。論文直探原本。吳子特其借耳。

酣漁詩序

己巳

求友之道多端。惟詩爲最近。詩也者。性情之音。倡予和汝。而性情各見。較之縞紵贈答。以儀物相尙者。蓋有久暫之分焉。雖然。余與廣陵諸子初交也。莫不以詩。凡投詩在門者。詩之工拙不暇問。而又必先觀其人。蓋人之賢不肖。相去倍蓰。非詩無以聚其類。詩之工不工。相去又倍蓰。執詩亦何以槪其行。昔人誦詩讀書。而又必尙論其人。豈非以詩則其易。而人則其難者乎。予讀吳子雲逸之詩。旣愛其詩矣。交吳子雲逸之人。又特愛其人。是人不以詩重。而詩則以人重也。何也。吳子家築觀頤堂。以養其親。令天下能文之士記之。天下人於是皆知觀頤堂有一雲逸。雲逸又好交耆舊。凡耆舊至廣陵者。莫不延致於家。或負笈從之遊。慇懃不倦。以故諸耆舊多引之爲忘年交。天下人疑前輩別有一雲逸。而不知卽觀頤堂之雲逸。予每舉耆英之會。來者半天下。雲逸謙退斂下。雜於童少之班。竟日不出一語。天下人又疑後進別有一雲逸。而不知仍然觀頤堂之雲逸。其爲人若此。亦何藉於詩而始傳。況所爲詩。深穩堅老。無法不備。予旣因詩而愛其人。又因人而重愛其詩。是予與雲逸忽然而合。久而不渝者。終始於詩也。而能不詳爲序之。

前輩後進俱可置雲逸其中。雲逸之高雅謙退然也。文因此生情。便與泛泛序詩者逈別。

環翠軒詩選序　己巳

今人所爲詩。不歌於朝廟燕饗。雖體有古近之別。皆風也。謂之風。則是抒懷寫志之物。而非稱功頌德之文。凡勞人思婦。遺老孤臣。適意爲之。取足以達情而止。後世之傳不傳。且不問。况時人之讀不讀乎。每見時人不好讀人之詩。而好論人之詩。且好竊人之論以論人之詩。久之。卽有好讀人之詩者。因此詩已爲時論所不取。竟亦信耳而不信目。豈不深可慨哉。予三年寓廣陵。得贈詩盈篋。偶取環翠軒詩讀之。則方子樸士稿也。方子以老諸生。優遊里巷間。孤介高潔。與世無求。所爲詩。大抵獨發天籟。屏絕塵市之語。乍讀之。超忽曠渺。與雲卷舒。不知意旨奚歸。旣而玩味之。則精深蘊蓄。切近人情。有耐人十日思而不倦者。有相視莫逆翻然一笑者。蓋如鼓瑟之移我情。又如御風者之泠然善。時當暑夜。與茅子雨堂挑燈吟誦。蓋不知汗之注於足。而蚊之集於背也。茅子尤愛讀不釋手。屬予選其最者百餘篇。以玻璃助昏眼。凡三次抄之。旣卒業。寄一本賫之方子。以一本自隨。又以一本付予。予每當客至。卽拉之共讀。客咸歎爲江瑤異味。得未曾有。噫。此客固嘗論方子之詩。而不甚取者也。今乃擊節歎服。豈非從前並未讀方子之詩。

但以耳食而不以目食者乎。雖然。方子之爲詩。亦如勞人思婦遺老孤臣。取足以達情而止。時人之讀不讀。亦何足計。但予與茅子旣愛讀方子之詩。而乃不使之傳於後世。其較耳食之流。相去幾何。故不惜爲之選。而又爲之序。

好竊人論以論人詩。遂不復讀。以此埋沒人佳集者不少。先生快發此論。極中世病。亦復得未曾有。環翠軒詩得此序。亦覺耐人披讀。序之有益於詩。信然。

近青堂詩序 己巳

予交子任三年。雖風雨寒暑。未嘗不聚。其聚也。必論詩。論詩必合。予凡成一詩。不見子任來。卽如饑之待食。子任成一詩。亦必匆匆示我。如背痒之不能忍也。予湖海集成。人人讀爲新詩。而子任已見慣矣。子任之集尙未成。其何詩最佳。予皆能背誦之。偶觸景物。沉吟舊句。不辨爲予者爲子任者。其詩之合也如此。雖然。子任天下士也。予之才。實百不及之。聞其少孤失學。無傳詩之人。長而習於倥傯戎馬中。勢又不能學詩。近則家徒四壁。老弱待擧火者三十口。米鹽瑣屑。日來聒耳。其敗詩興也。又甚於租吏。况其交游廣盛。舟車過邗上。誰不問子任者。往來造訪。日且不給。雖欲爲詩。亦無其暇。以予所遣。較之子任。可謂至順矣。子任之詩不見少。

予之詩不見多。予任之詩未始拙。予之詩未始工。才不才之不相及。奚啻百倍哉。予讀予任詩。日益高渾。疑其別有祕密誦讀之功。然自朝至夕。予恆見其居予座。鄰人又見其經理於家。或掉臂於市。而耆宿有道之門。又各有一子任問奇而析疑。即名流雅集。秉燭達夜者。亦未嘗敢少一予任。予任之詩。果於何時爲之。日積日富。遂成數寸之集。人莫不羨予任之才。百倍於人。而予任年未四十。鬚髮皤然。蓋亦有不勝其勞且苦者。寧甘其勞且苦。不肯不爲千古之人。此近青堂詩所以必傳也。

寧甘勞苦。至於早衰。而不肯不爲千古之人。此是何等志量。何等苦心。爲先生曲曲寫出。一句道破。予任可以無恨矣。寫予任無暇作詩處。奇絕眞絕。令我歎服。

古鐵齋詩序

畫家分南北派。詩亦如之。北人詩雋而永。其失在誇。南人詩婉而風。其失在靡。雖有善學者。不能盡山川風土之氣。蓋山川風土者。詩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雲霞則靈。得其泉脈則秀。得其岡陵則厚。得其林莽煙火則健。凡人不爲詩則已。若爲之。必有一得焉。爲之而亦有不得者。乃不以己之意爲詩。而假人之意以爲詩。久假不歸。雖山川風土。亦不能効其功。所謂失在誇與

靡者也。吾友程子穎叔。南國之詩人也。又善爲文。每試必售。問其爲文之法。曰吾多讀書而以己意運之。夫爲文之法與爲詩之法雖別。其多讀書而以己意運之則同。古者魯衛秦鄭。各有其風。各不相襲。而各傳於後。今穎叔以己意爲文。而每試必售。又以己意爲詩。而寧有不傳於後者乎。考三代以來。江以東無詩。所謂楚風者。乃在方城漢水之間。漢魏之言詩者。南弱而北盛。至唐宋始相均。近則吳越七閩。家絃戶誦。可謂南盛於北矣。然誇多鬬靡。假人之意以爲詩。雖盛猶弱耳。穎叔於千百詩人中。獨出己意。創爲古鐵齋詩一卷。豈非南方之山川風土。歷古迄今。至穎叔而始効其功歟。穎叔又善畫。其爲畫也。獨出己意。亦如其爲詩。吾所謂得其雲霞則靈。得其泉脈則秀。得其岡陵則厚。得其林莽煙火則健者。人不能信之於其詩。獨不能信之於其畫也耶。

別有奇解。殊堪豁人心目。

城東草堂詩序　己巳

天下之言詩者。莫盛於燕臺與維揚。而予在燕臺維揚。實未嘗見一詩。夫所謂詩者。欲得性情之正。一有委曲狥俗之意。其大旨已失。天下之人。稍能言詩。輒思遊燕臺。遊維揚。其意何居。亦

曰近貴也。近富也。燕臺之貴人。乘輿擁翣。日殿呵於道。四方之客能承其顏色。即可致身青雲。見者誰不慕而奉之。其爲詩也。大抵誦貴之言。而謂有性情之正乎。維揚之富人。據厚貲。居大第。即持籌書算。臧獲僕御之輩。亦華冠麗服。以氣加人。人苟能僕僕其門。亦可乞餘瀝以活妻子。見者誰不羨之。羨之則思有以親之。其爲詩也。又多諛富之言。而性情益不可問矣。吾友張子諧石。居維揚東城下。草廬數間。青蓬垂戶。即同人爲之賦蓬門行者。竟日偃臥其中。不老而頹唐。不病而呻吟。其爲詩皆自鳴其母老家貧。灌園負米之苦。勸者謂以子之才。何不遊燕臺。諧石曰。吾家維揚。去富人之門咫尺。而不一叩。乃奔走數千里外。求如神如鬼之閽人乎。以故天下有心人。讀其詩。知其人。必得性情之正者。往往停舟邗水。問草堂之所在。問門上之蓬無恙否。或載酒拉與飲。諧石亦不爲絕物之行。往來酬酢無倦色。予則在其酬酢之列。讀其詩最熟。而知其性情最深者。故序之。

富貴人無詩。諛富貴者更無詩。諧石不近富而遠貴。宜其有詩也。竪論高絕。至理不易。

迂立堂詩序

己巳

詩有齊魯韓三家。今所傳者。乃毛萇所獻。萇受詩於魯人毛亨。亨以上受於子夏。則夫子之删定

也。今之詩。止存魯詩一家。魯人世世守之。以授於天下。所謂毛詩者是也。其訓詁雖未盡失。而微言妙義。已鮮有能學之者。我孔姓聚族於魯。纍纍子若孫。蓋莫不學夫詩。其所謂學夫詩者。亦但記誦其篇什。是誦詩非學詩也。夫詩之可誦。以其有微言妙義也。無人焉起而學之。魯詩不幾亡乎。予來淮南。日與吳越之士言詩。可謂極盛矣。既而歎吳越之人。自學吳越之詩。與魯何與哉。今於吳越詩人中。得一人曰樵嵐者。其詩純學漢魏。實原本於三百篇。蓋魯詩之專家也。問其姓。則孔。考其籍。則句曲。推其源。則出於南渡之衢裔。是不但爲我魯人。而且爲我諸從孫。昔夫子勉小子以學詩。而尤重望於趨庭之子。蓋以詩者。家學也。淵源授受。必於其最近者。今樵嵐旣爲我魯人。且爲我諸從孫。我欲究微言。闡妙義。同振家學。舍樵嵐其誰望乎。雖〔下闕〕

倚青軒集序　己巳

朱子天綺。制舉家也。以經藝鳴於時。雖未旦夕化去。而每試必高等。天下爭傳誦其文。予以罷役羈廣陵。雖耳天綺名。獨未獲交之。蓋予碌碌閒曹。所交者大抵風人野老。抱膝吟嘯之客。若天綺則急於用世。正以揣摩帖括教子弟。能來從我遊乎。雖然。予亦揣摩帖括之流也。不得意而

放爲詩歌。其詩歌仍以揣摩帖括之意爲之。無他法也。天綺卽日從我遊。我固無妨於所學。而所學未必不相得而益彰。何也。甲子以前之文。以皮膚勝。皮膚者。僞也。僞則粉飾藻繢。日不暇給。亦何敢分用其功。以後之文。以性情勝。性情者。眞也。眞則百家六藝。左宜右有。何者不可相助爲理。況風雅尤近於文者哉。每見近時之博高第。稱名家者。以文進而必兼乎詩。或直以詩進。其但以文進者。亦必本其爲文之法。又馴致於詩。豈非太平賡歌之盛事。固不在野而在朝廟乎。在野謂之風。在朝廟謂之雅頌。雅頌之音。端莊典麗。灑灑洋洋。本六經而鼓八風。蓋與制舉之文爲表裏。豈風人野老所能窺其端末者。予之發此論。蓋爲朱子天綺也。而天綺果以詩來。其詩端莊典麗。不愧雅頌之音。實予言之劵矣。

湖海集 卷十一 札

闕里孔尚任季重著
山陰黃　逵儀逵
新安張　韻諧石同閱
江都卓爾堪子任

〔前闕〕

郵邗溝之中者數十次。海岸湖心。住如家舍。雖不廢登臨。不廢交遊。不廢吟詠。大抵皆無聊之極思。所云笑者。非眞笑。而歌者。非眞歌也。吾兄知弟者。弟豈甘寥落之人乎。

與顏學山

在維揚閱邸報。知令二兄修來忽棄賓客。如山裂星隕。驚痛欲絕。乃于北郭爲位而哭。四海茫茫。誰爲解人。誰復知我者。學問文章。猶屬聲氣之末。而無氣無聲。如磁針珀芥之投。所謂生平更無兩人。一旦人琴俱往。淚枯聲失。從此閉戶深山。終世不必更一語矣。死生大故。向與修翁透

修翁。修底闡發。淸風明月。俱證斯言。而修翁不善領略。草草畢事。竟使我孤道難鳴。我不負修翁。修翁終爲負我也。六兄賢豪長者。家庭區畫。自爾盡善。二兄未了之緒。皆賴深心大力以當之。更望自愛金軀。勉成後勁。惓惓至情。幸勿泛覩也。

答丘柯村

解纜之與。不可遏矣。乃以何事未果。僕海陵署中。不啻深山。正宜同來消受殘臘。而足下布帆虛掛。避我若浼。或以僕爲寒曹。而生憐惜之心耶。抑以僕爲勞吏。而加體恤之心耶。僕謂天下必無不能留客之官。亦必無不及會客之官。即如鄙人羞澀。尙欲損俸留客。凡仕途之說貧者。皆逐客者也。如鄙人之胼胝。尙欲偸閒會客。凡仕途之說忙者。皆厭客者也。足下巨眼。當不一例茫茫。付之風塵以內耳。

與家宏輿博士

分手九月。寸心如結。予自揣何人。旣受明倫之職。又奏水土之功。湖海扁舟。一籌莫展。而家庭庶務。重煩足下襄助綜理。不墜前輒。宗祖族人。實式賴之。盛典一書。尤望留神校訂。務從實

錄。勿惑于浮議。以貽後譏。千秋之典。匪細故也。禮樂諸務。難成易壞。亦當注念保護。庶不負當年一片苦心耳。

與季昭霽潭兩弟

蕭然寒署。歲云暮矣。既無補于蒼生。徒見疎于兄弟。少年樂事。轉盼陳迹。聞兩弟依然聚首。歡笑經年。每日一盤棋。誰贏誰輸。每夜一尊酒。誰醉誰醒。我獨扁舟孤棹。暮海朝河。如垂釣之翁。似乘槎之客。兼之食指踰百。薪水皆艱。奏績何年。言歸無日。兩弟與西野弟。除夕圍爐。念舊日之情事。揮淚一飲。能盡懽乎。其相三兄此時必在京與三立大兄守歲。秋浦弟又在曹南過節。所謂地北天南。同一相思也。

與莓垣

歲行盡矣。不見吾弟者，又是一年。愳一身泛梗。兩袖攜風。舍禮樂文物之盛。入蛟龍斥鹵之鄉。雖詠吟不廢。而面目全非。家門諸務。惟賴吾弟一人調護其間。如波濤柱石。孤立良難。愳雖身處江湖之遠。而心仍在祖庭之前。先憂後樂。爲國計者。且亦不得不爲家計矣。

與黃交三

傍午衙散。細讀令岳定九詩。氣甚靜。每讀一過。如琴韻繞指。茶香戀盞。至不可思議。乃得詩之神理者。今親其人。亦復如是。吾不知標格與詩。孰爲勝負也。

與黃仙裳

定九果掛帆耶。僕尙有許多商酌。以俗吏故而疎略太甚。不日遣人之東原。少伸禮賢之意。乞先生預爲白之。頃晤史淑時。知孫豹人于數日前捐館。僕在廣陵。頻與往來。見其龐眉童顏。大似壽徵。夫何未及古稀。輒爾修文。西京風雅。從此晨星矣。如有挽詩。僕當和之。可歎者。文人之歿。祗添一道詩題。甚有詩題亦不及之者。結聲連氣。竟何益哉。先生古道照人。當不河漢此言耳。

與徐丙文

江南江北。選家林立。大都揚風扢雅。而從事尺牘者絕少。蓋尺牘一體。卽古之辭命。所云使四方能專對者。實亦原本風雅。人但知詞爲詩之餘。而不知尺牘亦詩之餘也。足下肯駐寒衙。早

夜搜輯。誠爲快舉。考古今文章家。體裁不一。代各專美。蓋一時人心之所尙。卽千古氣運之所歸。而居其先者。雖極力開創。不能盛。承其後者。雖極力蹈襲。不能似。當其際者。雖極力擺脫。不能免。一二有心人。微窺其意。不先不後。以全力調護。標榜其間。用成一代之文章。其在茲舉乎。其在茲舉乎。

答閔義行

閉戶北園。暫息征塵。乃勞雨中之棹。再至三至。贈言成帙。皆堪師法諷誦。益我良多。元宵燈火。正欲大續勝事。推足下爲主觴。而乃鴻飛冥冥。莫縶莫維。歎今夕之難永。遂惘然而獨寐。忽接華札。又投篇什。人逾遠而思逾近。情轉至而詩轉工。春雪高懸。和者實寡矣。叠領筐篚。瓊瑤山積。蕭然行署。如乞兒暴富。從此一服一御。皆出足下之高義。卽菽水遠獻。亦借光杯斝。欲求一相報者。而一無長物。並詩亦不敢輕作。字亦不敢率寫。足下肝腸似雪。意氣如雲。當不比齷齪世人。較量于錙銖輕重之間也。

答俞陳芳

垂顧寓園。叠投佳詠。過爲推許。滋愧良深。僕貧力鈍。而應酬多。年近四十。學道已晚。雖稍有所得。不過憑空察驗。既無指授之師。又鮮發明之友。碌碌歲月。坐失已多。昨日之會。僕得略陳其端緒。乃蒙諸君危坐傾聽。竟日不厭。實僕有生以來得意之日。倘肯反覆詰難。窮原竟委。使僕因疑得悟。從此稍有進長。則拜諸君之賜者。更不淺也。

答鄧孝威

僕已解纜矣。接鄰旬月。僅面三次。而皆不在詩筵酒社之間。雖面猶未面也。每念先生垂老失偶。孤帳冷衾。傷神倍切。僕鞅掌風塵。竟不及持一卮以相慰。反勞垂注。于滌吏鼓歌之餘。猶屢索拙詠。若祇借以噴飯。稍解鬱陶。則僕何敢久祕。但恐愛而忘醜。竟欲附之大選。則僕如野鶴乘軒。雖至榮極寵。而驚怖無措。故羞澀濡滯。不敢卽出之懷袖也。

與魯謙菴僉憲

僕碌碌襪線。無所短長。每廑時憂。覆餗是懼。先生握控大邦。屹然砥柱。賈魯三策。應有成竹。其將何以益不敏哉。南來發願。欲備闕里樂器。所需浮磬。已取之靈璧矣。而應田懸鼓。惟淮上

者爲佳。不有賢地主指授贊襄。則取材不良。製之無法。淸廟明堂之上。豈鼙士鼓而從事者乎。

與李厚餘

分手後。卽喚小艇。與諸君從事高吟足下非闗扶老常攜杖。每狎浮鷗欲近船之句。乃知情景逼眞也。自安豐鎭至牛灣河。僅五十餘里。一路崖高水下。甚可施工。不知過此以往。又作何觀。莫非王土。莫非王臣。惟主者之命是從。何敢避勞而就逸也。

答黃仙裳

鬪鷄逐隊。過午放衙。隨班之苦。甚于舂鍤。非先生旦夕慰藉。風塵勞吏。幾于生趣全無矣。讀文簡詩。新潔如沐。眞徽雲佳壻也。卽與靑蓮小箋。同揭壁上。米帖靑果。皆尊性所最嗜者。幷以持贈。惟先生尋法外之法。味外之味耳。

與冒辟疆先生

先生雲中龍馬。海上鸞鶴。望其精神姿采。亦足增人智壽。而况親爲降庭之老。高譚淸淡。連夕達曙。如對古人之典册。如觀先代之鼎彝。咨嗟瞻仰。拜之不遑。而受之不敢矣。所賜佳書大著。受

教良多。卽瓶罍諸珍味。亦不僅口腹之感。僕早晚必求一機。以爲青若地。以慰先生倚望之心。草此遠候。幸勿金玉。然非敢勞答也。冀得手書細字。以誇示寮屬耳。

答許漱雪先生

樓頭寵餞。極一時之盛。況有先生龍馬精神。領袖羣英。語言成範。步趨可師。折柳大作。一洗塵言。遂覺昨日之柳色花光。皆成佳話。宮氏北園。將與南浦河梁並傳千古矣。朝雨浥塵。不能面辭。掛帆定于明朝。言之黯然。

答吳薗次先生

來廣陵十日。識丰儀一度。茶話頃刻。主賓習套。性情針芥之合。雖洋溢言表。促促未敢信也。及晤形本世兄。往來酬贈。皆出高誼。乃知先生之憐勞人而慰征夫者。情文兼至。聽雨小集。何足傳播。大序一弁其端。遂覺雅比蘭亭。豪追金谷。同人咸爲予賀。以爲序傳而主人必傳。寧知古之序傳客傳而主人不傳者。何可勝數。僕敢不自勉自愛。以爲藉傳之地哉。

與張山來

聽雨之會。得足下爲領袖。遂覺觥籌生色。吟嘯可傳。是日發辭吐論。惟足下爲雄。載卷擕書。惟足下爲富。蓋不止一詩之冠冕集中也。別後時時馳念。每逢同人。卽讃服不置口。所賜諸藏集。已捧至闕里。增輝奎宿矣。足下雜著。典麗娟好。亦皆細讀密圈。把之過日。至于令牌詔牌。精雅可玩。亦時時在手。雖未洞測高深。乍覩羽毛。便識吉光。再摩膚理。益驚琬琰矣。近作想益宏深。仍望次第檢示耳。

與丁飛濤先生

浴咸來自武林。持先生見懷詩。如獲拱璧。僕十年結想。酬于一旦。然頗有憾焉者。僕知先生以文章道義。而先生之知僕。不過一治河使者而已。僕猶記己酉歲。台旌同撫軍干旄。辱臨敝里。僕甫弱冠。在諸生之班。一望顏色。得讀孔林紀瑞詩。云在林樓上。見嶧山矗起雲氣。結成女世公令四字。楷法端凝。類海嶽書。不知當時偶爾寓言。抑或眞有所見。今不幸而言驗矣。乃災也。非祥也。夫災祥皆寒家之事。何關於先生。而必令先生見之。乃知先生之文章道義。久已默契聖心。故災祥微妙之機。必早以相示。亦如子貢候端門之書。鍾離啓壽堂之甕。在先生當日見其兆。而不能洞其故。僕今日遭其故。而始悟其兆。先生爲神人。僕亦未始非解人也。何時獲一

把臂。各證所見所聞。一破二十年之疑案乎。

與宗定九

不見我梅岑者又兩月矣。縷縷欲言。一時難理。念足下高臥東原。獨寤寐處。不知塵市者久矣。一旦命棹百里。訪僕于花燈簫鼓之場。墨瀋酒痕。淋漓蘿帶。香塵花霧。飄拂荷巾。于時足下驚才絕艶。肆應百出。雖酒吏歌人。皆勞顧盼。乃知高隱名流。原非枯禪腐儒。僕與足下數共晨夕。愈看愈姸。蓋如小喬初嫁。雄姿英發時也。無限千秋。正圖揚搉。而君家之猿鶴。促君歸矣。僕所得大著大選。佳書佳扇。充盈篋篚。尙一無瓊玖之報。而足下又諄諄致語。以僕之拙集爲念。僕泥塗勞吏。滿眼俗物。零星殘稿。用紀歲月。不知何以亦邀賞于法眼也。

與俞陳芳

扁舟久待。未聽踏歌。悵然獨去。覺有一段不了之情。蓋爲斯道惓惓。不比他人。徒以交情繾綣。况起離愁也。足下解人。或以別爲不別。則又更進一籌矣。

與黄仙裳

臥病窮海。知交全無。旦夕呻吟。眠食都廢。此時雖靜攝安養者。猶不免日劇。况千萬饑寒之衆。日夾號叫。醫藥餱糧。事事堪愁。夫愁本病根。愁不去而病能興乎。

答朱魯瞻

津頭久待。以未得握手爲恨。掛帆西去。掩淚回看。忽見犀伻。馳送佳句。不啻桃花潭上也。展舒熟讀。情見乎辭。頭目涔涔。從此作十日惡矣。

與黃仙裳

別後同交三過訪東原。作世外竟日談。極盡生平之快。定翁高情古道。送我邗關。同眠同食。異常繾綣。却以先生早歸爲憾。舟中絕句。無限深情。一讀一酸鼻。遂以祕之笥中。不欲再見此苦境耳。

與丘龍標

詩債未了。又停帆半日。亦以戀戀故人之故。非盡供應筆墨也。足下大手長篇。讀之咋舌。不得已以小律塞責。自覺羞澀。然龍尾長。兎尾短。正亦不能自強也。

與杜于皇

冒暑過舟。痛飲至日夕。先生豈盡嗜酒哉。實有一段傾吐不了之衷。特借杯酌以淹其時耳。僕與先生交最晚。而先生之交僕最眞。當坐客雜沓之中。凡一語一笑。皆以目相視。亦曰人之所語笑者。或未必爲我之所語笑也。讀扇頭贈句。停舟如有待。結契豈雷同。愧哉愧哉。僕何能不雷同。但未肯學吠耳。

答龔半千

得妙染佳詩。充盈几案。小小划子。人亦指爲書畫船。頓令坐蓬窗持茶杯者。鬚眉顧盼。皆有風度。誰謂人俗不可醫。先生非醫俗之岐黃乎。僕早起移舟大東門。就賓客故也。不意乃與尊寓相遠。一似避而去之。然後知天下事不可容心。容心則責者至矣。長卷見惠。非但字多也。且更有贈僕之詩。昨晚熱甚。何以操筆。先生作用。匪我意及。

與杜于皇

祕園在北郭。非紅橋一帶也。今日之集。同人俱到。待足下久不至。有客云見茶村乘輿疾行。向

紅橋問去。斷非赴豪家之召。或迷武陵之津耳。敬以數行作桃片。祕園從此不祕矣。

答秦孟岷

西園人到。備悉苦境。弟與長兄至戚好友。原期握手天涯。共相慰勞。不料中途分飛。弟爲泛水之鷗。兄爲在籠之鸜。兩相依者而兩不相顧。言之潸然。所云告病辭歸。各種猶豫之念。俱當刪却。從來將相仙佛。非耐性人不能成。弟苦境尙未受足。或再到草堰共喫黃蘗。未可定耳。

答李鶴生

土木形骸。祇宜林壑。濫叨弓旌。抱慙良多。小照數幀。寫出處之大節。以示子弟耳。過蒙垂盼。兼賜佳記。遂令鬚眉生彩。蘿薜有光。作手已不能及。過譽又何以當哉。

與崔蓮生運使

繫纜邗上。得過高署。筆篋文酒。備極繾綣。數月之勞瘁。都償于一日矣。僕匏繫昭陽。一籌莫展。聽雨高樓。苦吟悶坐。遙想先生美人爲政。優游忘機。好風良雨之辰。乘畫舫遊紅橋。詞人滿座。佳句盈囊。覺仙樓與仙舟。又有仙凡之隔矣。

答黃儀逋

昨晚蚊熱特甚。蚊而濟之以熱。猶貪而濟之以酷也。足下越境可免。僕則似懷士之患氓。不至露筋不止矣。拙集別無副本。即付陳鶴山攜去。足下法眼高手。惟祈痛爲芟抹。必求可存者刻之。僕本窮人。不能代人辦覆瓿物也。

與王漢卓

海上風煙。時時入夢。足下醇雅孤潔。實不愧尊公高風。幸託蘭籍。自應獻醜。但僕近住昭陽城上。風雨滿樓。吟嘯自賞。所爲詩。無一驚人句。又不得足下確爲甲乙。昧昧付梓。實屬自欺耳。

答王歙州

淹留冰廚。紅日未沒。因旣庭先生不能耐暑。故逐隊同行。實非五臟神之所肯也。扇卷竟爾獻醜。何時再一快談。云待金陵回日。太賒限矣。

答徐蘭江

讀新作。筆氣遒逸。駸駸日上。何勝歎服。瓜藕之惠。皆名園佳品。供之冰盤。恰與冷館相稱也。

與李左民

分手後。暫息昭陽北臺。長夏無事。坐看湖光海氣。侵撲襟袖。每念足下胸有煙雲。筆無塵土。何時買棹東來。爲我摹寫。兼完前託八幀。恐稍遲。則鷗鷺之踪。又不知飛鳴何渚矣。

與黃仙裳

秋風漸爽。想健步勝昔矣。特遣伻以微芹將意。兼訊何時聚首。別而復聚。聚而復別。或因別而反得聚。或因聚而反成別。此中顛倒。皆非人力可期。水萍風絮。適然而已。

答黃交三

連接手教。皆不及答。蓋蚊蝱暑溽之苦。乃生平所未經者。雖居拱極高樓。俯看城內萬家煙火。城外百里菱荷。而朝不得食。夜不得睡。大似落刼仙人。苦行頭陀。何時始爲圓滿之期耶。足下讀書養氣。持滿而發。白下秋風。專聽好音。僕客囊羞澀。聊以二金充卷資。蓋近時無車無魚。較住海陵時。又添花樣。大約離唱蓮花落不遠耳。

答張諧石

僕本貧官。又交貧友。有心無力。自蹈菲薄。何時得一機會。大爲柴桑故人增色乎。念之念之。弟非食言人也。若谷在敝署。備悉淸苦之狀。百里荷花。不堪持贈。藕粉數函。聊助苦吟耳。

答閔賓連

祕園一會。識足下之鬚眉矣。而足下之大著宏作。雄談卓議。概未敢窺測。寄到大稿。及黃山誌。挑燈細讀。足下之精神文采。躍起紙背。始悔社集日。單言片語。竟同于冠蓋公宴之事。無怪乎虞山當年。聯八郡大社。人多語泛。攘攘文臂。而識者亦謂之市交也。扇茶領愛。讀山誌偶得長篇。直寫胸臆。乞大筆削之。

與蔣前民

海內有前民先生。如文字之留羲畫。樂律之本黃鍾。令人俯仰玩味。咨嗟不窮。祕園之集。得瞻眉宇。古貌古心。乃在黃農以上。所稱前民。眞足楷模後生也。寄到詩畫。爭好一扇。點墨隻字。皆具典型。拜而藏之。竟不敢作懷袖物矣。

答卓子任

廣陵諸子。結契者衆矣。獨與足下相見最晚。而一見傾倒。別有氣味之投。較始交諸子時。微有異焉。此其故。僕不能喩。而足下亦或未必深喩。蓋有天焉。故祕園之集。足下力主其事。鼓舞羣賢。頓成雅舉。他日事傳地傳。而賢主人如足下與學臣者。豈出諸賓客後哉。故知傾蓋之始。皆非偶事也。

又

石濤上人。道味孤高。詩畫皆如其人。社集一晤。可望難卽。別時又得佳箑。持示海陵昭陽諸子。皆謂筆筆入悟。字字不凡。僕欲求一册。以當二六之參。不敢徑請。乞足下婉致之。

與吳薗次先生

停帆一會。得接荀香。雖賦別匆匆。而夢魂常在紅橋煙雨間。分韻佳什。冠冕全集。僕尤愛十五國風詩得半。八千客路酒常兼之句。別來寄跡昭陽。嘯詠一樓。看郭外數百里荷花。文人如艾山湯孫歙州輩。亦常過我。但湖海客槎。跡逸心勞。人地雖佳。不能使興會不淺也。大序已弁

拙詞。翠翹金冠。無鹽自無鹽耳。

答錢十青

維揚賦別。悵悵東歸。昭陽文物之區。而荒凉特甚。一蔬一粥。竟似逃禪。李若谷同住數日。頗爾清減。使君之貧可知已。

答朱鶴山

先生與冒鄧兩翁。皆海內耆英。肯過荒衙。流連竟夕。一時昭陽。竟成洛社。佳什深穩堅光。眞屬老手。語云老手舊臂。一以當十。先生八十歲之老手。不啻當千百耳。

答黃交三

足下以何事遄歸耶。數日共几聯榻。逾增膠漆。偶爾分手。亦有別緒。且宋既庭冒辟彊鄧孝威諸先生。萃聚昭陽。爲千秋僅事。海光樓額適成。欲卜初三日登樓賦詩。足下與墨書一去。海光無光矣。萬望早旋。以壯茲舉。

與鄧孝威

聞即刻返海陵。僕明日欲作一小東。不知可停帆否。羞澀客囊。無以增行色。小盃一隻。聊爲舟資。登樓諸作。乞于舟中錄賜。盃不大。恐買舟未必穩也。

答朱鶴山

佳書妙絕古今。歸之闕里。永作家珍。筆不可及。年不可及。不謂奉使海中。撈此奇寶。

與冒辟疆先生

昭陽天邊之水。非萬不得已。如張騫者。孰肯乘槎。先生以弟馬齒之故。遠就三百里。同住三十日。飽我以行廚之珍。投我以奚囊之玩。促促言別。情何以遣。且北風甚厲。水腹將堅。此後縱有雙魚。豈能破冰而來乎。

與俞水文

昭陽一水。羣賢畢集。自花洲七子之後。于今爲盛。又兼金屋佳麗。來自天際。一時詞賦聲歌。占斷南國。正擬登樓觀海。大集同人。而乃以羞澀客囊。不能爲西園蘭亭之主。坐失良緣。殺風景極矣。別後悒悒閉樓。而庖人廩人。更來敗意。目今坐客常滿。食指日多。呼庚呼癸。未免捉襟。

特向大倉假粒粟。亦如涸鮒丐涓滴于滄海。早苗望膚寸于泰山。故知不吝耳。

與李季子

大作凌唐軼漢。勒之石門峯頭。山靈生色。但佳山之人已出。捧讀汗下。竟似移文矣。

答宗定九

東原過訪之後。乃承慇慇雅意。送我萸灣。同聽江雨。共臥溪舟。追停帆廣陵。猶晨昏促膝。極生平文酒之樂。先生戀我不肯歸。我戀先生不肯發。紅塵綠水。此際大費躊躕。分手以來。僕之北行又不果。無限千秋。正可從容話語。孰知一棹昭陽。如居海外。中原故人。音問寥闊。今蒙手函。娓娓念及馬齒。並寄詩扇。謬讚涼德。而拙稿數篇。亦已收之藥籠。貽笑海內。先生雖極愛我乎。未免包荒之甚矣。

與鄧孝威

滄浪亭畔。追隨旬月。欣風雅之有託。兼縞素之難忘。東道疏闊。實增慚愧。別來海風湖雨。無限淒楚。忽接手教。驚讀佳詠。姪栻乃附不朽矣。繪事雖細技。亦必遠遊而後成。文章道德。豈

杜門逐客者所能冥悟乎。領台教。所得多矣。

答卓子任

古人不期來日。蓋以來日事不可預計也。仕宦之身。雖旦夕亦不能自主。况歲月哉。僕視工海上。期底績而歸也。謀方始。而召撤回都矣。道經維揚。同人留予爲停帆之集。集始畢。又返棹昭陽矣。八月再以事至維揚。同人邀予爲看月之集。集未就。而又遣之鹽瀆矣。朝湖暮海。節序全忘。兩年重九。大抵皆蘆荻鷗鷺之汀。來歲重九。又不知飄搖何處。此則事之不可期者也。諸同人雅集平山。追步楊柳春風之句。覺四座吟嘯中。居然有歐蘇在。乃知千古此平山。千古有歐蘇。此則事之可期者也。僕以勞薪。不得與觴詠之列。亦欲續尾羣賢。借傳不朽。此又事之可期。而未可盡期者。讀來札。感慨係之矣。

答張諧石

宦海行踪。原無定止。况爲乘槎之客。其飄搖煙霧。又何所抵足也。生平知己。半在維揚。溯洄就之而不得。轉側思之而徒勞。每獲一函。如得瓊玖。反覆尋繹。至形夢寐。况足下尤僕所每飯不忘

者乎。佳作纏綿篤摯。誼過古人。欲作答音。援筆輒止。倡予不易。和汝實難也。汪扶晨高才雄名。僕物色者已久。不意其縞紵先施。何時過邗上。一接荊州耶。于臣虎採詩昭陽。凄涼特甚。僕不能大爲潤色者。僕亦似採詩之人耳。

與李厚餘刑部

分手又抵歲暮矣。淹留湖海。未卜歸期。出無車。食無魚。寧止黑貂裘敝哉。自先生入都之後。時事日非。無可告語。回想圍爐倂茗。並馬談詩。一段情事。輒凄然欲淚。近聞閱河使者將臨下河。不知又作何變端。白衣蒼狗。聽之而已。

答何蜀山

足下作士不第。作吏不終。落魄揚州蕭寺。遇亦窮甚。昨夜看月之集。獨足下佳句先成。同人浮白讚賞。被之管絃。次日騎馬過市。人人指爲瓊花狀元。亦足以償數年之落魄矣。世之傳臚鳳闕。與足下之擊節仙觀。總以揚州一夢目之可耳。

與方雪帆進士

瓊花觀看月詩。惟先生擅場。蓋當場擅場。乃爲難耳。近時雅集。皆分韻補詩。安知太玄經果出楊子雲手乎。

與鄧孝威

歲云暮矣。聞先生返海陵度歲。乃不勝離羣之感。諸郎濟濟過署。皆爲象賢之英。投贈佳篇。琳琅滿壁。乃先生平日樂饑之具也。寧不爲先生稱快哉。

答黃仙裳

南浦分袂。又及除歲。老友菜盤。能復遠頒乎。月舫到署。朴貌古風。大是隱君子。淵源家學。不必定出青紫間也。南浦別言。竟至紙貴。皆出先生倡導之力。不然。誰有閒心作此閒題耶。

與蔣玉淵

天寧寺內。僧居也。寺外。丐居也。我兩人寓館。處僧丐之間。其孤寂飢寒相似者。居相似也。明日歲除。無以消遣。偶得句云：問字詩壇僧弟子。聽鐘蘭院丐賓朋。可以盡我兩人近況。明日各揭爲春聯。對之噴飯。必得好施主也。

湖海集 卷十二 札

戊辰存稿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山陰黃　逵儀逋
新安張　韶諧石同閱
江都卓爾堪子任

與余澹心

從諸選本。獲覩著作。典博精密。如商周鼎彝。藻刻極細。而古色自黯然也。僕乘槎湖海。厭雨勞勞。乃不敢以泥塗之人。重自菲薄。每謁諸前輩長者。搜討舊聞。用拓鄙識。實欲接踵先正。振起家學。區區附風託雅之事。幼所豔嗜者。今且自悔。然君子以文會友。未有離詠歌著作之林而問道于盲者。僕與合淝何蜀山交最久。殘臘間。相遇於廣陵蕭寺。備述足下古道絕學。令僕納交。今蜀山已化異物。而其言猶在耳。敬以拙稿作縞紵。蓋不負故人一番慫臾之盛心耳。

與田綸霞撫軍

海上樓船。得拜棨戟。雖茶話片刻。猶能揚扢雅頌。衡量古今。晤對之頃。竟忘閣下爲節制三吳之二千石。其澹泊寧靜。當於南陽廬中人求之。任抑鬱窮愁。莫可言狀。湖海一集。乃呻吟疾痛之聲。閣下既肯塵目。則兩年之嘔心。已有成效。不但賞之爲彤弓。即罰之亦華袞耳。任近寓維揚。以先北海祖祠墓在揚。叠遭兵燹。抔土無存。念先北海在漢末。顯儒術。興學校。爲天下窮士所歸。雖被難權奸。而節義凜凜。實古來賢達之冠。今欲從諸人士之請。建一北海書院。爲朔望會講之所。俾四方遊學者棲遲有地。鐘鼓芹毛。雖一家之享祀。詩書絃誦。乃四海之橋門。閣下主持名教。雖疏請創舉之事。倘肯爲之。況在齒牙筆墨間乎。芻言斷以執事爲重也。

與宋牧仲藩司

先生振雅扶風。領袖吾黨。僕伏處山林時。即知海內有牧仲先生者。恨不旦暮遇之。前贈詠綠牡丹石刻。即供之蕭齋。薰以名香。今且有年矣。而不意其蒞政吾鄉。不得一遇。同官江南。又不得一遇。承頒牧菴各種大著。把之過日。雖勞瘁窮海。如先生之朝慰夕勉也。春風駘蕩。懷想更切。敬以一牘遠候。蓋如饕餮者過屠門而大嚼。雖以快意。未必不竟可得肉也。一笑。如面。

與朱天錦

傾蓋昭陽。遂成膠漆。一時文酒過從。無出我兩人右者。別來移居蕭寺。吟詩送老。下河前工。久已付之東流。但歸朝無期。思鄉有夢。甑釜之魚。既不堪煮。乃不得不聽飯後之鐘矣。

答許漱雪先生

先生乃靈光碩果。海內無多。當此春和。高居頤養。爲天下愛耆舊。使後生小子知有典型。則僕之所深望。向平婚嫁。有何底止。似不宜縈老人之胸次也。

答卓子任

紅橋乃邗上一徒杠。自阮亭先生宴集之後。遂成勝地。固知平山當日。亦一荒岡。得六一築堂而始傳。後人踵跡來遊。終不能出古人之上。何以附古人而成名耶。傍花村野老之居。從無名流過賞。我輩雅集觴詠。特爲開闢。將與平山紅橋鼎峙揚州。況又有足下扛鼎之詩乎。

答端梅菴

傍花村一旂亭耳。同人買醉吟詩。將成名勝。足下遠自秦郵。來襄盛舉。不異滕王閣故事。滿座賓客。讓後來居上矣。

答閔義行

琉球繭紙。堅緻潔白。存之篋笥。堪入賞鑑。不敢濫用。爲紙災也。石子一枚。如夏雲奇峯。乃石中之渠魁。卽貯之水盆。銅尺歌固佳。箋上小行。嫵媚生動。尤佳。卽揭之晴窗。一摩一玩。今日手眼不得偸閒矣。

答王景州

纔喜識韓。遽爾分襟。相對離筵。心目注射。別有脈脈通誠之處。實非他人所能解也。佳作貯之錦囊。時時捧讀。一篇一意。可稱詩史。拾遺八首之後。此爲老手矣。別來兀居僧院。春與闌珊。雖稍有抒寫。皆泛應無當之作。豈有閒錢刻此胡話乎。舊作數首。聊以引玉可耳。

答王歙州

席散一拱。不意遂有三月之闊。紅橋煙雨。遊人買醉。僕乘小輿往來其間。羡煞旂亭。恨無一知己者強來捉袖。此際不得不憶足下耳。昭陽城外。菜花黃否。去年風景。結想魂夢。不知何時駕小艇。泛輕波。晤足下于黃金世界。一飽窮眼也。近聞時事更新。雖忍餓銜寒。頗覺神王。贊歎

不足。寄之詠歌。詠歌不足。形之舞蹈矣。大刻愈出愈勝。如甘泉乳井。汲多更佳。僕茅塞已久。雖努力芟闢。終無妙境。寥寥蕪詞。似瘠田之莨莠耳。所問蔣汪二君。久已渡江。雪蜀兩老。同爲古人。僕襆被僧廊。舉目凄涼。若非時事之快耳。殆亦鬱鬱病矣。

答黃儀逋

昔人言窮者謂往日之窮。無卓錐之地。今日之窮。連錐也無。又謂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今日之窮。以舉火爲奇。僕往日以親朋少驗窮。今日以親朋多驗窮。何也。親朋來顧者。無資遣歸。日積日衆。日衆日費。日費日窮。何所抵止。今且停午一餐矣。前作得金歌時。猶多妄語。今乃一一實之。亦足爲妄語者之報也。清明上巳日。不廢冶遊。簫鼓畫船。賓朋滿座。人人羨使君豪舉。豈知皆使君爲客而賓朋爲主乎。顚之倒之。自公召之。亦安往而不樂哉。佳作汪傳。已入史公堂奧。僕無容贊。獨於字句涉複者。稍以愚見省之。蓋多不如少也。春已暮矣。綠葉成陰。而諸事未就。惟望足下過署就教。一解鬱陶。相待者雖無婦藏之斗酒。而紅橋青帘偏愛黃公也。

與于臣虎

法海寺一片荒涼地。不知隋宮盛時。此爲何境。足下選詩小樓。樓下畫船與馬。過無虛日。曾不知樓上有人焉。孤吟低嘯。胸具千古。僕謂樓下之春風百回。不及樓上之清宵一度也。

與宗定九

紅橋修禊之會。欲以先生主壇。而鴻飛冥冥。久待不至。畫船簫鼓。終覺少韻。忽得大作。刻之卷後。如明月盡而夜光來。歌笑中流。居然有梅岑在也。拙集辱承佳序。似以錦覆糞。未免罪過矣。瓊花詩欲丐片言爲重。乃蒙賜以鴻章。且多博核典贍之論。眞出望外也。

與崔蓮生運使

月餘不晤教矣。每承慇慇注念。實窮途之指南。僕鬱鬱居此。三旬九食。雖每以義命自安。而從我于陳蔡者。不能無愠見之言。何以答之。先生其教我。

答張諧石

兀居曉鶯堂。得諸君酬酢慰藉。不止遣悶。且可樂饑。送春之約。自當早隨鞭弭耳。僕與足下相賞于風塵之外。凡可以表幽而彰隱者。無不曲致款私。雖足下室邇人遐。而大夫不舉式廬之典。

皆僕之責也。

與平甫兄

驚聞老叔師訃音。慟哭昏暈。五內摧絕。乃爲位設祭。稍盡子姪之禮。終以不得奔喪會葬爲憾。弟蒙叔師非常教愛。于衆人之中。獨以遠大期許。聞弟叨一命之榮。遂至喜而不寐。蓋從世道人心起見。不比世俗彈冠但爲交遊光寵已也。今弟治水淮南。碌碌無狀。日望叔師惠以好音。竟不意捐館于臨邑。慟哉慟哉。弟將何所適從。以免于罪戾乎。容復命過里門。當稽首墓前。以謝不能築場獨居之罪也。

答黃仙裳

隔歲不一面。手函亦不數致。自訂交以來。無此疎闊。大都以貧病憂抑。失禮甚多。積愧成疎。積疎成罪。先生或亦知之也。近且一日一餐。親朋僕從居無食而去無資。僕淸夜自思。生平無大罪戾。乃至作揚州餓殍。若繩以春秋之法。諸大夫國人不能自謝矣。

答黃交三

曉鶯堂聚。冉冉春暮。秦郵歸棹。何不踐平山之約。柳老鶯啼。殊覺索莫。玩月兩律。大爲珠湖生色。淮海之後。風流再見矣。獨司空所賞。珠湖春綠水黏天之句。全篇不見。何也。大序久要不忘。但愧鈍筆不能副此妙句耳。

與汪于鼎

花下快聚。又得暢談。不枉春風一度也。銅尺首二字。皆讀爲慮侯。考郡國志有林慮無慮。然皆邑名。非矦國。且矦字亦無人旁者。有所謂候城。乃氣候之候。非諸矦之矦。又太原郡有慮虒邑。屬今五台縣。然字非人旁。而字彙亦有寫作俿者。況虎字古寫作虒字甚多。慮俿銅尺。似爲得之。箋書無多。不能細辨。奉去銅尺。並小册。乞博雅者留意焉。

答閔義行

喉病稍可。皆佛手柑之所療也。容謝愛。姪栻已歸。乃惠茶香種種。再謝愛。查二瞻帖不易得。得而且多。眞過分矣。三謝愛。平山堂屏字撿出。似珠還劍歸。不勝奇喜。四謝愛。僕之愛多不報。與足下書畫債多付之不理者。同一例耳。

與田綸霞撫軍

□陽之遷。眞出意外。在閣下文章事業。超出古人。正宜閱歷邊徼。處恆人所不能處之境。以成奇勳異烈。若但吹角建牙。坐鎭靡縟之鄉。雖好詩亦不多有。而況成千秋之奇男子乎。任展轉思之。雖以失庇離羣爲私憾。而稱慶加額者。乃與天下共之。近者僕僕馬足。迎新使者于數百里外。舊婦事新姑。殊難爲懷。接手教。愴然涕下。百里江濤。雙魚難到。雖有曲折之衷。向誰訴之。

與黃仙裳

伺候棨戟。日夕回寓。忽見大序。拜而讀之。立局命筆。如古大臣莊士。正笏端容。談義理風節。而又沉靜温克。無纖毫矜張奔逸之氣。眞老手鴻裁。爲一代可名可世者。以弁予集。未免褻越矣。

答秦孟岷

下河一案。千變萬化。雖智者不能測其端倪。弟浮沉于中。莫知抵止。蓋宦海中之幻海也。前與舅翁同事河干。受教良多。今踽踽獨行。進退維谷。接手教。知舅翁有復棠之意。弟心切顒望。但

時事日非。大異前局。先用何以收趨事之員。四分何以招子來之衆。舊新兩相觀望。交盤倘費躊躕。弟之行止且未卜。又何能爲舅翁借一籌也。邇日讀史蕭寺。倍極鬱陶。方寸有幾。既爲今人躭憂。又爲古人躭憂乎。

答端梅菴

別後僕僕奔走。未有寧晷。寓海陵半月。艱苦之狀。又甚維揚。所謂岐路窮途。逢人欲哭矣。近日返棹天寧。暫消伏暑。長夏一餐。猶費拮据。吾豈匏瓜。何至繫而不食。聞者能無發一笑乎。

答黃仙裳

塵土馬牛之人。得足下父子時相慰藉。義雖友朋。情則親串矣。別來仍居蕭寺。以餓腹而陪閒話之賓。空囊而養久居之衆。較之堂頭和尙。猶覺吃苦。昨承教。謂宜刻一東西南北之章。僕思之。實不相符。夫所謂東西南北者。雖栖遲靡定。而何天不可高飛。今則動多掣肘。膠足一隅矣。拙詩百首。皆鬱鬱久居此之作也。乃蒙溢美批評。甚感提攜之婆心。然郊寒島瘦。情見乎辭。一丹一黃。殊費大筆之妝點耳。

與俞陳芳

授室授餐。好我大過。當之能無愧恧乎。匆匆西來。未及面謝。期于不日返棹耳。孰意久稽如此。偶爾去住。皆非意料。况天下之事乎。况生平之事乎。作客日久。以浮沉爲常境。以聚散爲戲局矣。

答黃交三

飲酒賦詩。皆有一肚皮無可奈何者。足下憐其貧。而又贊其樂。甚感知己。但處此境界。不病則善矣。樂自何來哉。僕不敢自欺以欺人也。選詩之舉甚善。然不可有利心。亦不可有名心。名心盛。則欲人人盡說好。至欲人人盡說好。而謂有眞是非者。吾不信也。足下與墨書勗之。

與朱天錦

比隣作寓。偶然耳。然亦有天焉。不使在陳之厄。而見于在吳。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又免僕僕之亟拜。僕何修而得此哉。昔孟嘗養客。欲收客之效也。僕迂拙如此。足下豈有所厚望而養之哉。無所望而養。所謂眞養。有所望而養。所謂以犬馬畜客也。雖然。世之名爲客者。往往不感主人

之高義。而祇感主人之酒食。感主人之酒食者。而欲主人不以犬馬畜。得乎。足下高明。當韙予言而莫逆也。

與魏和公

冷館草具。先生父子惠然肯來。遂盡一日之歡。且談翠微峯勝境。不啻武陵桃源。桃源世外桑麻耳。翠微竟是雲中鷄犬。豈不又勝桃源一倍乎。後世因無問津者。疑桃源是寓言。今翠微確確是先生之家。而桃源何足疑且何足奇哉。

答費此度

暑天勞步。未得磬歡而別。承示學術指歸。洞若觀火。已書紳服膺。永佩高賢之教矣。樂律深邃精微。非狂鄙所能窺。但夙承家學。幸有備官遺器。存什一于千百。二十年來。悉心考證。已試之于闕里。行之于雍宮。仍恐譌謬相沿。失古人良法美意。新秋涼爽。肯命駕相商。期于盡是。彙成一書。以垂示後學。則僕之苦志得先生而甘矣。

與宋既庭廣文

適枉台駕。未得久坐快談。僕肩輿爲婚者借去。又不能急往就談。特遣价持拙刻博笑。外有闕里樂官瞽者徐義。以問道南來。明日將返。諸公贈言甚多。乞亦品題一語。爲之增重。勿謂瞽人不識字也。

答方樸士

寄跡蕭寺。甑釜屢空。得足下引爲知己。敦古人授餐之誼。頓令廚傳生煖。佳什大跋。蘊藉風流。直堪追匹蘇黃。一讀一讚。擊節欲碎矣。

答喬東湖

讀佳跋。寄懷今昔。情餘于文。且多蕭森歷落之致。蓋得章于史漢。得句于左國者。偶爾小品。皆可名世。輕求漫作。總屬暴殄耳。

答蕭靈曦

徐生盲目。頗得神解。抱器南來。原欲就正有道。果荷諸君子嘖嘖贊許。比于襄冕。虛往實歸。彼何幸耶。足下既賜佳圖。又贈佳詩。雲煙珠玉。輝映一紙。徐生之名。成于諸君子者十之一二。成

于足下者十之八九矣。

答許潄雪先生

先生先代遺者。聲爲古律。身爲法物。一言一動。皆可垂訓。僕拙詩一册。譬之春鳥秋螢。閒花野草。或可供士女之消愁。而廟堂典型所在。則必無用處。先生乃不鄙其纖巧。索而讀之。且振之以宏鍾。弁之以周冕。俾開卷者驚心屏氣。歎爲當代大著作。及漸讀漸弛。迨終卷。乃笑震雷之鮮雨。峨冠而加猴。豈非先生予僕以華服。反形僕之草野乎。謹如命付梓。而愧汗實甚也。

與黃仙裳

違教又兩月矣。何若是之速耶。僕在天寧寺。忍飢抱病。千愁萬苦。皆于兩月內包之。此兩月內之分寸。可敵受用人之千萬刼。日長如小年。寧第爲靜者言之。先生近況。除貧之外。想亦無別慮。夫貧者吾輩之常。若不貧。則變矣。處變境者樂乎。處常境者樂乎。先生可以自信矣。

與鄧孝威

沽酒一醉。次早西發。瞻望台旌。倏及兩月。竟不知爲瘧鬼所困。此鬼特怕詩人。昔杜子美贈以

佳句。而瘧鬼遠遁。今海內推先生爲斬瘧鬼之渠魁。何至臨陣忘刀耶。一笑。

與黃儀逋

久不得消息。秋風涼冷。渴思故人。足下近況何如。每日有佳醞三斗否。若果能滿意。便不生病。亦不愁貧。更無煩僕之懸懸也。

與陸拙庵

足下工棐。又工畫龍。棐爲古樂。今人不講。龍爲神物。世人莫知。宜乎其不遇也。玆欲索書出遊。尤非得計。行路之難。自古傷之。歷數知己。長貧者多。誰有餘粒。能及此迂闊無當之墨客乎。令嗣正己。能讀父書。廣陵散不絕矣。教子成龍。非陸探微其誰能。斷斷不宜抱器輕出。墮人世之雲霧也。

答姚綸如

足下偉然一丈夫。英氣勃勃。見于眉宇。傾蓋之始。即以識膽相許。今果歷試諸艱。盡收經濟之略。歸于性命。捧讀廣陵雜感。或贊歎世情。或玩味天心。乃用世人作出世語。甚耐人尋繹。昔

邵子作安樂窩諸詩。宋慶宗讀之。稱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此之謂知言養氣之大丈夫。而世人不知。但以擊唾壺拔劍砍地者爲丈夫。曾進履之留侯不若。又何足語於聖賢之林哉。

答王漢卓

秋後餘暑。汗沾衣袂。頻勞大筆。心甚難安。玩月佳句。淸新圓潤。便如昨夜冰輪。讀之快暢起舞。何似在人間也。

答宗定九

偶有觀濤之舉。得先生如期命棹。成千古勝事。蓋如星聚雲蒸。或有天以主之耶。佳什大雅元音。得體得法。非泛泛遊衍之作。且意到筆先。如濤飛浪湧。發羣公之興。壯當場之膽。眞詞壇健將也。王氏五兄弟。一堂塤篪。盡洗俗音。取次捧讀。愈出愈奇。先生薰陶之功。眞同時雨矣。史方山何人。亦復不弱。總之近名園者無凡卉耳。

答于臣虎

分手旬日。猶未渡江耶。觀濤之會。以不得足下執耳爲恨。佳作遙寄。壓倒一切。服極羨極。銷

夏詩承付梓傳播。已覺不安。幷版擲贈。如買櫝而不還珠。貪亦甚矣。

與翁曙公

承惠佳畫。氣韻蕭疎。高出荆關。眞逸品一派。展之壁上。日夕臥遊矣。足下年富才高。無技不精。前輩包稚修萬年少。亦擅多藝之名。而如足下留心理學。兼以經濟者。則又指不多屈。湖海相逢。眞非偶然耳。詩扇一柄。乃郭匡山見贈者。乞再染數點於後。以成合璧。

答徐松之

秋風漸冷。絺衣葛屨。先生焉往乎。小寓苦境。實所目擊。雖能以一飯飽君腹。實不能以雙翼代君足也。先生屢云刻下南歸。而僕之贈言愈緩者。蓋如幽王舉烽火。諸侯直以爲戲耳。

答郭皐旭

聞蒲帆已掛。不敢再過細談。恐取榜人之厭耳。苦索拙跋與詩。勉爾錄去。不知錦囊珠玉中。必以瓦礫雜之者何也。

與汪文冶

不接教言又三月矣。蕭寺兀居。同人罕到。秋夜漸長。閒搜諸君贈答之言。爲消遣法。惟足下兄弟瓊花二作。氣韻出漢魏之間。已得大幅。裝成屏幛矣。仍乞二小箋貯之巾箱。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化育鈞陶。功非細也。

答俞陳芳

草滿階除。久無人跡。忽枉賢父子車騎。喜出望外。一簞一瓢。欲稍遲高駕。而乃匆匆返舟。雖深體使客之貧。而使客典書鬻硯。沽此斗酒。乃不肯一嘗之。亦未爲能體使客之貧者也。

答端梅菴

讀贈言。敲擲有聲。沉雄無敵。進乎技矣。我固莽男兒。當之氣索。

與鄧孝威

秋風促衣。歸思紛如。偶憶先生舊作數首。乞各書一紙。歸之行篋。零珠散翠。貧女皆有用處也。

答吳薗次先生

冰廚飽飫之後。僕僕風塵。又復數日。得觀濤大作。如海日東昇。爝火斂光矣。徐浩然贈詩頗

多。必以大跋爲重。譬之售商銅漢玉者。須有宋錦袱子。方炫買者之目耳。

答端梅菴

九日茱萸。天涯快聚。亦古今難事。况僕東西南北之人。偷閒來此。尤不易得者。足下爲時賢之冠。及期而去。情何以堪。來歲重九。可必再聚乎。卽生平重九。可必再聚乎。足下達人。勿泛泛視也。

答繆墨書

馬齒日增。碌碌無成。賓客醵金來壽者。盡海內之英。周旋其間。祇增汗下。承大惠遠頒。知足下亦念及此日。甚感眞切。况扇頭佳作。脫去壽言蹊徑。尤宜常常在握乎。

答黃交三

病瘧病痢。愁飢愁寒。無車無馬。望鄉望國。以鐵鑄之身當之。倘恐消磨。而乃以瘦骨支吾其間。古來有如是之壽徵乎。佳句賜祝。深愧過譽。尊公欠句。不敢復索矣。

答端梅菴

梅嶺登高。未免有遍插茱萸少一人之憾。是日到者三十人。孝威園次前民皆在焉。即席詩俱成。雖衆珠爭輝。究竟待佳詩作夜光耳。

答繆墨書

落拓羈人。時時垂念。眞不以炎涼爲濃淡者。承問何時得閒。欲攜具就談。僕除眠食之外。何時不閒。但就談有忙足下。攜具有忙使者耳。

答宮叙五

兩日捧讀佳詞。蘊藉旖旎。是此道當行。即搆小序。托以傳播。承貽扇頭長調。神兼乎韻。情餘于文。感激高誼。又非一序之能報也。

與俞錦泉

僕之窮途。豈但一餓。先生之憐才。豈但一飯。前華筵觀劇時。蓋數濕青衫矣。五藉樓略停數日。公事畢。即買棹西發。重來握手。擬在望後。所謂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也。

答卓子任

眞州之遊。出于不得已。今停舟已三日。尙無消息。或竟畫餅。未可知也。所謂畫餅者。言飽乎眼也。今望眼將穿。並眼亦枵腹矣。走使來索壽文。竟未示以節略。雖空中樓閣。尙須興雲布霧。豈能呼咄而辦乎。

與宮叙五

眞州返棹。接手教。卽爲數言。荒蕪鄙俚。自嫌老醜。敢厠入紅牙白紵之中耶。

與張諧石

布衣之選。特爲刻搢紳便覽者作一對症藥。其人皆素所交遊。深習其性情者。不特存詩。兼欲存其人。何世之選家。不惟不論其人。並亦不論其詩乎。

與李畹佩

廣陵爲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懷才抱藝者。莫不寓居廣陵。蓋如百工之居肆焉。足下宿學名家。又爲當代公卿所器重。而乃落落孤潔。不屑同于時流。讀旅懷詩。皆嗟卑嘆老。負病忍貧之作。立意極刻。抒辭甚快。足下雖不輕以示人。而隋珠和璧。豈能掩于揚州之市哉。

與崔兔牀

先生爲天下有心人。浮沉江湖間。寒士莫不趨之。今老而善病。徒步淮南。誰其識之者。昨偶談片頃。使我淚承睫下。小册乞題數字。寒夜展觀。以當與先生促膝皺眉細話心事耳。

與卓火傳

頃自吳門。回見華札。知先生愛僕甚篤。而僕實庸碌因人。一無可否者。今出山五年。誦讀旣廢。經濟亦虛。但於江煙海霧中微吟孤嘯。積有數紙。諸君子見之。稍有許可者。不知僕之苦心。著於篇章。僅十之一耳。泛泛酬應。日不暇給。一生甘苦。止附於風雅之末。則僕所大爲愧恨者也。久仰先生海內世德。爲人倫之藻鑑。今亦過爲許可。其所許可。必不悠悠如世人之許可。安得稍浣泥塗之踪。盃酒從容。飽領謦咳。而僕亦從旁暢吐胸懷。水乳針芥。當別有投合耳。老女不嫁。逢人自媒。幸勿一笑而麾之。

與黃仙裳

碌促塵踪。重承高雅。別來辦北上之資。不得已而出弔於吳。雷轟薦福。徒勞往返。乃聞先

生寄揚數日。未得結文酒之歡。所謂無往非拂意事也。

答卓次厚

園亭共酌。未獲細話。而神采遠映。如瞻天半之霞。徒有贊羡耳。命作吳夫人壽言。雖強顏爲之。但不敢見阿家壻也。

答卓火傳

遠客在座。有失裁答爲罪。承教知欲采風海陵。深慊鄙願。但此邦主人。僕未深交。惟黃仙老高風古節。爲所引重。入偃室而說項。當無有第二人耳。

答程穎叔

大作鍛鍊精純。光彩自炫。謹細爲評點。以見僕篇篇卒業。非面諛習套之敢加。蔬酒之餽。有古人風。郊城相隔。未得翦燭共醉。把主人之詩。可恕主人矣。

答金受宣

佳句改削精嚴。已登作者之堂矣。改之又改。乃見謙而又謙。學問人品不日新日尊者。吾不信也。

與盧歇菴

冬至陽生之日。諸先生聚講寒館。可以卜吾道日泰也。但席次所語。僕不能無調停於其間。主良知者。嘗釋家之宗門。主經傳者。嘗釋家之講門。主倫常者。嘗釋家之律門。良知以傳心。經傳以立言。倫常以制行。皆是也。而不無偏見焉。吾道大中至正。合內聖外王爲一體。一有偏見。則成拘儒小士之學。然不能不有偏見者。性分之弗齊。學問之未到故也。吾道中但慮者異端耳。邪說耳。今已得吾道之偏。不妨因其偏而漸臻於全。紛紛爭論。操同室之戈奚爲哉。先生信我者。故敢一商之。

答汪柱東

蕭寺雪夜。共話窮愁。纔幾日耳。不意又至殘臘。蕭寺之雪如故。僕之窮愁如故。忽接新函。頓感舊事。不禁欷歔欲淚矣。近日河事。又非前比。以一文弱書生。追逐其間。非得已也。聞尊公先生。老境著書。足下暇日奉養。享人世天倫之樂。下河苦境。當棄之如遺耳。

答王汲公

歲行已盡。足下歸興勃然。僕浮家泛宅。安所歸乎。讀石門佳詠。神移深林大澤之中。碌促牛馬。亦何事哉。

與吳薗次先生

兩日有事送迎。遂遲作答。七十老翁詩。如命書去。究竟俗病不可醫耳。殘臘蕭寺。爐火皆無。不日布帆東指。再來則先生是七十一翁。言之悵然。見贈石門大作。父子翁壻。珠玉成林。可以賽山中金銀氣矣。

與王山又

季子于役。苟無饑渴。斯已難矣。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誰其念之。茲天寒歲暮。欲遣一介于故里。躊躕累日。苦無甘旨之獻。適承大惠。得以展貧兒之孝思。謹對使拜嘉。辭曰謝爐。豈足盡高誼耶。

與卓火傳

已與仙裳謀守歲之酌。何所感而忽有去心。是日家家忙節。無人問風雪之破寺。剩僕一人。偃臥

其間。去心忍乎。孤雲草堂。僕之舊居也。讀大記。雖愧過譽。實感箴規。獨怪先生脫然而去。反遺僕以思鄉之底本。何也。

答繆墨書

寓南城陳家菴。除夕閉門。不聞剝啄者久矣。足下之刺胡爲來哉。僕幾條窮骨。一段鐵腸。愈冷愈堅。愈餓愈勁。雖盛儀種種。奈共食僧厨。腥鮮久謝。謹留豆豉一味。共梅花嚼之。

湖海集卷十三 札

己巳存稿

闕里孔尚任季重著
山陰黃　逵儀逋
新安張　韻諧石同閱
江都卓爾堪子任

與黃儀逋

讀元日見懷詩。有大笑茅簷春興發。題詩先寄漢公卿之句。甚爲足下賀。繼而思之。足下詩一篇。換酒一斗者也。今日之漢臣無張騫之葡萄。而止有蘇武之冰雪。何賀之有。

答繆墨書

試燈之約未諧。已備悉于交三札中。啓來函。知又卜于元夜。旅邸蕭寂。逢場遣興。諸君肯來。僕何苦作劉子政耳。

與朱天叙學士

名園雅集。極金谷之樂事。及潦倒渡江。歲暮風寒。瓶無半粟。今雖大地回春。而冰山雪海。依然故我。幸令弟天錦肯來聚首。飛花飄絮。且以一醉消之。

與李東山

瓊玖侯鯖。稠賜頻頒。愛我之切。出世情炎涼以外。金陵買棹。未定何日。得蔡札。有東道主矣。鍾山牛首。自須飽看。

答金左黃

分袂兩載。一無善狀。雖奔走匍匐。而實求人驅使之不能。下河局面。可笑如此。足下高飛遠引。甚爲得計。何乃見獵心喜。又理前言乎。

答俞錦泉

碌碌因人。一無成事。玆逐隊北上。實切汗顏。再過歌筵。乃臨去之秋波也。嚦嚦鶯聲。能不啼而又啼乎。厚惠叠頒。多于陽關之曲。鮑叔知我。謝亦多事矣。

答戴景韓

舊孽未了。既去仍歸。連日亢旱積熱。惟茗椀清談。可滌煩襟。承惠新芽。即汲泉品之。兩腋之習習者已來。而一塵之娓娓者尚吝。何耶。

答黃儀逋

古人道義相交。有通財周急之義。況束脩以上。將其誠敬。自應拜而受之。但愈生落托窮途。非能解衣衣人者。却之却之。豈爲不恭乎。承華札婉諭。謹半受半璧。蓋事在兩可。僕亦不敢執一而行也。

答繆墨書

寓樓雨過。濃綠甚佳。不特無酒玩賞。並亦無食消受。竈火蕭條。從者病臥。不料陳家菴即是陳國。但恐尚有蔡家菴耳。

答黃仙裳

經年在陳。以絕糧爲常。以舉火爲異。忽損令任上木之釜庾。皆先生說項。不使皇華勞人饑餓于

茲土。爲諸大夫國人增色。僕何敢以私恩謝哉。

與宋旣庭廣文

碌碌塵土。數月不及奉候。先生必謂我已歸矣。孰知兩番同事計二十一人。皆得先歸。而我之不得歸仍然耳。人皆知薄命之窮餓。由河工遷延所致。而不知河工之遷延。由薄命之窮餓所使。今已決意北歸。束裝載道。袁了凡曰立命由己。今聊一試之。

與王歙州

僕不日北上矣。大海風波。回頭皆如舊夢。願襪之厭之。生生世世再勿復作。足下多才。肯賜以長言。如臨川譜四夢。雖夢之好惡有別。然皆足以警難醒之痴人也。雖然。僕倚裝匆忙。猶能說此閒話。僕豈夢中之人乎。

與李若金

數年苦海。力欲脫去。而海中蓬萊仙島。又依依難舍。今特遣价求佳稿數篇。壓歸鵪之背。有親故來看者。出以贈之。以當靈芝瑤草耳。

答倪永清

僧樓獨坐。絕似空谷。忽聞足音跫然。不勝驚喜。一蔬一酌。聊話積懷。然分手在邇。未免又添離緒矣。足下心直膽大。手辣眼高。自是第一流英豪。血戰三載。已獲中原之鹿。從此放馬歸牛。與天下休養和平。方爲得策。古來英豪。有馬上取而即以馬上治者乎。

答黃仙裳

鬱鬱寓樓。殊難爲懷。令侄酒米之餽。來自雨天。亦雪中之炭也。我輩老眼幾曾見之。

與卓子任

聞西湖返棹。詩滿奚囊。不勝健羨。僕北歸之志已決。定于四月十八日自海陵來揚。恐舟中卑隘。不便久停。乞蚤謀一棲息之所。或道院僧寮。或城外園亭。皆可。僕近時無襆被。不必周牆垣。無冠蓋之交。不必高門閭。但得茂林修竹。可以消暑。寬庭廣院。可以坐賓客。僕願足矣。

與黃仙裳

天曉解纜。至日暮猶不得發。賓客坐滿兩艙。家人無着足處。投詩贈扇。竹簏已不能容。而賓客索

筆劄爲口號。爲長歌。絡繹不完。猶有待立岸上者。噫。天下如此等船。有幾隻乎。使君之窮甚矣。使君亦不爲不富。使君之勞甚矣。使君亦不爲不樂。今夜尙過俞君舟領餞席。先生蹔令子壻輩。不比恆情。尊酌當移之五里短亭。或十里長亭皆可耳。

與張僧持

先生神采精健。把吟拙詠。久而無倦。僕不敢私幸得一知己。而且爲海內幸存此雙眼也。聞去駆頗速。送行大作。乞手書扇頭。庶我兩人眼睛常相注射耳。

答張山來

承頒聯莊筆歌諸新刻。愈出愈奇。蓋天地原有未發之祕。特借足下手眼。次第吐露耳。僕奔馳湖海。未有寧晷。今諸累俱謝。暫停天寧寺杏園。香臺竹院之間。細細咀嚼。數年蠹腸。稍覺靈動。

與梁藥亭庶常

生平積懷。忽傾吐于廣陵濤聲中。雖沉痾可以起。而繁熱豈不能盡滌乎。昨日之集。暑則暑矣。暢談快飲。依然清涼世界。但迎與送連。合與離俱。未免歡寡愁殷耳。茅與唐相依兩月。交同金

石。前已訂住山之約。但恐遲遲其來。僕不能緩王程而待之。惟先生代爲促駕。

答吳薗次先生

園翁主領壇坫。鼓吹風雅。俾四方來遊之士。虛往實歸。眞近代無兩。詩永大選。又闢一番境界。譬之名園花事。日異月新。遊者自遊。醉者自醉。而苦心蒔灌。太難爲園翁耳。

答卓子任

端午爲孟嘗君生日。天下寒士。有不能舉火者。至此日倍覺傷心。非但哀湘弔沅耳。賜來佳品。皆目所未覩。瓶插葵榴。硯磨丹砂。蕭然冷館。忽知今日是端午。

答姚東只

竈不煙者兩日矣。得足下枉顧。已覺寒館生色。況分瓶盎而與之乎。旣醉旣飽。大笑狂歌。乃不覺成苟富而驕之流也。

與吳劍宜

謀飽無計。搜篋中僅有舊畫二卷。蒙代典十金。可支一月矣。平日買書買畫。每爲家人所惡。今

獲書畫之濟。家人雖不言。吾以意驕之。

答宗定九

杏園竹林。甚宜午坐。至晚則蚊與熱濟。驅避無術。遙想東原。在涼月清露之下。不知得幾許驚人句耳。一別之後。遂爾半月。曰歸曰歸。又至炎夏。先生愛我。願我遲遲于秋涼以後。而我歸心如矢。無大力者肯發之。今乃不得不遲遲矣。扇頭佳詩。流連三復。是何等情誼。先生猶以未畫爲憾。畫則畫景耳。能畫情者。豈易得此妙手乎。外肴茗俱屬佳品。自當歸獻高堂。但恐淹留日久。又咀嚼于陳蔡之中。有虛知己雅愛耳。台駕何時到郡。讀來札。知嫂夫人往海陵探女。先生暫爲守府之臣。然東原路僻。得嫂夫人出海陵之信。即爲先生出東原之信矣。

與鄧孝威

在海陵時。屢候尊體。不獲一至榻前。皆閽者拒客。非出先生意也。聞先生病後。不但耳聾。兼且目瞶。僕即得至榻前。無聲無形。先生知我爲誰耶。獨憐先生抱經世大略。閉戶著書。止收天下之名耳。而天亦且奪其聰明。我輩庸庸碌碌。月食米一石者。將何以自恕哉。昨向崔蓮翁言先

生貧病之狀。蒙餽藥資六金。敬以短札賫去。先生既不能展閱。又不能傾聽。寫札畢。付之慨嘆。匪伎。

答王武徵

平山之集。地勝人豪。僕得追陪末座。有餘榮矣。佳作可使歐蘇毀稿。不但同人閣筆也。匪伎匪伎。

與周冰持

平山社日。與足下建鼓分旗。自覺氣索。竹里再試。尙敢言勇哉。拙稿二册。饑寒愁歎所積也。足下翩翩雲霞。遺棄一切。豈齷齪下界之塵。敢塞耳而眯目乎。

與王孚嘉

夏行冬令。從人多病。况厨傳蕭寂。門庭冰冷。尤有致病之由乎。拜大惠。勃然興起。遂覺兩窗竹院不勝春温。快活。快活。

答朱天綺

舊寓逼隘。而暑若三伏。新館高敞。而涼過三秋。天時之不齊。無非爲顚倒窮人設也。大著熟讀

日久。自當出狂瞽之言。以相發明。但病與饑連。握筆時少。不得不再乞展限耳。

答方樸士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淸陰。陶句也。敝寓雖淮北商館。而竹林頗茂。偶展陶集。因以貯淸題之。佳什先投。音調冷然。讀之忽失三伏。蓋不啻入廣寒宮闕。忍冷打顫。聽霓裳之音也。

與周冰持

台旌南旋。僕將北歸。兩相就者而兩不相謀。此古人所謂離恨也。昨日之集。諸君同爲送客之主。獨我兩人。如伯勞之與燕。日飛一百里。則日遠二百里。旅魂有幾。能當如此之消耶。

與范汝受

先生十年不出之逸老。僕三年于外之勞人。相須而不相遇者。固然也。獨怪先生已不入郡矣。乃以何事忽來。僕已入都矣。又以何事仍留。無端而握手。或皆僕積誠之所致乎。月餘來。酒場詩社。無地不同。一似律鍾津劍。爲天生有對之寶。而人必不肯使之孤飛獨鳴者。我兩人可以漫爲離別哉。近聞返棹有期。故以詩字種種。絡繹相煩。先生之詩字誠佳矣。而實皆僕攀留之巧

計也。留之而不能親就。人將謂如葉公之畫壁。或亦博好龍之虛聲耳。一笑。不罪。

與陳鶴山

同客三年。饑寒暑雨。未嘗刻離。湖海拙集。皆與足下朝愁夕歎。積成一寸者也。今足下已得賢主人。歌舞歡場。自多靑蓮豪華之句。而蕭條舊館中。朝愁夕歎。尙不知積至幾寸方休也。前集較訂。俱賴法眼。今仍望借忙數日。爲予一卒近業。勿以羽化仙蟬。竟忘當年之糞車耳。

答陳叔霞

足下客病。與僕客貧。皆當暑而劇者也。療病之醫。往往而有。療貧之醫。生平未遇。僕之所遭。較足下不尤甚乎。大著如黃金白璧。乍開囊篋。雖不能定其觔兩。而寶光潤色。已不能逃識者之目矣。容細讀緩吟。當出一言以相質耳。

與閔義行

少作嫁衣。竟無用處。安知嫁衣之孰好孰醜乎。大藝四篇。皆字字熟誦。得聞所未聞。雖不能定今時之好尙。而織金縷翠。較予當年短褐顚倒者。大有越娃齊女之分耳。前獲妙染八幅。設景不

同。蓋由文心無盡。愈看愈愛。未免生無厭之想。若肯再益以四。便得臥遊十二時矣。

與潘雙南

餘暑甚酷。雖貯淸館不免也。大作揭之館壁。日讀一過。覺涼風颯颯從壁上出。豈非無煙火氣之筆乎。粗扇更祈一書。對客揮搖。滿座應思挾纊耳。

答徐二田

秋後更暑。天氣之有餘也。當之而病者。豈非自處于不足乎。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我輩不爲暑困之法。淸涼散乃方家藿薷之類。豈足以解僕昏惰之病哉。

答金受宣

載酒問奇于玄亭則可耳。僕湖海羈人。塵俗滿腹。何所益于足下。而乃費杖頭之錢。淹竟日之坐乎。大詩成而且先。先而且佳。讀之却走。敢再出醜者。必收後車之礫者也。

答吳楚源

足下威儀輝映。似朝陽之羽毛。不料數竿疎竹。亦能來鳳。則僕之館此不虛矣。大作和鳴閶

閣。中律協呂之音。豈人世簫笛繁響。敢與之更番迭奏乎。

答朱天綺

羈留維揚。以王事之靡盬也。而實有眷戀不忍割者。較之妻妾玩好。尤難爲情。經云賢賢易色。當不若是之痴迷耳。肴果頻授。豈寒士所宜爲。然以加之冷官。則是古人解衣同袍之義。而敢有分別辭受之心哉。

答張諧石

上河使到。奏銷之疏上矣。僕之歸有日矣。大作見賜。適當使到之時。讀畢。不覺涕零如雨。嗚咽出戶。足下送別贈行之詩。一年不知凡幾首。說淚仍是乾眼。說哭未嘗失聲。獨此五首。淚是眞淚。哭是眞哭。具此眞情。何患無眞詩乎。弟之涕零嗚咽者。因一詩之見賜也。而實有纏綿于無詩之先有詩之後者。匆匆難說。當另發于跋語中。

答端梅菴

足下冷眼。覷破世情。故造物者特加以熱毒。稍收其精光。亦彌逢其失之意也。而騰騰火坑中。

腸熱肝熱耳熱眼熱。人人相因。可以炙手。倘何所忌憚乎。吾謂足下之目。當常用其青。勿多作其白。慈祥憐憫。乃救目之法。亦救世之法也。僕近寓貯清館。草荒三徑。履跡稀疎。竟不知身在揚州城內。蓋極冷中自有熱者。勿謂其終南山也。極熱中自有冷者。勿謂其長安市也。此中界限。惟我兩人默會耳。

答陳鶴山

商山才名。僕聞已久。今始于畫上見其丰神。固英英用世之流。何乃以十二女子圍之。豈此君德業竟付之床笫間乎。甚矣畫工之誤人也。讀諸公題辭。頗多導欲宣淫之語。僕素不習此。乞足下爲我謝曰。此人迂拙老醜。不堪置之雕欄畫屏之旁。倘別有所命。彼自不敢却謝耳。足下愛我爲望。

與蔣淑瞻

竹院涼風。煩暑頓消。披襟受之。甚以爲快。忽思此風。卽是促衣之風。便覺萬斛愁隨風亂趕。千丈髮隨風亂白也。足下高居珂里。從不知旅人有此況。聞之不以爲誕乎。僕前事已清。

擬于望後北上。被葛衣而迎西風。不啻着葛屨而履霜雪。卽一身已不能自掩。豈能以赤身而爲解衣之謀。此事不得不轉望足下耳。

與盧歇菴

久不得消息。不敢以寒温俗情瀆起居。僕近寓舊城公館。竹林蕭森。三伏頗快。昨夜秋聲在樹。頓觸鄉心。憶樸被較憶蓴鱸更切耳。不知道履何日回揚。僕王程匆迫。難于久待。廟堂江湖。從茲萬里矣。

答盛繼常

歸心如已發之矢。雖有斂手疾目者。不能從而挽之矣。况此間一案。原非窮源竟委之功。卽朝野共爲屬望。亦且難于塞責。而今敗壞已極。人人視爲駢指贅疣。非甚潦倒可笑人。不肯汩沒于中。而英雄者流。何天不可高飛。必于此汙泥潦水中安身立命。不亦痴迷之甚乎。來教諄切甚感甚感。然不敢謂有益于足下。亦不敢謂有益于僕。僕意已決。無煩再計耳。

答龔半千

前枉小寓。又匆匆而去。蓋行往來酬答之禮也。以野遺而拘世法，我等又當何如乎。昨聞貴門人所言。不勝駭異。僕必爲先生謀一降龍伏虎之法。不然。何以居龍蟠虎踞之地哉。求教諸件。皆望隨意揮洒。大小縱横。無之不可。譬之造物者。因物賦形。而飛潛動植。總無有不是處耳。

與張僧持

買舟白下。欲遂快遊。而雨花木末。無鄉導指引之人。獨吟獨眺。不知地爲何景。詩寫何題。他年直作夢境。而詩亦作囈語觀耳。

答王安節

金陵一遊。看盡好山水。快矣。莫愁湖邊。得識盡君家好兄弟。則又快之快者也。小寓背山起樓。俗矣。惡題滿壁。求一可當卧遊者。了不可得。則又俗之俗者也。拜讀倡和佳詩。韻矣。忽得丈幅大畫。滿壁揭之。直令青山紅樹。闖入屋裏。則又韻之韻者也。細看畫中自有詩。而畫端之兩斷句。乃詩能着色。畫能說話者。如此神品。卽偶爾借觀。亦生歡喜贊羡。況公然爲我行篋中物乎。銘感不勝。徒生無能相報之慚耳。

與程穆倩

僦居維揚。望道履者三載。今始拜干榻前。雖足疾尙劇。而精神健王。較之騁八駿而御長風者。可以並駕齊驅。豈非困于足而不困于心者乎。粗石二方。正在求教。斗方一畫。亦蒙慨諾。今又以小册乞大書。入海藏而索寶。惟我所欲。不滿載不歸矣。

答程穆倩

小樓正睡。忽來大作。與曈曈曉日。爭光比麗。不但醒我愚蒙。兼可增人智慧。小石賜篆。得未曾有。乃篋中第一寶也。更出美玉。識僕陋呼。豈非望外之得乎。一日之間。琅玕珊瑚。木難火齊。堆滿几案。騰騰瑞光。旋繞朝天宮闕之上。聞張天師寓比鄰。仗劍疾呼。當以爲怪作矣。

與方婁岡先生

金陵秦淮水上。乃有蕭寂荒村。村中主人。卽海內所稱婁岡先生者。此豈僕之所意料哉。昨日藹然晉接。得罄所欲言。已爲大幸。而復不揣渺小。敢以筆墨之事相干。僕非無目者。獨不見屏壁之禁條乎。知之而故蹈之。雖法不容貸。然情有可矜。先生仁人長者。或憐而許之。未可知耳。

答胡靜夫

足下神氣靜穆。比于古琴法象。兩度晤對。形我躁矜。曾翁先生翰墨。當代逸品。乃十年夢想者。一旦歸之行篋。覺金陵一遊。如采芝于商山耳。扇頭佳詩。淵源家學。堪爲後起之模範。恐非鹵莽所能續和也。周禮攤之棐几。丹泥試之硬黃。市販小寓。頓成雅人之居。皆足下有以教之也。

與王安節

別後之牛首山。高臥白雲梯上。晴一日。霧一日，雨一日。凡天之所有者。未嘗不得見也。左右高山大江。長松修竹。凡地之所有者。未嘗不得見也。但恨天無雪月。地無梅花。此來者之不時。岡山靈之無可如何者耳。歸撿奚囊。不見一佳句。友人責僕者。謂何物俗子。負此好景。然天地自不愛寶。而人敢出其小智與之鬥乎。袖手旁觀。咨嗟贊嘆者。亦藏醜之妙法也。

與阮巖公

掃徑以候者數日。而足下不至。僕出城之日。卽爲足下枉駕之日。得無亦瞷其無也。而來拜乎。僕若不早以此相責。足下必謂僕知其來也。故出而避之矣。一笑。僕回寓兩日。展觀書册。愛不

釋手。足下留拙札而不還。或未必如僕之傾倒大筆耳。

與王山史聘君

兩訪清涼山下。門徑寂然。不知先生何往也。悵立久之。遂有無限離羣之感。昨問穆翁。始知移家秦淮水亭。夫清涼秦淮。皆爲金陵勝地。然消夏宜于山邊。吟秋宜于水際。況山邊之龍潭。荷花已冷。水際之鍾山。爽氣方新。先生意在山水。其因時遷移。皆有遲早分寸。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與蔡霖蒼

足下胸臆擴落不羈。是嵇阮一流。其爲畫乃直寫胸臆。凡口之欲言者。已無不盡情言之。而猶恐有時不給。故又以手助之。口能說到痛處。故手亦能搔到癢處。世之人不痛不癢。而欲作畫之傳者。豈可得哉。

與蔡鉉升

數日違教者。蓋奔忙于牛首祖堂之間也。不及會一客。不及吟一字。一杖一屐。朝登夕眺。猶恐

遺漏者之多。古人云。讀書交友看山水。不可偏廢。今用其一而且妨其二。況碌碌于名場利藪。其所妨者尙可勝言哉。

與王山史聘君

同客金陵。如水萍風絮。雖無意遭逢。便思結團鋪錦。爲不可解之因緣。頃聞先生欲之武林。僕亦將歸燕臺。是猶風以吹之。水以激之。不得不散者其勢也。不肯不聚者其情也。堅此情而不變。南北天涯。何地無再聚之時乎。前有拙詩求教。先送舊寓而不遇。再送新寓而不遇。以爲必不遇矣。豈料反遇先生于座上。卽此遇不遇之間。可以觀聚散之境矣。

答王安節

仙樓雅集。節當秋分。萬家煙火。同在爽氣中。況清冷沁脾。又有太乙之泉水乎。宜足下新句。超逸縹緲。如伴笙鶴而遊雲際也。僕奔忙塵土。煩熱難驅。詩成之後。忽覺別換一腸胃。大約如淬冶城之劍。得于勝地者十之一。得于良時者十之一。得于甘泉者又十之一。而得于足下之法眼巨手。陶溶變化者。則十之七耳。別後快雨滂沱。頓解數月旱魃之憂。人謂雨能催詩。而詩亦能

催雨。予曰。此樓乃天師栖息之所。符籙今日去。而雅頌今日興。雅頌今日興。而雨澤今日降。豈非符籙者戾氣也。戾氣足以致戾。雅頌者和氣也。和氣足以召和。感格之理。舍吾黨而問之旁門。必不得之數也。偶因論詩及之。亦魯儒之故態耳。令弟詩典核雋永。脫去時蹊。尤爲服膺。小作奉教。以彈丸而攝大國之間。事齊乎。事楚乎。不能不有戒心也。

與蔡鉉升

借高謙䬼籌。識大邦賢俊。抒辭摛藻。濤湧雲蒸。遂致地發靈泉。天垂甘雨。聚東南之勝事。送湖海之勞臣。自廣陵命棹以來。快莫快于此日焉。小詩三章。夜郎王不知漢大耳。一入冠裳玉帛之會。則爽然自失矣。

答蔡霖蒼

足下何等胸次。將山經海志。盡入包羅。蓋不止吞雲夢而撼岳陽也。細讀諸幅。筆筆擺脫。意意精到。從此畫苑。皆殘山剩水矣。欲爲長歌以贈。恐不足形造物之功能耳。

答阮巖公孝廉

屢過郇厨。腹雖感而心則愧。茲値佳辰。又頒精品。一時賓客從人。皆有起色。不然江上之淸風。山間之明月。可以飽主人之耳目者。可以飽若輩之口腹乎。

與鄭汝器

客金陵佳麗之鄉。遇中秋澄淸之月。風物太平。人情歡豫。簫鼓之聲。闐街溢巷。蓋與滿城童叟。同此一樂者也。是日盡謝豪貴之召。雅聚高齋。飲藏酒。試名茶。賞鑒古書帖。蓋與滿座耆英同此一樂者也。獨是先生冉冉白鬚。鐵臂玉腕。操中山之帚。濡北溟之池。一時蟲魚飛躍。蝌蚪盤旋。令羣觀者耳目精神。移于商周兩漢之年。此一樂誰敢向先生奪取乎。所書之字。大小縱橫。不下十數紙。或光我祖廟之宮牆。或表我舊山之賢哲。或標我荒齋。或耀我粗卷。僕何人斯。而此一樂獨俾僕一人消受之。記去年有句云南來得意此中秋。不意今年之得意又勝去年。未知明年又在何處。從此年年至此日。卽年年憶此樂。更年年憶先生之古道高懷。廉頑立懦。與明月淸風永無盡境耳。

答王伏草

難兄弟稱海內耆宿者數十年。今得納交。而年皆壯盛。道義文章。爲金陵時賢之冠。覺三山二水。許大規模。皆賴君家一門撐持。俾來遊者。虛往實歸。不動故京零落之悲。此等經濟。豈書畫篆鏤。小小技藝。足以盡其高深者。櫟老人印人一傳。未免涉于管窺井觀耳。小石諸作。乃盤槃義畫之手。摩之但增贊歎。卷頭揮染。又不知發如何神理。雖僕之知足下者。不在書畫篆鏤之末。而僕之愛足下者。又不能出書畫篆鏤之外。管窺井觀。固先後一轍耳。

答王安節

渡江以來。得識君家兄弟。不但慰饑渴之思也。而且幸吾道湮沒榛蕪中。尙有廓清整頓之人。如張道陵考。儒者齋日說。拜經堂額。皆有深心大力。爲人心世道惓惓。惜乎今之攻六經。取靑紫者。不惟不衞吾道。而且闌入彼中。操倒行逆施之戈。讀脅著。不加訕謗非笑者。諒亦鮮矣。王少伯序。更見表彰前賢。有光大國。敻乎美舉。留待今日之寓公而始裏。乃知古人之稱流寓。必有益于其地之往哲後學也。不然。擔簦負未。卽可以志流寓乎。晴窗閱莫愁湖圖。如對景掛畫。他年神馳夢想。應于畫圖省識春風面矣。外拙句數首。皆泛泛酬應之作。大山大河。直待讀十年書。養十年氣後。再補足可也。

答王安節

孝感相公爲海內正學之宗。僕讀書山中。卽切向往。況濫入仕籍。職附明倫之末。一言一動。舍此公奚所依歸乎。但出使下河以來。風雨勞瘁。迄無暇日。今雖尙未底績。而事歸晝一。僕始得謝責北上。昨來金陵。正欲覽大邦之山河。交上國之人士。稍拓鄙見。爲他日讀書之助。凡此間一才一藝之士。雖遠郊僻巷。莫不長跪請教。況山嶺斗柄。咫尺在望。而乃不一瞻拜。豈情也哉。蓋緣入郡之日。卽問孝感起居。告者皆謂守制閉門。不妄接一客。僕自揣何人。而敢以泥塗藐小之軀。希大人先生之盼睞乎。今淹留月餘。實有一段欲吐不敢之衷。忽蒙其大著下頒。惓惓垂問。皆由足下爲僕說項。從此瞻雲就日。有階可循矣。曷勝慶幸。雅集三作。鼎足騷壇。僕無扛鼎之力。何敢有問鼎之思耶。勉成數句。亦如小釜末爲充下庖之數耳。

答王子由

連旬侍教。每出一言。皆相視而莫逆。豈非蘭味有深投者乎。不意同里閈中。尙有結聲聯氣之人。他年越阡度陌。疊爲賓主。效輞川裴王故事。何樂如之。大作已登堂奧。豈可不公之天下。

承教。卽致之選樓矣。

答王休草

聽雨者十七八。今皆雨散矣。承補新圖。忽觸舊境。從此開卷一回。卽憶足下一回。十七八中不居然有足下乎。僕卽刻束裝。不及再別。遙望莫愁湖。百感交集。古人命名。大抵無可奈何語耳。

與蒲菴和尙

午刻至棲霞。松聲泉韻。應接不暇。正在忙時。又生痴想。欲向此間借一禪榻。爲停宿過夜計。艤舟艤磯邊者。當令先之龍潭。僕詰朝籃輿赴舟。省半日跋涉之險。又添半日登眺之樂。僕生平諸事。不占便宜。獨看山水。則便宜務須占盡。蓋此種便宜。他人所謂喫虧者。故僕得從旁坐享之。亦如老子人棄我取之義耳。若律以昨晚燈下所言。未免又屬山水鄉愿矣。一笑。

答黃儀逋

別後無一鱗鴻。豈邗溝卽秦水。而蜀岡有回鴈峯耶。僕自夏徂秋。皆在愁城。不特友朋疎闊。卽鄉信亦且寂寥。蓋權由人操。去就難決。已辭友朋矣。而尙不去者何故。已示還鄉之期矣。而又

不到者何故。委委折折。難出于口。此疎闊寂寥之由耳。忽辱手教。反覆披示。足見知己關切。不肯作袖手旁觀之人。然旁觀雖淸。而當局者亦未必果迷也。僕閱時事。較當年有天淵之異。去留雖未分明。取舍久已剖斷。而二三急切者。沾沾雞肋。必欲僕同爲朵頤。僕雖昏庸。寧失目前之小利。肯遺事後之大悔乎。足下休矣。人謀當不若自謀之工耳。

與黃仙裳

南浦洒罷。君登岸。我登舟。以爲自此遠矣。不意前局未了。羈留又復五月。咫尺關河。未嘗限我以險阻也。而我兩人不惟不圖一聚。並亦不通一音。亦若曰旣別矣。不可再聚。恐添一聚又添一別。此等衷曲。豈堪爲不及情者道乎。揚州銷夏後。卽買舟之金陵。飽看名山大川。其間賢豪長者。皆得交之。然實託先生聲氣之末。故文酒之餘。說先生爲多。積話盈腹。去時旣不得攜手。歸來又不得面述。蓋如隻身入異域。直作啞子笑耳。先生近況。自爾大佳。不知幾時來郡。僕尙圖一晤。從此暫別久別。皆付之不可知之天。言之能無黯然。

答吳園次先生

梅嶺登高。依稀昨日事。今又有禪智之舉。不幾雅會相連乎。接尊札。通身汗下。縱插滿頭之菊。豈能駐如駛之流光哉。是日非痛飲不爲功耳。

答周冰持

碌碌賤辰。賴諸君點綴。以成一日之盛。大聯下頒。光輝四座。僕本不足以當。而又不肯不受。奈何。

答李培元

風塵牛馬。居此三年。若羈之而又若放之。謂之勞人不得。謂之懶人不得。幸遇足下高才宏學。對宇而居。眞可發矇啓昧者。乃亦疎于過從。此等行徑自不能諒。而謂足下能諒之乎。

與呂長在大令

足下高才實學。初試棄邑。雖屈于短馭。而洞悉民隱。正爲他日疏奏之根底。所謂不歷州牧邑令。不能作諫官宰相也。聞之喜而不寐。豈但爲救窮之急着乎。僕近者仍羈維揚。北上擬于歲暮。其不能接淅而行。亦如足下赴都之時。遲回遷延。甘爲諸知交所非笑。然所以非笑之故。而

諸知交實與有責焉。近聞足下坐王喬飛舄之衙。鼓琴養鶴。居然仙吏。乃知前此之遲回遷延。正仙人歷刼之年。而今日乃丹成飛昇之期也。僕羨之慕之。欲枉道一訪而不得。忽接手字。知足下好我尙篤。倘能奮飛左右。握手平生。幸勿效葉公之好龍。祇好其畫者。而不好其眞者耳。

統一書号：10080·131

定价：八角五分